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一

晉

孝惠皇帝

〔北〕永興二年夏四月張方復廢羊后。

秋七月東海王越自領徐州都督傅徽討張方。東海中尉劉洽以張方

劫遷車駕勸東海王越討之。越傳檄山東糾率義旅迎天子還舊都。徐

州長史王修說刺史東平王楙字孔德，魏太子以州授之。越乃以司空領徐

州都督。楙自爲兖州刺史。于是范陽王虓及王浚等共推越爲盟主。越

輒選置刺史以下朝士多赴之。

成都故將公師藩公師，世族寇掠趙魏。成都王穎既廢河北人多憐之。其

故將公師藩等自稱將軍起兵趙魏衆至數萬。初上黨武鄉晉縣，在太行山大饑東

石勒字世龍，初名有膽力善騎射并州大饑東

羸公騰執諸胡于山東賈充軍實勒亦被掠賣爲荏平漢縣，今屬山東人師

權奴。權奇其狀貌而免之。懷家鄰于馬牧勒乃與牧帥汲桑結壯士爲

羣盜及藩起桑與勒帥數百騎赴之。藩攻陷郡縣轉前攻郡。

八王背亂相踵至越庸劣更甚禍延藩服急趨愈下賈有故歸胡寅所云東海差勝不過許其朝士多赴爲留心延納耳非正

范陽王虓遣其將荀晞擊走之。

明三古曰石勒始此

八月東海王越范陽王虓發兵西豫州刺史劉喬

字仲康南陽人

拒之太宰顓遣張

方助喬冬十月襲虓破之東海王越留琅邪王睿守下邳睿請王導爲

司馬委以軍事越西屯蕭縣

注見前

范陽王虓自許屯于滎陽越承制以

豫州刺史劉喬爲冀州使虓領豫州喬以虓非天子命發兵拒之虓以

劉琨爲司馬越以劉蕃

父琨之

爲淮北護軍劉輿爲潁川太守喬上尙書

列輿兄弟罪惡因引兵攻虓于許遣其子祐拒越于靈壁

今靈璧縣名非今靈璧縣也

東

平王楙在兗州徵求不已郡縣不堪命虓遣荀晞還兗州徙楙青州楙

不受命與劉喬合顯聞山東兵起甚懼表成都王穎都督河北諸軍事

復鎮鄴詔越等各就國越等不從顯得喬上事下詔稱劉輿脅虓造逆

令鎮南將軍劉弘征東將軍劉準與喬并力以張方爲都督共會許昌

誅輿兄弟使穎與石超等據河陽爲喬繼援弘遣喬及越書使解怨釋

兵同獎王室皆不聽弘又上表曰自頃兵戈紛亂構于羣王載籍以來

骨肉之禍未有如今日者也謂宜速詔越等兩釋猜疑各保分局自今

有擅興兵馬者天下共伐之時顯方拒關東倚喬爲助不納喬乘虛襲





道子洪詣弘以自固弘引為參軍安國道之曰匹夫之交尚不負心况大丈夫乎

敏遣陳恢寇武昌侃與戰屢破之又與皮

初張光共破錢端于長岐

地名湖三省注在江夏界

或謂弘曰張光太宰腹心公既與

東海宜斬光以明向背弘曰幸輔得失豈張光之罪危人自安君子不

為也乃表光勳請加遷擢

數據江東論年利政無象子弟凶暴盛江內史華覽以書讓張榮周

應華許之子是榮也及甘卓紀瞻等共攻敏敏棄積單騎北走追斬之傳首京師紀瞻字思遠非陸人

〔四〕光熙元年

咸安平元年是法成始建國說與漢凡二借國

春正月戊子朔日食

太宰顛殺張方成都王穎奔長安

東海王越之起兵也使人說太宰顛

令奉帝還洛約與分陝為伯顛欲從之張方自以罪重恐為誅首謂顛

曰今據形勢之地國富兵彊挾天子以號令誰敢不從奈何拱手受制

于人顛乃止及劉喬敗越進屯陽武王浚遣其將祁弘以突騎鮮卑烏

桓為越先驅顛懼欲罷兵恐方不從乃誘方帳下督郵輔使殺方送首

于越以請和越不許遣祁弘等帥鮮卑西迎車駕宋胄等進逼洛陽穎

奔長安

三月五苓夷

雷州附塞部落之名

寇甯州

雷州治建甯郡今雷南曲靖府是

甯州頻歲饑疫王苓夷彊盛

遂圍州城會刺史李毅病卒其女秀明達有父風眾推領州事秀獎厲

戰士嬰城固守城中糧盡炙鼠拔草而食之伺夷稍怠輒出兵掩擊破

之

後穀于劍自洛往州人李以爲主劍道使諸京師承制史朝命以王諱爲南夷校尉兼制南州涉招集難數平張夷州境復安王諱字邵伯魏典人

夏四月東海王越進屯溫遣祁弘入長安奉帝東還太宰顓遣兵拒祁

弘等于湖弘擊破之遂西入關又破其兵于霸水顓單馬逃入太白山

在鳳翔有郿縣東南即萬里南漢書作太望弘等入長安所部鮮卑大掠百官奔散弘等奉帝乘牛

車東還關中皆服于東海王越顓保城而已

六月至洛陽復羊后

成都王雄稱成皇帝雄卽帝位國號大成

初范長生詣成郡婦門遇執疑拜爲丞相尊之曰范賢至是以爲天地大師時諸將

持疑互爭帝位尙書令謂式諸考漢晉故事立百官制度從之

秋七月乙酉朔日食

八月以東海王越爲太傅錄尙書事范陽王虓爲司空鎮鄴越以庾敷

字子嵩爲軍諮祭酒胡毋輔之爲從事中郎郭象字子元河南人爲主簿阮修爲行

參軍謝鯤爲掾敷等皆尙虛元不以世務嬰心縱酒放誕越皆以其名

重辟之

荊州都督新城公劉弘卒

諡曰元

時天下大亂弘專督江漢威行南服事

時務方殷  
雖其才猶  
恐不給乃  
以名重用  
縱酒放誕  
之人安能  
濟之



自許昌遣將邀殺之

葬太陽陵

尹氏起事曰：當惠之為君，動輒受制于人，如張元、阮弄子、殷寧之上，欲東而東，欲西而西，其理固為主，且以給焉，不保每片，次焉不保其妻，子既得，不保其身，皆愚亦已甚矣。

以劉琨為并州刺史，劉輿說太傅越遣琨鎮并州，以為北面之重，而徙

東燕王騰琨以注為功進封鎮鄴，越從之。琨王上書，說即白并州，鎮東下，以并州鎮，數為胡寇所掠，東

賊從，道路斷，東燕兵上萬，得五百人，傳聞而討。至晉懷帝守笑，說邑野，嚴備，唯懼，懼勞，快，誠，其，情，也。

孝懷皇帝

〔甲〕永嘉元年春二月，羣盜王彌寇青徐，初，擢晉聖，漢縣，故城在今山東登州府黃縣令劉柏

根反，王浚討斬之，其長史王彌遂為羣盜，至是寇青徐，殺東萊太守，既

而為苟純明之弟所敗，遂降漢。彌平劉琨少費，力加奔中，並及并，其晉書曰：天子何當，

立清河王覃弟詮為皇太子。

太傅越出鎮許昌，帝親覽大政，留心庶務，越不悅，固求出藩。

以南陽王模都督秦雍等州軍務。

夏五月，羣盜汲桑石勒入鄴，殺都督新蔡王騰，騰于五月三月改封復攻兗州，太傅越

遣荀晞討之，公師晞既死，汲桑逃還苑中，在平牧，屬苑也更聚眾，聲言為成都王

甲北... 卷二十一... 晉孝懷皇帝

議用虛語  
職召推戴  
乃以夷論  
比之然夷  
吾匡時實  
實其相去  
美翅虱馬  
牛哉卒使  
一不為淫  
括不為淫  
此真白望  
之渠魁不  
可不辨

報仇以石勒爲前驅所向輒克遂進攻鄴時鄴中空竭而新蔡王騰資  
用頗饒性各尚臨急賜將士米各數升帛各丈尺以是人不爲用桑遂  
入鄴殺騰燒宮大掠而去南擊兗州太傅越使荀晞等討之相持數月  
互有勝負

秋七月以琅邪王睿爲安東將軍都督揚州諸軍事鎮建業 睿至建業

以王導爲謀主推心親信每事咨焉睿名論素輕吳人不附居久之士

大夫莫有至者會睿出觀禊初三古注漢儀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東流水上能動曰禊也于水上置酒之也導使睿乘

肩輿具威儀導與諸名勝皆騎從紀瞻顧榮等見之驚異相帥拜于道

左導因說睿曰顧榮賀循此士之望宜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則無

不來矣睿乃使導躬造之循榮皆應命以循爲吳國內史榮爲軍司加

散騎常侍凡軍府政事皆與之謀又以紀瞻爲軍祭酒卞壺卞以是爲氏庶字望之濟陰人

爲從事中郎周玘劉超字世明琅琊人張闓字敬緒吳縣人孔衍字舒元孔子二十二世孫皆爲掾屬導

說睿謙以接士儉以足用以清靜爲政撫綏新舊故江東歸心焉初至

引稱聖之子也

荀晞擊汲桑石勒大破之桑走死勒降漢 荀晞追擊汲桑破其八壘死

帝兄弟披  
窟公營三  
窟至身敗  
名裂猶稱  
少無官情  
將誰欺乎  
此足爲鄙  
夫強時望  
者炯鑒

者萬餘人。桑奔馬牧爲人所殺。勒奔樂平。晉郡今爲縣。屬山西平定州。太傅越加晞都督

青兗諸軍事。唯屬破鄧寇各治軍。則屬名在條。其從母依之。亦榮甚厚。其子求爲將。越不許。曰。吾不

笑之曰。吾獨者兗州刺史。笑弟者。初。道將也。其用法嚴峻如此。胡部大張匄督等。胡人一部之長。呼爲部。大姓張氏。名匄督。擁衆壁于上黨。

石勒往從之。因說匄督等與俱歸漢。漢主淵以勒爲護漢將軍。平晉王

冬十一月戊申朔日食

以王衍爲司徒。衍說太傅越曰。朝廷危亂。當賴方伯。宜得文武兼資以

任之。乃以弟澄字平爲荊州都督。族弟敦字處爲青州刺史。語之曰。荆

州有江漢之固。青州有負海之險。卿二人在外。而吾居中。足以爲三窟

矣。澄至鎮。日夜縱酒。不視庶務。雖寇戎交急。不以爲懷。

太傅越自領州牧。徙苟晞爲青州刺史。初越與晞親善。引升堂結爲兄

弟。司馬潘滔說越曰。兗州衝要。魏武之創業。晞有大志。非純臣也。若徙

之青州。公自領兗州。經緯諸夏。藩衛本朝。此所謂爲之于未亂者也。越

以爲然。自領兗州。牧以晞爲征東大將軍。青州刺史。王敦徵爲中書監。越晞由是

有隙。晞至青州。以晞刺立晞。日行無晞。州人謂之屬伯。

慕容廆自稱鮮卑大單于。是時拓跋祿官卒。弟猗盧統攝三部。見前。與

虜通好。

〔戊〕二年。漢永元元年。春正月丙午朔日食。

二月太傅越殺清河王覃。

夏五月漢王彌寇洛陽張軌遣督護北宮純入衛擊破之。彌收集亡散。

兵復大振分遣諸將攻陷郡縣遂入許昌張軌遣北宮純將兵衛京師。

與彌戰數敗之彌走平陽。漢王彌遣侍中鄭述今日區親行將軍之詔封張軌西平

郡公辭不受時州郡之使莫有至者軌獨貢獻不絕。

冬十月漢王淵稱皇帝。漢王淵徙都蒲子。即春秋晉蒲城注見前。稱皇帝大赦改元。

是時漢石勒劉粲寇洛陽軌巧二顧百姓驚風呼淵號使爲王淵將郡弘所殺。

〔己〕三年。漢河朔元年。春正月朔癸惑犯紫微。

漢徙都平陽。漢太史令宣于復共修之以星變言于漢主曰不出三年。

必克洛陽蒲子崎嶇難以久安平陽氣象方昌請徙都之淵從之。時汾水得玉璽

元因文

三月以山簡字季倫都督荆湘。元年分荆襄二州置等州軍事。簡督荆湘交廣。

四州嗜酒不恤政事初荆州寇盜不禁詔起劉弘子璠爲順陽內史江

漢間翕然歸之簡表璠得衆心恐百姓劫以爲主詔徵璠爲越騎校尉  
南州由是遂亂父老莫不追思劉弘

太傅越入京師殺中書令繆播字宣則帝舅王延等十餘人越入京師中

書監王敦謂所親曰太傅專制威權而選用表請尙書猶以舊制裁之

今來必有所誅帝之爲太弟也與繆播善及卽位委以心膂帝舅散騎

常侍王延尙書何綏字伯壽太史令高堂沖並參機密劉輿潘滔勸越誅

之越乃誣播等欲爲亂遣甲士三千人入宮執播等十餘人于帝側付

廷尉殺之帝歎息流涕而已初何曾侍武帝受遺謂諸子曰主上開創大業吾等受命未嘗  
聞其貽子汝輩當可以免播誣孫曰此輩必及于難及殺孫兄嘉矣之曰我祖其貽子曾曰食萬錢  
無下箸處子初曰食二萬錢及弟繼說汝修尤甚與人書時謂諸國戲王尼見經書謂人曰伯藜居世而

伯藜乃爾其他與乎人曰伯藜問編官必相危寄尼曰  
伯藜比問吾官自巳死矣及永嘉之末何氏無遺種

太傅越使將軍何倫等領其國兵入宿衛越以頃來多事多由殿省乃

奏宿衛有侯爵者皆罷之更使何倫王秉領東海國兵數百入宿衛

夏大旱江漢河洛皆可涉

漢石勒寇鉅鹿常山勒衆至十餘萬集衣冠人物以爲君子營以張賓

字孟孫爲謀主刀膺張敬爲股肱夔安魏以國孔萇支雄其先月桃豹遂

何曾謂言武非貽謀之道不爲無見然彼日食萬錢致後嗣法能爲子孫計長久而謂能深識國勢有是

時以元禮相尙勸亦集衣冠爲君子營此



非風俗移  
人正所謂  
以毒攻毒  
勢不得不出此耳

明爲爪牙并州諸胡羯多從之

初張寶好讀書而遠有大志嘗自比張子房及勸陶山泉從

創臨軍門大呼請見輸赤米之奇也寶數以館于輸已而皆如所言由是勳聲奇之

冬十一月漢寇洛陽北宮純擊敗之漢初寇黎陽繼寇壺關皆陷之秋

攻洛陽爲弘農太守垣延所敗至是復遣劉聰等寇洛陽屯西明門北宮純等夜帥勇士出攻漢壁斬其將軍呼延顥聰南屯洛水而大司空呼延翼又爲其下所殺衆遂潰歸宣于修之言于淵曰歲在辛未乃得洛陽今晉氣猶盛大軍不歸必敗淵乃召聰等還

〔庚〕四年

漢烈宗劉聰

春正月琅邪王睿以周玘爲吳興

吳郡今浙江湖州府是

太守

玘三定江南

吳大帝永興元年討石冰永嘉元年討陳駸至是鎮南寇關張又討斬之

琅邪王睿以爲吳興太守于其鄉

里置義興郡

治陽羨注見前

以旌之

秋七月漢主淵卒太子和立其弟聰弒而代之漢主淵寢疾以陳留王

歡樂爲太宰楚王聰爲大司馬大單于並錄尙書事安昌王盛安邑王

欽西陽王璿分典禁兵

初盛少時不好讀書惟誦孝經論語曰讀此能行是矣安用多誦而不行乎字靈見之歎曰望之如可及及至臨如君可謂君子矣淵以其

思屬故臨寶委以重任

淵卒太子和卽位和性猜忌無恩宗正呼延攸侍中劉乘西

昌王銳說和曰先帝不惟輕重之勢使大司馬擁十萬之衆屯于近郊

陛下便爲寄坐耳。宜早爲之計。和信之夜。召盛欽告之。盛曰。陛下勿信。讒以疑兄弟。兄弟尙不可信。他人誰足信哉。攸銳怒。命左右刃之。遂攻聰于單于臺。不克。銳等走入南宮。聰前鋒隨之。殺和及銳。攸乘聰以北。海王又單后兵酋單傲之女之子也。以位讓之。父涕泣固請。聰遂卽位。以父弟

張大單于子樂爲河內王。都督中外諸軍事。石勒爲并州刺史。乃擢淵于永光陵。置光文廟。置高麗。

氏酋蒲洪

晉賊。氏之先。置有屠氏之苗。晉世爲西戎。晉洪家燕中生。蒲洪五丈五節。如竹形。時成。謂之蒲家。因以爲氏。洪字廣世。

自稱略陽公。

洪略

陽臨渭氏酋也。驍勇多權略。羣氏畏服之。漢拜洪平遠將軍。不受。自稱

秦州刺史略陽公。

初三書曰。漢洪事始此。

流民王如

京兆新豐人。

寇南陽以附漢。

雍州流民多在南陽。詔書遣還鄉里。流

民以關中荒殘。皆不願歸。山簡遣兵促發。京兆王如潛結壯士。夜襲其軍。破之。攻城鎮。殺令長衆。至四五萬。自號大將軍。稱藩于漢。

冬十月。以拓跋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

初。匈奴劉猛死。

猛。匈奴右賢王。武帝季始七年。殺走出塞。八年。

入寇并州。爲左部將所殺。

劉虎代領其衆。居新興。

晉郡。今山西忻州是。

號鐵弗氏。與白部鮮卑皆附

于漢。劉琨將討之。遣使卑辭厚禮。說拓跋猗盧以請兵。猗盧使其弟弗

之子鬱律。

魏太祖平文帝。

帥騎二萬助之。遂破劉虎白部。琨與猗盧結爲兄弟。表

爲大單于以代郡封之爲代公

時代郡屬幽州王浚不許遣兵擊犍  
盧前盧拒破之浚由是與盧有隙

犍盧以封邑

去國懸遠民不相接乃帥部落萬餘家自雲中入鴈門從琨求陜北

州西北有句注山一名  
西陜山陜北山之北也

之地琨乃徙樓煩

今山西雷武府  
樓煩縣地

馬邑

注見  
前陰館

也繁峙

故縣城在今山西  
大同府渾源州

五縣民于陜南以其地與之由是犍盧

益盛

琨遣使言于太傅越請出兵共討劉聰石勒越忌苟晞爲後患不

許琨乃謝犍盧之兵遣歸國

遣使徵天下兵入援

京師饑困日甚太傅越遣使以羽檄徵天下兵使

入援京師帝謂使者曰爲我語諸征鎮今日尙可救後則無及矣既而

卒無至者

山間道督程將軍入寇爲王如所馳如過大軍河漢池區襄陽前嬰城自守王從自將  
欲按京師道聞簡放承散而謂朝廷欲運都及遣使王好以爲不可實車牛以安衆心

漢石勒寇襄陽十一月太傅越率兵討之次于項

石勒引兵渡河趣南

陽王如及其黨以軍拒勒勒擊破之盡并其衆進屯宛北遂寇襄陽太

傅越以胡寇益盛內不自安乃戎服入見請討石勒帝曰今胡虜侵逼

郊畿公豈可遠去以孤根本對曰臣出幸而破賊則國威可振猶愈于

坐待困窮也乃帥甲士四萬向許昌以王衍爲軍司朝賢素望悉爲佐

吏名將勁卒咸入其府于是宮省無復守衛荒饑日甚盜賊公行越東

出

七

屯項自領豫州牧

〔未〕

五年

魏嘉平元年  
咸玉衡元年

春正月成寇陷涪梓潼

注見

內史譙登字顯明死之

初譙周之子居巴西爲太守馬脫所殺其子登詣劉弘請兵復讎弘表

登爲梓潼內史使自募巴蜀流民得二千人西上攻宕渠

漢縣晉改宕渠爲今順慶府屬

斬脫食其肝遂據涪城成人攻之屢爲所敗至是三年食盡援絕士

民熏鼠食之無一人離叛者城陷見獲成主雄欲宥之登詞氣不屈乃

殺之

湘州流民作亂推杜弢字景文成郡人爲刺史

巴蜀流民布在荆湘間爲土民所

困苦湘州參軍馮素與蜀人汝班有隙言于刺史荀眺欲盡誅流民流

民大懼四五萬家一時俱反推醴陵

漢縣今醴陵南長沙府

令杜弢爲湘州刺史而已

殺弢長沙南敬帝時東  
魏武昌縣長史王素

琅邪王睿逐揚州都督周馥

字祖宣汝從父弟

以王敦爲刺史都督征討諸軍事

馥以洛陽孤危表請遷都壽春太傅越怒馥不先白己召之馥不行睿

以表碩請

碩淮南太守許稱受趙雲書  
馥爲魏所敗請救于睿

遂攻之馥敗走睿以敦爲刺史

三月太傅越死以荀晞爲大將軍督六州荀晞移檄諸州陳越罪狀帝

亦惡越專權違命密賜晞詔使討之越亦下檄罪狀晞遣兵攻之晞遣騎收越黨尙書劉曾侍中程延斬之越憂憤成疾以後事付王衍而死

帝追貶越爲縣王以晞爲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

帝追貶越爲縣王以晞爲大將軍都督青徐兗豫荆揚

### 諸軍事

夏四月漢石勒追敗越軍于苦縣

注見前

執王衍等殺之勒帥輕騎追太

傅越之喪及于苦縣大敗晉兵縱騎圍而射之將士十餘萬人無一免

者執太尉衍等問以晉故衍具陳禍敗之由云計不在己且自言少無

宦情不豫世事因勸勒稱尊號冀以自免勒曰君少壯登朝名蓋四海

身居重任何得言無宦情邪破壞天下非君而誰命左右扶出衆人畏

死多自陳述獨襄陽王範神色儼然顧呵之曰今日之事何復紛紜勒

爲孔蕞曰吾行天下多矣未嘗見此輩人當可存乎蕞曰彼皆晉之王

公終不爲吾用勒曰雖然要不可加以鋒刃夜使人排牆殺之剖越柩

焚其尸曰亂天下者此人也吾爲天下報之故焚其骨以告天

魏世子毗及宗室四

十八王皆漢子昭也地爲人所掠喪久之波打劫昭王之子昭建業與昭地也故帝德之厚加存焉以其子神繼昭也

五月漢人入寇六月陷洛陽殺太子詮遷帝于平陽封平阿公苟晞表

請遷都倉垣

城名在今河南開封府祥符縣水經注汲水東遷倉垣城即此

帝將從之公卿猶豫不果行既而洛

陽饑困人相食百姓流亡者什八九帝將行而衛從不備無車輿乃步

出西掖門至銅駝街爲盜所掠不得進度支魏

漢東人

流民數百家

保河陰之硤石

水經注汲水東遷倉垣石路阻斷有硤石之硤今日硤石橋在河南府新安縣

時掠得穀交獻之漢主聰

使呼延晏將兵二萬七千寇洛陽比及河南晉兵前後十二敗劉曜王

彌石勒皆引兵會之晏先至攻平昌門克之焚東陽門及府寺司空苟

藩及弟光祿大夫組奔轘轅彌晏克宣陽門入宮大掠帝欲奔長安漢

兵迫執之曜自西明門入執太子詮等士民死者三萬餘人遂發掘諸

陵焚宮廟曜納羊后遷帝及六璽于平陽勒引兵出屯許昌漢以帝爲

左光祿大夫封平阿公以待中庾珉

字子珉敗之兄

王儁爲光祿大夫初曜以彌

不待己至先入洛陽怨之彌說曜請白漢主自平陽徙都洛曜不用彌

策而焚之彌罵曰屠各

匈奴名

子豈有帝王之意邪遂與曜有隙引兵東

屯項關

在陳州府項城縣西北

司空苟晞奉豫章王端建行臺于蒙城

魏縣城也注見前

苟藩奉秦王業

即苻趣許

昌苟藩在陽城汝陰

魏縣注見前

太守李矩

字世則平陽人

輸給之藩建行臺于密

注見

傳檄四方推琅邪王睿為盟主以矩為滎陽太守豫章王端太子

詮弟也東奔倉垣荀晞奉為皇太子置行臺徙屯蒙城秦王業吳孝王

晏之子為華王藩甥也年十二南奔密藩等奉之以趣許昌天水閭鼎字台

聚西州流民數千于密欲還鄉里藩以鼎有才而擁眾用為豫州刺史

以周顛字伯仁等為參佐

琅邪王睿遣兵擊江州刺史華軼字慶夏斬之時海內大亂獨江東差安

中國士民避亂者多南渡江王導說睿收其賢俊辟掾屬刁協字元亮勃

王承字安期卞壺諸葛恢字道明陳頴俱倫切字猛庾亮字元規等百餘人時人

謂之百六椽及承荀藩檄承制署置江州刺史華軼及豫州刺史裴憲

字景異皆不從命睿遣王敦甘卓周訪字士達汝合兵擊軼斬之憲奔幽州

睿以卓為湘州刺史訪為尋陽太守陶侃為武昌太守

秋七月大司馬王浚自領尚書令浚設壇告類非時祭天謂之類假立太子

稱受中詔承制封拜備置百官列署征鎮

漢劉曜寇長安南陽王模出降曜斬之遂據長安模世子保保上郤注見

南陽王模使牙門趙染成蒲版染帥眾降漢漢遣染與將軍劉雅攻模

于長安劉曜劉粲繼之染敗模兵于潼關長驅至下邳

秦縣有上邳故如下故城在今西安府渭南縣

涼州將北宮純自長安帥衆降漢漢兵圍長安模倉庫虛竭士卒離散

遂降于漢粲殺之

關西賊自骨野王與存者百無一二漢主賊以曜爲雍州牧封中山王守長安

模都尉陳安帥衆歸世子保于上邳保遂據有秦州尋稱大司馬承制署隴右氏羌皆從之

漢石勒陷蒙城執苟晞及豫章王端晞驕奢苛暴前遼西太守閻亨

巴人殺數諫殺之

從事明預有疾自盡入諫晞怒曰我殺閻亨何關人事而殺我預曰明公以禮

明出魯大夫孟明之後以字爲氏

由是衆心離怨加以疾疫饑饉勒襲蒙城執晞及豫章王

鎖晞頸以爲左司馬

王淵與石勒外相親而內相忌會淵得除遂去兵漸衰勒既高其時恐

勳福因圖之小冀誘而取之乃請淵宴酒離遂斬之而并其衆勒謀殺

殺之

冬十月馮翊太守索綝字巨秀等敗漢兵于長安十二月迎秦王業入雍城

注見前

初索綝爲馮翊太守與安夷護軍麴允

金城人

安定太守賈疋

字彥度武威人疋古

謀復晉室帥衆五萬向長安雍州刺史麴特等帥衆十萬會之大敗

劉曜于黃邱

胡三省注在雲陽無黃邱山下

又破劉粲于新豐兵勢大振關西胡

晉翕然響應閻鼎欲奉秦王業入關據長安以號令四方荀藩周顛等

皆山東人不欲西行中途逃散顛奔江東鼎與業至藍田遣人告疋疋



遣兵迎之入于雍城使梁綜以兵衛之

慕容廆擊破鮮卑素喜木丸部 遼東附寒鮮卑素喜連木丸津

遼津其攻陷諸縣屢敗郡兵東夷校尉封釋

廆者甚衆廆子翰字元昌言于廆曰自古有為之君莫不尊天子以從

民望成大業今連津寇暴不已不若數其罪而討之上則興復遼東下

則并吞二部忠義彰于本朝私利歸于我國此霸王之業也廆笑曰孺

子乃能及此乎遂擊連津以翰為前鋒破斬之盡併二部之衆

琅邪王睿以周顥為軍諮祭酒 前騎都尉桓彝

微弱謂顥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求全而單弱如此將何以濟既而見

王導共論世事退謂顥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諸名士遊宴新亭

異因相視流涕導愀然變色曰當共戮力王室克復神州何至作楚囚

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對泣邪衆皆收淚謝之

陳頤數語 頗中當時 利病然導 既用浮弱 養成積弱 之勢又言 能從其言 是對泣者 固若楚囚 即高言戮 力者亦強 顏自壯而 已

俗人夫欲圖遠先自近始今宜收攝明遠信謂披卓茂于密縣顯未 邑子憫然後大業可樂申典可驚耳得不從白望顯言虛名



劉殷以晉  
臣仕漢大  
節掃地失  
稱其不  
令名矣稱  
定論至七  
子各與一  
業六女寵  
冠後宮以  
此為善保  
富貴豈能  
經明哲之  
義長樂老  
伎倆實殷  
宥以啓之

由得之、聰喜、以小劉貴人妻帝曰：此名公之孫也。卿善遇之。

小劉貴人劉殷女孫也。元是聰

納殷二女為妻。左右貴。又納殷女孫四人。皆貴人。子是大劉之寵。賴後宮。至是以一貴人賜帝。

張軌遣兵詣長安。涼州主簿馬鮪說軌宜命將出師。冀戴帝室。軌從之。

馳檄關中。共尊輔秦王。且言今遣前鋒宋配帥步騎二萬徑趨長安。諸

軍絡繹繼發。

夏漢太保劉殷死。

殷仕魏。魏目書死。殷之劉殷以晉臣仕漢。位至太保。二女四女。若納後宮。既罪。宜浮于朝。而朝日書。今特收贊。

初殷為新興

太守。明刑旌善。甚有政能。值亂遂沒于漢。漢主聰擢任之。歷官侍中。太

保。至是死。

殷不傷。魏朝竹。皆然。因事。遂規。補益。甚多。晉成。其子孫曰。寧。若當。獲。漢。凡。人。尚。不可。而。斥。其。功。無。異。形。但。不。彰。君。之。過。所以。為。優。耳。殷。在。公。府。間。常。向。伯。有。

平漢之色。故能。是。暴。之。國。保。其。富。與。以。志。考。其。故。有。七。子。五。子。各。授。一。子。授。史。記。一。子。沒。漢。費。一。門。之。內。七。業。俱。興。北。州。之。學。放。門。為。盛。

石勒引兵據襄國。

劉琨以兄子演

字。始。仁。

鎮鄴。石勒濟河。演保三臺。以自

固。勒諸將欲攻之。張賓曰：攻之未易。猝拔捨之。彼將自潰。方今王彭祖

劉越石公之大敵也。宜先取之。演不足顧也。且天下饑亂。明公擁兵。羈

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

旅人無定志。非所以保萬全。制四方也。不若擇便地而據之。西稟平陽。

運穀以輸襄國。漢以勒為冀州牧。

漢劉曜襲晉陽陷之劉琨奔常山 琨素奢豪喜聲色河南徐潤以音律

得幸于預政事護軍令狐盛數以爲晉潤因譖盛琨收盛殺之

琨母曰汝不能解

盛子泥奔漢具言虛實漢主聰遣粲曜將兵寇并州以泥

爲鄉導琨聞之東出收兵于常山粲曜遂乘虛襲陷晉陽

琨發

琨還救

不及帥數十騎奔常山

秋九月賈疋等奉秦王業爲皇太子建行臺于長安 先是賈疋等進圍

長安劉曜敗走業入長安及是疋等奉業爲皇太子建行臺登壇告類

建宗廟社稷未幾盜殺疋

疋初疋入關攻漢州刺史彭參

至其子天譴帥衆別攻疋殺之

冬十月代公猗盧攻晉陽劉曜敗走猗盧追擊大敗之 劉琨遣使求救

于代猗盧遣其子六修帥衆數萬爲前鋒自率二十萬繼之劉琨收散

卒爲鄉導六修與劉曜戰于汾東曜兵敗墜馬中七創夜踰蒙山

在大山

而歸猗盧追之戰于藍谷

在大原

漢兵大敗伏尸數百里猗

盧因大獵壽陽山

壽陽縣之山也

陳閔皮肉山爲之赤琨自營門步入

拜謝固請進軍猗盧曰吾遠來士馬疲弊且待後舉劉聰未可滅也留

其將箕澹等戍晉陽琨徙居陽曲

後漢縣今在大原府治

招集亡散

十二月王敦殺其兄荊州都督澄。澄少與兄衍名冠海內。劉琨謂澄曰：

卿形雖散朗而內實動俠。言其心易動。又以此處世難得其死。及在荊州。屢

爲杜弢所敗。望實俱損。猶傲然自得。與內史王機長沙人日夜縱酒博奕。

上下離心。故山簡參軍王冲擁衆自稱刺史。澄懼。徙治沓中。初三書注。此非

中蓋在郿。險之真。琅邪王聞之。召爲軍諮祭酒。以周顛代之。王敦方討杜弢。進屯

豫章。澄過之。自以名聲素出敦右。猶以舊意侮敦。敦怒。誣其與杜弢通

信。殺之。是歲王如以軍乏食。呼于王敦。王機以澄被寄。懼及。將其奴客于給人入廣州。機父嘗刺廣州將士。皆故部曲。刺史郭詡遣指機。若迎時。詡乃遣使以州授之。

前太子洗馬衛玠字叔寶卒。玠。瓘之孫也。美風神。善清談。常以爲人有不

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故終身不見喜溫之色。

羌酋姚弋自稱扶風公。弋仲。南安赤亭羌也。智按。姚漢時姚當裔。稱蜀郡。仲。南安赤亭。羌也。

弋仲。南安赤亭羌也。在梁昌府鞏縣。東徙榆眉。即於尋。戎夏疆負。

隨之者數萬。初三書曰。姚弋仲亦始此。

〔四〕七年。孝惠皇帝建興元年。是年夏四月。惠帝始即位。收元。延熹。日。以孝惠于二月。西。帝。一。歲。首。師。以。建。興。紀。年。但。綱。目。與。通。鑑。體。例。不。同。一。條。之。中。大。書。孝。惠。皇。帝。于。上。按。書。則。聽。其。帝。于。下。

下。二。帝。與。字。相。誤。今。依。晉。書。帝。紀。書。曰。七。年。仍。依。武。帝。建。興。元。年。之。例。而。以。惠。帝。建。興。元。年。分。注。于。下。

春二月。漢主聰弑帝于平陽。庾珉王雋死之。正月朔。漢主聰宴羣臣于

光極殿使帝著青衣行酒。庾珉、王雋等不勝悲憤，因號哭。聰惡之，有告  
珉等謀以平陽應劉琨等，聰遂殺珉、雋等。帝亦遇害。

晉書曰：顯帝天資清朗，少著英猷，若遇承平，足爲守文佳主。而  
顯皇帝深惡之，後東海高祖故無曲服之費，而有流亡之禍。

三月，漢立其貴嬪劉娥爲后。

漢主聰爲后起鵠

同與風

儀殿，廷尉陳元達

切諫，聰大怒曰：「朕爲天子，營一殿，何關汝鼠子乎！」命左右曳出，斬之。并  
其妻子梟首東市。時聰在逍遙園，李中堂元達先鎖腰而入，卽以鎖鎖  
堂下樹，呼曰：「臣所言者社稷之計，而陛下殺臣，朱雲有言：『臣得與龍逢  
比干遊足矣。』」左右曳之不能動，大司徒任顗等叩頭出血曰：「元達言雖  
狂直，願陛下容之。」聰默然。劉后聞之，密敕左右停刑，手疏上言。時曰：今宮  
室已無煩

頌更贊四海未一，宜受異力，近附之官，社稷之福也。宜加封賞，而更誅之，四海謂陛下何如哉。夫忠臣進諫  
者，固不顧其身也。而人主拒諫者，亦不顧其身也。陛下爲妾榮殿而殺諸臣，使忠臣結舌者，由妾遠近怨怒  
者，由妾公私附離者，由妾社稷危者，由妾。天下之罪，皆萃于妾。妾何自當之。妾觀自古敗國喪家，未始不  
由婦人。心常疾之，不意今日身自爲之，使後世視妾，猶妾之視昔人也。妾誠無面目復奉巾櫛，願陛下死此堂。

聰覽之，變色。命顗等冠履就坐，引元達上，以表示之曰：「外輔如公，內輔  
如后，朕復何憂！」更命園曰納賢園。堂曰愧賢堂。謂元達曰：「卿當畏朕，而  
反使朕畏卿邪？」

夏四月，太子業卽位于長安。

是爲

索琳領太尉。

懷帝凶問至長安，皇太

子舉哀因加元服卽帝位大赦改元結改元以梁芬爲司徒麴允索琳爲

僕射是時長安城中戶不盈百蒿荆成林公私有車四乘百官無章服

之印綬惟桑版署號而已尋以琳爲衛將軍領太尉軍國之事悉以委之

石勒遣石虎攻陷鄴而據之虎攻鄴鄴潰三臺流民皆降之劉演奔廩

邱注見前勒遂以虎鎮鄴劉演用爲東州刺史有田父用字遂爲之詔召李暹及是鄴城

軍亂保山頭郭王說用爲兗州刺史山三八各屯一郡吏民不知所從

琅邪王睿以華譚爲軍諮祭酒陳頽爲譙郡太守譚嘗在壽春依周馥

至是睿謂譚曰周祖宣何故反譚曰馥見寇賊滋蔓欲移都以紓國難

執政不悅興兵討馥死未踰時而洛都淪沒若謂之反不亦誣乎睿曰

馥位爲征鎮召之不入危而不持亦天下之罪人也譚曰然危而不持

當與天下共受其責非但馥也頽出于寒微爲睿參軍數持正論時睿

事自遠顧音子容曰洛中承平之時朝士以小心恭格爲凡任嚴整語錄爲僭謀流風相沿以致敗壞今

頽嘗承西雍餘弊自高是前車已覆而後車又將覆之也請自今唯使稱疾者皆免官不從三王之議

頽王倫也制己亥格以飲功由是酒即用之曰晉趙王篡趙惠失位三王討之故軍宜以慎密之心

由是府中多惡頽出爲譙郡太守

慕容廆攻段氏取徒河先是王浚遣督護王昌等率段就陸眷

陸日陸從弟





尙有生氣  
微脾不鼻  
周顛不及  
即劉琨未  
可同而  
語日而

軍諮祭酒。逖居京口，糾合驍健，言于睿曰：「晉室之亂，非上無道而下怨  
叛也。由宗室爭權，自相魚肉，遂使戎狄乘隙，毒流中土。今遺民思奮，大  
王誠能命將出師，使如逖者統之，以復中原，郡國豪傑必有聞風響應  
者矣。睿素無北伐之志，以逖爲豫州刺史，給千人廩，布三千疋，不給鎧  
仗，使自召募。逖將其部曲百餘家渡江，中流擊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  
中原而復濟者，有如大江。」遂屯淮陰，起冶鑄兵，募得二千餘人而後進。

逖任俠憤慨，志清中原，劉琨  
謂人曰：「當恐難生先吾著鞭。」

冬十月，漢劉曜寇長安。十一月，麴允破走之。曜使趙染帥精騎襲長安。

帝奔射鴈樓，染焚龍尾。

龍首山之北，也在西安府咸寧縣南。  
水經注：龍首山，龍子潛窟，建興川。

及諸營退屯逍遙園。

在長安縣東北，水經注：此  
水枝津，東入道，流園即此。

將軍麴鑿帥衆救長安，與曜遇于零武。

零當作零，今西安府  
咸寧縣有零武鄉。

時徙漢北地郡之  
屬武縣于此，故名。

鑿兵大敗，曜恃勝不設備。麴允引兵襲之，漢兵大敗，曜引

歸平陽。

十二月，石勒遣使奉表于王浚。浚謀稱尊號，劉亮高柔切諫，皆殺之。

雷原，志：雷原，高柔諱，時浚以尊號事問之，原不答。  
浚諷以歸，而高柔諫，原字休明，魏國東陽人。

于是士民駭怨，而浚矜豪日甚。

晉書：趙小人，乘黃，朱頭，尤食糧，北州  
曰：府中諺：魏來邱伯，十雲五，漢人謀國。石勒欲襲之，未知虛實，用張賓言，遣舍人王

昔變比他  
史爲其如  
三日相承  
與日從出  
高三丈皆  
事所必無  
此特沿十  
日並出之  
之至星隕  
爲肉長廣  
以數丈計  
難齊諸志  
怪不至子

子春奉表于浚，辭意懇切，浚大喜，遣使報聘。明年正月，浚使者至襄國。

勒匿其勁甲精卒，羸師虛府以示之。北而拜使者而受書。浚說勒嬰尾，勒問不敵，勒歸之子時。

明少時之曰：我不得見王公，見其所請，如見王公也。復遣董肇奉表于浚，期以三月中旬親詣幽州，奉上

尊號。浚使者還，具言勒形勢寡弱，款誠無二。浚益驕怠，不復設備。

### 孝愍皇帝

〔戊甲〕建興二年春，正月，有如日隕于地。又有三日相承，東行，有流星隕于

平陽，北化爲肉。流星出牽牛，晉書天文志：牽牛六星在河鼓南。入紫微，光燭地。隕平陽，北

化爲肉，長三十步，廣二十七步。漢主聰惡之，以問公卿。陳元達以爲女寵

太盛，亡國之徵。聰曰：此陰陽之理，何關人事。

梁州人張咸以州降成。先是，氐王楊茂搜之子難敵與王如餘黨楊虎

合攻梁州，刺史張光嬰城固守，憤激成疾而卒。難敵遂拔城據之。成據漢中，與民

非。至是，州人張咸等起兵逐難敵，難敵走。咸以其地歸成，于是漢嘉涪

陵、漢中注俱見前之地皆爲成有。成主雄虛，已好賢，隨才授任，命太傅驥養

民于內，李鳳等招懷于外，刑政寬簡，獄無滯囚，興學校，置史官。其賦民男丁歲三

所，女丁中之，與成又中之，戶賦額不過數丈。是時天下大亂，而蜀獨無事，年穀屢熟。

乃至閭門不閉路不拾遺然朝無儀品爵位濫溢吏無祿秩取給于民軍無部伍號令不肅此其所短也

三月漢石勒襲薊陷之殺王浚師還薊降于段匹磾 勒將襲王浚而未

發張賓曰豈非畏劉琨及鮮卑烏桓爲我後患乎勒曰然賓曰彼三方智勇無及將軍者將軍雖遠出彼必不敢動且彼未謂將軍便能懸軍千里取幽州也輕軍往返不出二旬藉使彼有心比其謀議出師吾已還矣劉琨王浚雖同名晉臣實爲仇敵若修牋于琨送質請和琨必喜我之服而快浚之亡終不救浚而襲我也勒曰吾所未了右侯已了之遂以火宵行遣使奉牋于琨自陳罪惡請討浚自効琨大喜移檄州郡言勒已降當襲平陽除僭逆三日勒軍達易水注見浚都護孫緯馳遣白浚浚將佐皆請擊之浚怒曰石公來正欲奉戴我耳敢言擊者斬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塞諸街巷浚始懼勒升其聽事執浚于前浚罵曰胡奴調田調也乃公何凶逆如此勒曰公位冠元台手握彊兵坐觀本朝傾覆曾不救援乃欲自尊爲天子非凶逆乎卽送襄國斬之

浚將佐等謂軍門謝罪尙書張翼從事中郎荀綽不聽勒召而讓之對曰當等世事晉朝浚

論謂猶是晉之藩臣故從之不致有貳明公期不參謀變事或刑則憲等死自其分請就死不拜而止勒  
淵之厚以容禮勒未頃榮蓋等以請財亂政食游賊尸不忠所不晉新之將凌將左親戚家官皆巨軍他  
憲歸止有費數萬鎰米各十餘斛而已勒曰吾不有勒停薊二日焚凌宮殿以故尚書劉  
得幽州恒意得二子以進爲從事中郎初爲參軍勒停薊二日焚凌宮殿以故尚書劉

翰行幽州刺史戍薊遣使奉浚首獻捷于漢漢以勒爲東單于劉琨請

兵于拓跋猗盧以擊漢會猗盧所部雜胡謀應勒猗盧悉誅之不果赴

約琨知勒無降意大懼劉翰不欲從勒乃歸段匹碑匹碑遂據薊城

劉琨強太守部護附勒功以其子父爲晉護物海太守劉履家部使韓南曰昔嘗嘗可奈何從賊以自汚乎  
會段匹碑以書遺贈同歸江東據從之或曰其知父何韓曰我豈得顧子而終爲短區乎勒聞之殺父遂開

韓匹碑故之勒引去樂凌漢縣晉置郡今  
仍爲縣屬山東武定府劉清字承清汝人

襄國大饑時穀二升直銀一斤

夏五月太尉涼州牧西平公張軌卒軌曰子寔嗣軌寢疾遺令文

武將佐務安百姓上思報國下以甯家軌卒長史張翼等表世子寔攝

父位詔寔爲都督刺史西平公

六月漢寇長安索綝大破之漢大司馬中山王曜趙染寇長安索綝出

拒之染有輕綝之色長史魯徽曰晉之君臣自知彊弱不敵將致死于

我不可輕也染不聽晨帥輕騎數百逆之綝與戰于城西染兵敗而歸

悔曰吾不用徽言至此何面目見之先命斬徽徽曰將軍愚復以取敗

趙染之殺  
魯徽與索  
綝之受田  
豐慰忌如

即七卷下直盜其竟 卷二十一 一

出一轍欲  
乎不敗亡得

乃復忌前害勝猶有天地其能死于枕席乎染攻北地中弩而死

(元)三年漢建元元年春二月以左丞相容爲丞相都督中外諸軍事南陽王保

爲相國劉琨爲司空

進代公猗盧爵爲王詔進猗盧爵爲代王置官屬食代常山二郡猗盧請

事莫食「劉琨舍不次行」曰以非州卑僻香之不材山能自存子持攝之間者代王之力也善傾身竭實以長子爲質而奉主者或隄爲朝廷大恥也唯何惜其事之小哉而忘殉國之大節乎含逆行發虛基

重之常與參大計發虛刑法對諸人犯法者或舉部欲誅老幼相繼而行人問何之曰往欲無一人敢逃匿者莫兵並莫敢之汝含驅門人

漢曹疑東萊人據臨淄漢青州刺史曹疑疑先從王闢稱將軍若臨行安東將軍使盡

得齊魯間郡縣自鎮臨淄築城曰廣固在今青州府益都縣西北水經注城四圍絕澗阻水深隄有衆十餘

萬臨河置戍石勒表稱疑有專據東方之志請討之漢主聰恐勒滅疑

不可復制弗許大與初疑欲來降又以建東臨淄疑

漢立三后初漢后劉氏賢明漢主聰所爲不道每規正之及劉氏卒嬖

寵競進後宮無序至是聰納中護軍靳華二女月光月華立月光爲上

皇后劉貴妃與月華爲左右皇后陳元達極諫以爲竝立三后非禮也

聰不悅元達又奏月光有穢行聰不得已廢之月光慙恚自殺聰以是

恨元達後聰立故后時神從氏爲上皇后三后之外佩皇后璽者復七八人已又立中常侍王沈黃女爲左皇后宜嬪樂女爲中皇后大將軍款戰淵泣切諫不聽尚書令王粲等又言聰貴戚之

盜發漢霸杜二陵。盜發二陵及薄太后陵，得金帛甚多，朝廷以用度不

足，詔收其餘以實內府。

帝問索綽曰：漢陵中物何多邪？對曰：漢天子即位一年，則發陵，天下其賦三分一供宗廟，一供宴客，一充山陵，或武比陵中不能收物，亦屬

車之不盡于今猶有朽帛，此二陵其餘者耳。

夏六月，陶侃擊杜弢，破之。弢走死。湘州平。丞相睿加王敦都督江揚等州

軍事。先是，陶侃破走杜弢，王敦表侃爲荊州刺史。

事在元年。侃及諸將與弢

前後數十戰，弢士卒多死，乃請降。丞相睿以爲巴東監軍，弢既受命，諸

將猶攻之不已。弢憤怒，復反。至是，侃與弢相攻，弢使王貢出挑戰。侃遙

謂之曰：弢爲益州小吏，盜用庫錢，父死不奔喪，卿本佳人，何爲隨之。天

下甯有白頭賊邪？

言爲賊者，不得至也。

貢遂降。弢衆潰遁走，道死。侃進克長沙、湘州。

悉平。丞相睿進王敦鎮東大將軍，都督江揚荆湘交廣六州諸軍事。江

州刺史。

魏始自置，置刺史以下，漢益置，漢置者與志從弟峻之教。王如侃後，應下。晉時諸將尋已教區，使人如般，峻聞之，區驚，捕如殺之。王如字文子，琨之子。

王敦徙陶侃爲廣州刺史。初，故新野王歆牙門將胡元起兵竟陵，以杜

曾

新野人，勇冠三軍，能破甲，游于水中。

爲竟陵太守。

事在永嘉六年。

曾殺元而并其衆，會朝廷以第五

猗爲荊州刺史，曾迎猗于襄陽，聚兵萬人，與猗分據漢沔。至是，陶侃既

破杜弢，乘勝進擊曾，有輕曾之志，反爲所敗。

時有盜，曾督荊州，屯宛，曾引兵圍之，故少食，曾欲求據于故吏，曾欲太守石

豐隆小女謂年十三帥勇士數十人踰城突圍夜出且戰且前遂達豐所又為盛求救于豫章太守周訪訪遣子撫帥兵與豐共救豐曾乃逃去曾復致書于盛求自效盛許之侃遣盛書曰社曾凶狡此人不可死州土未嘗足下當盡許言後以兵少盛為所殺不獲曾復帥流亡二千餘人圍廩陽不克而還宿楊字景威蜀川人周撫字道和王敦嬖人錢鳳字世儀吳興人疾侃之功屢毀之侃詣敦自陳敦留不遣左轉廣州刺史以其從弟廙字世刺

荆州將吏鄭攀等詣敦留侃不許衆情憤惋遂迎杜曾第五猗以拒廙

敦意舉等承况風言故甲持矛將殺侃出而復還者數四侃正色曰使君雄斷當裁天下何此不決乎因起如謂至軍梅南言于敦曰而語與侃親如左右手安有斷人左手而右手不應者乎敦意解乃設宴饋以

饋之侃時王機盜據廣州侃至始興吳郡今廣東州人皆言宜觀察形勢侃

不聽直至廣州遣督護討機走之機病死廣州遂平侃在州無事統勇運百艘于海外募運百艘于海內人聞其故

答曰晉方致力中原蓋關優待恐不堪事故習勞耳時郡縣等相與拒王廙久之衆心不一機懼請許社曾亦請擊第五豨以自救已而曾復寇郡機口風造周勸擊走之遂定馮河與始得至荆州訪以功還豫州則

史屯

冬十月漢寇馮翊陷之劉曜寇北地進拔馮翊麴允軍于靈武以兵弱

不敢進帝屢徵兵于相國保保左右皆曰蝮蛇螫手壯士斷腕今胡寇

盛且宜斷隴道以觀其變從事中郎裴詵曰今蛇已螫頭頭可斷乎保

乃以胡崧行前鋒都督須諸軍集乃發允欲奉帝往就保索綝曰保得

天子必逞其私志乃止于是自長安以西不復貢奉百官飢乏采稻以

自存

〔丙〕

四年

漢續高元年

春二月漢殺其少府陳休等七人

初漢太弟又寵衰

太子

軍兵年少色美誠注德壽與父而以爲首軍兵惡惡而死父謂由是漸薄

漢主聰以子晉王粲爲相國

粲少有期才自爲相國

太子太傅崔瑋少保許遐勸父圖粲父不從

粲曰非徒不得立也且有不利

聞之遂不如早爲之計父弗從令人告之

漢主聰誅瑋遐使將軍卜抽將兵監守東宮

爲通

中常侍王沈郭猗等寵幸用事聰遊宴後宮或三日不醒或百日

不出政事一委相國粲惟殺生除拜乃使沈等入白沈等多自以其私

意決之猗有怨于父謂粲曰聞太弟與大將軍

亂今禍期甚迫宜早圖之斬準素諂事猗亦謂粲宜自居東宮以領相

國使天下早有所繫粲深以爲然至是聰臨上秋閣命收少府陳休將

軍卜崇及特進蔡母達等七人誅之皆沈等所惡也

你崇爲人清直素與沈等

等表卜幹泣諫聰怒免爲庶人河間王易及陳元達等表奏請免沈等

官付有司治罪聰以示沈等笑曰羣兒爲元達所引遂成癡也聰問沈

等于粲粲盛稱其忠清聰悅封沈等爲列侯

易上疏極諍大惑手疏其疏易

沈等及卒元通哭之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既而聰宴羣臣引見太弟父見其憔悴

涕泣陳謝聰亦慟哭待之如初

卷二十一 晉孝欽 帝 十八



代六修弑其君猗盧普根討之而立尋卒鬱律立 初代王猗盧愛其少

子比延欲以爲嗣使長子六修出居新平城

在滌水之東安處所都滌水出朔平府屬色縣即乾河上源也

而

黜其母六修來朝猗盧使拜比延六修不從而去猗盧大怒帥衆討之

兵敗遂爲所弑猗匱子普根攻六修滅之代立國中大亂將軍衛雄箕

澹與劉琨質子遵帥晉人及烏桓三萬家馬牛羊十萬頭歸于琨琨兵

由是復振普根尋卒國人立鬱律

鬱律姓劉氏其子爲西取烏孫故地東兼射古以四士屬領匈奴北方匈奴都督府今當古塔

張寔遣兵入援 寔遣將軍王該帥步騎五千人援長安且送諸郡貢計

詔拜寔都督陝西諸軍事以其弟茂

字茂

爲秦州刺史

先是涼州軍士得玉璽文曰皇帝行璽于茂

蓋鮮于得璽並曰是非人恆所得而歸之長安

夏六月丁巳朔日食

漢大蝗 河東平陽大蝗民流殍者什五六石勒遣將屯并州招納流民

歸之者二十萬戶聰遣使讓之勒不受命

秋七月漢劉曜陷北地進至涇陽 曜圍北地麴允救之曜使反間給允

曰郡城已陷往無及也衆懼而潰曜追敗允遂取北地

允性仁厚無城防備以國危悅人而恩不及下

魏續將鬪

曜進至涇陽渭北諸城悉潰

曜獲將軍豐光琰等，碎被殺，以充飲之，謂曰：「吾得子，天下不足定也。」充曰：「身爲將，國家喪

敗不敢求生，若蒙公恩，願死爲幸。」曜曰：「義士也，與之劍，令自殺。」曜妻辛氏，美色，曜將妻之。辛氏大

冬十一月，漢劉曜陷長安，帝出降，御史中丞吉朗死之。漢封帝爲懷

安侯。曜逼長安，安定太守焦嵩，新平太守竺恢，引兵來救，皆畏漢

兵彊，不敢進。相國保遣胡崧入援，擊曜于靈臺，破之。崧恐

國威復振，則麴索勢盛，乃還槐里。曜攻陷長安外城，麴允索綝退守小

城，內外斷絕，城中飢甚，亡逃不可制。惟涼州義衆千人守死不移。太倉

有麴數十餅，允屑之爲粥，以進。至是，帝泣謂允曰：「今窮厄如此，外無救

援，當忍恥出降，以活士民。」因歎曰：「誤我事者，麴索二公也。」使侍中宗敞

送降牋于曜，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

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

乃自殺。曜送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慟哭。聰

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爲太宰，假黃鉞，督

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諡節愍侯，斬緝于市。

一也。相爲戰之。帝乘羊車，肉袒出降。羣臣號泣攀車，帝亦悲不自勝。御史

中丞吉朗歎曰：「吾智不能謀，勇不能死，何忍君臣相隨，北面事賊虜乎？」

乃自殺。曜送帝于平陽。漢主聰臨光極殿，帝稽首于前，允伏地慟哭。聰怒囚之，允自殺。聰以帝爲光祿大夫，封懷安侯。以曜爲太宰，假黃鉞，督陝西封秦王，贈允車騎將軍，諡節愍侯，斬緝于市。

石勒寇樂平。劉琨救之。大敗。樂平遂陷。先是勒陷廩丘。劉演奔段氏。及

是勒圍樂平。太守韓據請救于劉琨。琨新得犒慮之衆。欲因其銳氣以

討勒。箕澹諫曰。此雖晉民。久淪異域。未習明公恩信。恐其難用。琨不從。

悉發其衆。命澹帥步騎二萬爲前驅。琨屯廣牧。漢故縣。屬朔方郡。後漢移置既南。地在今新州。爲之聲

援。勒據險要。設疑兵于山上。前設二伏。出輕騎與澹戰。陽爲不勝而走。

澹縱兵追之。入伏中。勒前後夾擊。大破之。澹奔代郡。據棄城走。并土震

駭。旣而琨長史李弘以并州降勒。琨進退失據。段匹磾遣信邀之。琨遂

帥衆奔薊。

十二月乙卯朔日食。

丞相睿出師露次。移檄北征。睿聞長安不守。出師露次。躬擐甲冑。移檄

四方。刻日北征。以漕運稽期。斬都運令史滄于伯。刑者以刀拭柱。血逆

流。上至柱末二丈餘而下。觀者咸以爲寃。司直劉隗上言。伯罪不至死。

請免從事。中郎周筵等官。于是王導等引咎請解職。睿曰。政刑失中。皆

吾閹塞所致。一無所問。隗性剛許。當時名士多被彈劾。睿每皆容貸。由是衆怨。隗之兩中郎將王含。殺之。兄也。以族位顯。故自恣。曩與含文致其苦。事雖被覆。而

丞相方出  
師露次而  
令史清運  
稽期斬之  
未爲失利  
劉隗上言  
王導引咎  
皆不免過  
當至刀血  
逆流柱末  
尤屬柱末  
晉書記載  
失實往往

王氏深疾之。文致甚苦。謂深文以致其罪。

如此然元  
帝實非有  
心復仇者  
雖有所爲  
不能欺後

中宗元皇帝

考留自元帝以純正欲家俱稱東晉通鑑不分純曰晉紀今依之

帝名睿宣帝之曾孫琅邪恭王觀

之子年十五嗣王位永嘉初以安東將軍鎮建業

具事

長安不守始稱

晉王愨帝遇害乃卽位于江左

先是太元之際寇讎云五馬浮波江一馬化爲龍及水京論帝與西燕慕容垂慕容暉慕容暉王懷濟而帝竟登

大位

〔五〕建武元年

漢元公假塞稱建武五年爲大國一漢小國一或新小國一涼凡三國

春正月張寔遣司馬韓璞將兵

伐漢黃門郎史淑自長安奔涼州稱愨帝出降前一日使淑齎詔賜張

寔拜涼州牧承制行事且曰朕已詔琅邪王時攝大位君其協贊共濟

多難淑至姑臧寔大臨三日辭官不受遣司馬韓璞等帥步騎一萬東

擊漢遣相國保書曰王室有事不忘投軀前遣賈騫瞻公舉動中被符

命敕騫還軍會聞朝廷傾覆爲忠不遂憤痛之深死有餘責今更遣璞

等惟公命是從璞等卒不能進而還

州安

二月漢寇滎陽太守李矩擊敗之漢主聰使從弟暢帥兵三萬攻滎陽

矩未及爲備乃遣使詐降暢不復設備矩欲夜襲之士卒皆懼懼乃遣

其將郭誦禱于子產祠鄭州東有郭大夫廟記子產時李矩屯屯鄭故歸于此使巫陽言曰子產有教當遣

神兵相助衆皆踴躍爭進掩擊暢營暢僅以身免

後趙將秋曲等復歸漢太子嬰  
嬰子孟深憂若虞漢死傷大牛

詔以垣都督  
河南軍事

三月丞相睿即晉王位 弘農太守朱哲爲漢所攻棄郡奔建康稱受愍

帝詔令丞相睿統攝萬幾睿素服出次舉哀三日官屬上尊號不許固

請不已睿慨然流涕曰孤罪人也若見偏不已當歸琅邪耳命駕將歸

國乃請依魏晉故事稱晉王許之遂即位改元置百官立宗廟社稷有

司請立太子王愛次子宣城公哀字道成欲立之謂王導曰立子當以德

導曰世子宣城俱有朗雋之美而世子年長王從之立世子紹字道讓爲

王太子封哀爲琅邪王奉恭王後鎮廣陵以西陽王羨字延年汝南王奕之子爲太

保封譙王遜字子機宣帝弟遜之子之子承字承才爲譙王王敦爲大將軍王導爲揚

州刺史領中書監錄尚書事刁協爲僕射周顛爲吏部尚書賀循爲太

常時李夷風之徒江東草創偏久宣中朝語練意  
非僅爲世開宗明習禮學凡有疑義皆取決焉

劉琨慕容廆皆遣使勸進 劉琨段匹碑相與歃血同盟翼戴晉室琨檄

告華夷遣右司馬溫嶠字太真大原人奉表詣建康勸進嶠謂嶠曰晉祚雖衰大命未改吾  
當立功河朔使繼延譽江南行矣

王以慕容廆爲龍驤將軍大單于昌黎公雖不受處  
士遠東高

馳之曠至建康王導問琨  
亮等皆愛其才爭與之交

謂曰霸王之資非義不濟今習室羅機人心偏附之宜遣使  
江東示有所尊然後仗大義以征諸將不患無辭矣乃從之

廩遣長史王濟浮海詣建康

勸進

既而虞以安羅賓取之  
將小者皆贈取之

夏四月漢主聰殺其太弟又相國粲使其黨謂又曰適奉中詔云京師

將有變宜衷甲以備又信之命宮臣皆衷甲粲遣告靳準王沈準白漢

主聰曰太弟將爲亂已衷甲矣聰于是誅東宮官屬阬士卒萬五千餘

人廢又爲北部王粲尋使準殺之又形勢勢與又仁有忍度故士心多附之雖聞其死又

惡心既而立粲爲太子

五月壬午朔日食

六月祖逖取譙城在河南歸德府夏邑縣北元和  
志祖逖克賊城而居之謂此漢石虎入寇逖擊走之初流民

張平樊雅各聚衆在譙爲塢主王之爲丞相也遣行參軍桓宣魏人說

而下之及逖屯蘆洲使參軍殷又詣平雅又意輕平魏其雖曰可作爲與且大  
讓曰可縱緩乎曰此乃

誘其部將使殺之雅猶據譙城攻之不克南中郎將王含遣桓宣將兵

助逖逖謂宣曰卿信義已著于彼今復爲我說雅宣乃單馬從兩人詣

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

雅曰祖豫州方欲平蕩劉石倚卿爲援前殷又輕薄非豫州意也雅卽

詣降。逖既入譙城，石勒遣石虎圍譙，含復遣宣救之。虎解去。逖表宣爲譙國內史。晉王導世天下稱石虎，殺帥大羊，故河維等今遣使弔王。宣等水陸四道，遣使遺賊，皆受逖節度。尋召襄陽，數月而卒。

多十一月己酉朔日食。

立太學。征南軍司戴邈

字望之，處段人，補之弟。

上疏以爲世道久喪，禮俗日弊，猶火消

膏，莫之覺也。今王業肇建，萬物權輿，謂宜篤道崇儒，以勵風化。王從之。

十二月，漢主劉聰弑帝于平陽。辛賓

水秋

死之。漢主聰出攻，以帝行車

騎將軍戎服執戟前導。見者指之曰：「此故長安天子也。」故老有泣者。太

子粲言于聰曰：「昔周武王豈樂殺紂乎？正恐同惡相求，爲患故也。不如

早除之。」聰曰：「前殺庾珉輩，而民心猶如是，吾未忍也。」且小觀之。十二月

聰饗羣臣，使帝行酒洗爵，已而又使執蓋。晉臣涕泣有失聲者。尙書郎

辛賓起抱帝大哭，聰斬之。洛陽守將趙固

水漢將，與于李斌。

河內太守郭默

河內人。

侵漢河東，揚言曰：「要當生縛劉粲，以贖天子。」帝遂遇害。

史臣曰：惠帝繼統天下崩離，長安危危，諸侯無備，此之志征，劉劭王之學，故君臣變道，以至殺辱云。

河南王吐谷渾卒。

胡三省曰：吐谷渾始見此。

吐谷渾者，慕容廆之庶兄也。父涉歸分戶

以隸之。及廆嗣位，二部馬鬪，廆之使讓之曰：「先公分建有別，何不相遠。」

異渾怒曰馬鬪乃其常何至怒人欲遠別甚易恐後會爲難耳遂帥其

衆西徙廐遣長史追謝之渾遂西傳陰山詳見而居屬永嘉之亂因度

隴據洮水詳見之西極于白蘭羌制傳洮爲維等二州地白蘭州在洮州在松潘南地方數千里

今青海長四川松鮮卑謂兄爲阿干廐追思之爲作阿干之歌渾有子六十

人長子吐延嗣吐延有勇力羌胡畏之後吐延爲羌所殺子當延時當延學而好學以爲公僕之子得及王父字爲氏乃數其國

曰吐

〔實〕太興元年漢主劉曜春三月王卽皇帝位愍帝凶問至建康王斬綬

居廡百官請上尊號不許紀瞻曰晉氏統絕于今二年兩都燔蕩宗廟

無主劉聰竊號于西北而陛下高讓于東南此所謂揖讓而救火也

王猶不許使殿中將軍韓續撤去御座瞻叱續曰帝座上應列星敢動

者斬王爲之改容事朝請書上疏曰古之王者全圖後取而後得是以享世長久今韓

王遂卽皇帝位百官皆陪列命王導升御牀共坐導

固辭曰若太陽下同萬物蒼生何由仰照乃止大赦文武增二等

更王太子紹爲皇太子紹仁孝喜文辭善武藝好賢禮士容受規諫與

庾亮溫嶠等爲布衣之交亮風格峻整善談老莊帝器重之聘其妹爲

曾出收則  
所爲不許  
固辭者皆  
僞耳



紹妃使亮侍講東宮。帝好刑名家，以韓非書賜太子。亮諫曰：「申韓刻薄傷化，不足留聖心。」太子納之。

張寶遣使上表。

都尉陳安叛相國保舉兵逼上邽。保遣使告急于張寔。

寔遣步騎二萬赴之。軍至新陽。

晉縣屬天水郡。

聞愍帝崩，保謀稱尊號，破羌都尉

張詵言于寔曰：「南陽忘大恥而欲自尊，必不能成功。晉王近親，且有

名德，當率天下以奉之。」寔從之。遣牙門蔡忠奉表詣建康。比至，帝已卽

位。寔不用江東年號，猶稱建興。

自此京州始別爲國。

夏四月丁丑朔日食。

加王導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

導遣從事行揚州郡國，還見各言

二千石官長得失，獨顧和

字君老，吳郡人。

無言。導問之，和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

吞舟，何緣采聽風聞以察察爲政邪？」導咨嗟稱善。

五月，段匹碑殺太尉廣武侯劉琨。

琨曰。

初，琨世子羣

字公

爲段末柸所

得，末柸厚禮之，許以琨爲幽州刺史。欲與之襲匹碑，密遣使齎羣書，請

琨爲內應。爲匹碑邏騎所得，琨不知也。來見匹碑，匹碑以書示之，曰：「意

亦不疑公，是以白公耳。」琨曰：「與公同盟，庶雪國家之恥。」琨終不以一子

之故負公而忘義。匹碑雅重現，初無害現意。其弟叔軍諫之，乃留現會

代郡太守辟閻襄性嵩潛謀襲匹碑，事泄，匹碑收其徒黨悉誅之，乃稱

詔收現，縊殺之。現從事盛滿等，歸衆依東征，卒現子嵩爲主，將佐多奔石勒，朝廷以匹碑與嵩

大尉，初溫雖爲參表，謂其母崔氏固止之，縊絕歸以去，既至，求還命，別廷不許，會現死，除故

職，傳即時聞，舉亡國，辭苦請北歸，詔曰：今榮道未息，國軍卒，迎持宮，始不得過，輸可以私，願而不拜，現已受拜。

秋七月，漢主聰卒，太子粲立。八月，靳準弒而代之，石勒引兵討準。

冬十月，劉曜自立於赤壁。赤壁，涼州，在岳陽縣南西北，流入灑水，岳陽今屬平陽府。封勒爲趙公，漢主聰寢

疾，徵劉曜，石勒受遺詔輔政，皆固辭，乃以曜爲丞相，領雍州牧，勒爲大

將軍，領幽冀牧，上洛王景濟，南王驥，並錄尚書事，靳準爲大司空，皆迭

決奏事。聰卒，粲卽位，改元漢昌。聰后四人，皆年未二十，髮多行，無節，靳準陰有異志，私謂粲

粲常遊宴後宮，軍國之事一決之於準，準遂勒兵升殿，執粲殺之。劉氏男

其皆新東市，發酒醢二醢，斬聰屍，焚其廟，自號大將軍，漢天王，以奪國，置付劉曜曰：國如晉家，若不效，乃

殺之道，使告州刺史李矩曰：劉曜屠各小醜，擅稱天命，使二帝圖漢，率衆持神符，請以上天，是漢表

開，帝遣太常韓琦等，率迎持符，帝欲以王廷爲左先。曜聞亂，自長安赴之，勒帥精騎五萬

以討準，據襄陵。漢縣，今屬平陽府。北原，準數挑戰，勒堅壁以挫之，曜至赤壁，卽皇

帝位，以勒爲大司馬，加九錫，進爵爲趙公，勒進攻準于平陽巴。巴，武也，武子，巴武子，巴武子。

中河東及羌羯降者十餘萬落勒皆徙于所部既而將軍喬泰等討準斬之推準弟明爲主

十一月乙卯日夜出高三丈

詔州郡秀孝復試經策時詔羣公卿士各陳得失御史中丞熊遠上疏

時曰胡賊可恃宮未清而不能遣軍討一失也賊官不以難賊未報爲恥在調賦酒食二失也三用人不精實動選求才弊惟事請託當官者以治事爲俗其奉法爲奇刻過爲良調賦從容爲高妙一高焉

進士題變爲曲稱三失也世所惡者深沈深時所喜者顯顯深安得制有得爭之臣士無緣仕上志乎古之取士就其以音今先錄不以其進古義又舉賢不出世族用法不及權貴是以才不濟教廢

此道不效先是帝急憚人心州郡秀孝至者不試皆署吏尙書陳頴

亦上言宜復舊制試以經策從之仍詔不中科者刺史太守免官于是

秀孝皆不敢行其有到者皆託疾比三年無就試者帝欲特除老廉

已到者官尙書郎孔坦補山陰人以爲近郡懼累君父皆不敢行遠郡冀

于不試冒昧來赴不若一切罷之而爲之延期使得就學則法均而令

信矣帝從之聽申至七年乃試

石勒拔平陽靳明奔赤壁漢主曜族誅之喬泰等遣使奉傳國六璽

降漢石勒怒進軍攻明明與戰屢敗求救于曜曜使人迎之明帥平陽

士女萬五千人奔漢曜收靳氏男女無少長皆斬之石勒焚平陽宮寤

修二陵收斂以下百餘口葬之置戍而歸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一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二

晉

中宗元皇帝

〔記〕太興二年

漢改號趙後趙高祖石勒元年

晉大國一後趙凡四借國

春二月石勒獻捷于漢

勒拔平

前漢斬其使

石勒遣長史王修獻捷于漢漢主曜遣使授勒太宰進爵

趙王修舍人曹平樂留仕漢言于曜曰勒遣修來實覘疆弱俟其復命將襲乘輿曜乃遣使斬修勒大怒曰孤事劉氏于人臣之職有加矣彼之基業皆孤所爲今既得志還欲相圖趙王趙帝孤自爲之何待于彼邪由是曜勒交惡

三月合祭天地于南郊帝親祀南郊以未有北郊并地祇合祭之

詔尊琅邪恭王爲皇考既而罷之詔琅邪恭王宜稱皇考賀循曰禮子

不敢以己爵加于父乃止

夏四月將軍陳川以浚儀

詳注見

叛降石勒

初蓬陵

即蓬陵詳注見前

塢主陳川自

稱甯朔將軍陳留太守祖逖之攻樊雅也

詳注見

川遣其將李頭助之頭

力戰有功逖厚遇之頭每歎曰得此人爲主吾死無恨川聞而殺之大

保能重八  
登斤其說  
荒誕不近  
理蓋防風  
專車僑如  
九畝不經  
好奇自古  
已然矣

掠豫州諸郡，遂遣兵擊破之，遂叛降石勒。

南陽王保自稱晉王。

保既稱王

改元建康，置百官。時上邽大饑，士衆困

迫，復爲陳安所信。

陳安報保

張寔遣兵救之，安乃退。既而保爲諸將張春

楊次所殺。

保能重八斤，養賊，好掠，斷放于，胡先，是陳安自稱秦州刺史，時于春，又時于，及聞保殺楊次，表劉曜以時統，胡大，斬之，以天子，請保于，上其，曰元，春。

奔地，安等，報，有，衆，十，餘，萬，自，稱，涼，王，年，曜，擊，之，安，善，撫，士，卒，反，死，曜，上，人，惡，之，爲，作，壯，士，之，歌。

六月，祖逖討陳川，石勒遣兵救之，逖退保淮南，勒兵守蓬關。

蓬關之

逖攻

陳川于蓬關，石勒遣石虎、桃豹救之，逖兵敗，退屯淮南。虎徙其部衆于

襄國，留豹守川故城。

即襄國

以周訪爲荊州刺史，王敦自領之，表加訪安南將軍。初，王敦患杜曾難

制，謂周訪曰：「若擒曾，當相論爲荊州。」至是訪破斬曾。

非招第五節，道，訪，斬，之。

而敦不

用，王廙在荊州，多殺陶侃將佐，士民怨怒，帝徵爲散騎常侍，而以訪代

之。從事王舒說敦曰：「荊州雖荒蕪，乃用武之國，不可以假人，宜自領之。」

訪爲梁州足矣，敦從之，乃加訪安南將軍，餘如故。訪大怒，敦手書譬解。

並玉璽，玉璽遺之，訪抵之于地，曰：「吾豈賈豎，可以寶悅邪？」

訪在襄陽，爲襄陽太守，敦有討敦之志。





道不能乘者  
除其左右  
皆欲捕其黨  
始貽濟治  
難之禍夫復

謀殺寔而奉之寔弟茂知其謀告之寔遣收弘未至涉等遂殺寔寔所遣兵執弘轡之誅其黨數百人左司馬陰元等以寔子駿尚幼推茂爲刺史茂以駿爲世子

趙立太學 選民之可教者千五百人擇儒臣以教之

趙主峻作野明則及四文  
趙晉漢又張玄瑒侍中

請和者謂曰所於野明山道細民咸謂其者今又欲變則野明而趙四宮扶壇而趙晉漢又張玄瑒侍中  
其悉罷於後一遺寔之之法以野明趙晉漢大夫

秋七月後趙兵退走祖逖進屯雍邱詔加號鎮西將軍 祖逖將韓潛與

後趙將桃豹分據陳川故城相守四旬逖以布囊盛土使千餘人運以

饋潛又使數人擔米息于道豹兵逐之卽棄而走豹以爲逖士衆豐飽

大懼後趙運糧饋豹逖又使潛邀擊獲之豹宵遁逖使潛進屯封邱以

偪之逖鎮雍邱後趙鎮戍歸者甚衆詔加逖鎮西將軍

孫興博士同計善約已  
孫興博士同計善約已

附注疏者皆結以思禮河上諸境先有任子在後趙者皆歸趙時趙遣軍營於之明其未州城主皆感  
恩故趙有異謀密以告由是多所克復自河以南多叛後趙趙兵戰於河之計後趙王勒  
患之乃下幽州爲送趙祖父墓置守要山與趙書求通使及互市趙不許而聽其互市收利十倍趙牙門  
童建降于後趙趙斬送其首曰孫興博士同計善約之罪也趙亦築諸將不使使趙後趙之

馬邊境之同  
稍得休息

八月梁州刺史周訪卒

壯

詔以甘卓代之

訪善于撫納士衆皆爲致

導果竭忠  
晉室敦其  
從弟也反  
逆宵當不  
知何不開  
正言逆謀  
折其逆謀  
論者向以  
疏導爲帝  
知時事可  
知矣

死知王敦有不臣之心私常切齒敦由是終訪之世未敢爲逆及卒敦遣郭舒監其軍帝以甘卓鎮襄陽徵舒爲右丞敦留不遣

後趙定九品舉六科後趙王勒用法嚴峻使張賓領選定九品命公卿

及州郡歲舉秀才至孝廉清賢良直言武勇之士各一人

冬十二月以譙王承爲湘州刺史帝之始鎮江東也王敦與從弟導同

心翼戴帝亦推心任之後統征討專機政重從子弟布列後敦恃功驕恣帝畏

而惡之乃引劉隗刁協等爲腹心稍抑損王氏權導亦漸見疏外中書

郎孔愉字敬康山陰人言導有佐命勳宜加委任帝出愉爲長史敦益不平其參

軍沈充字士居吳興武康人錢鳳皆巧諂凶狡知敦有異志陰爲畫策敦上疏爲導

訟屈辭語怨望左將軍譙王承忠厚有志行帝親信之夜召承以敦疏

示之隗亦爲帝謀出心腹以鎮方面會敦表充爲湘州刺史帝謂承曰

敦奸逆已著朕爲惠皇帝以惠帝自比百當受戮于曩臣也其勢不遠湘州據上流控三州之

會欲以叔父居之承曰臣奉詔命何敢有辭然湘州經蜀寇之餘民物

彫弊苟未及三年雖灰身無益也詔以承爲刺史時湘州刺史自怡

〔巳〕四年春三月日中有黑子品月滿日出高六七丈精光輝珠色都赤中有異物天如雞子又有青黑之氣共相搏擊其久乃解著作

佐郎郭璞

字景純河東聞喜人

上疏以爲陰陽錯繆皆繁刑所致赦不欲數然子產

知鑄刑書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須以救弊故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後趙陷幽冀并州撫軍將軍幽州刺史段匹磾死之先是匹磾爲後趙

所攻奔依冀州刺史邵續已而後趙石虎攻續執以歸

虎執續使降其城續呼兄子竺謂曰吾志欲歸

國不幸至此汝等努力率匹磾爲主勿有貳心虎遂殺續國人以爲忠而禮之

時匹磾與弟文鴛方進攻薊州歸而與續

子緝等

續被執制廷不能救乃以續任授其子緝

固守至是虎復攻匹磾於厭次

漢縣別有故城在今山東武定府臨鎮縣

莫攻其統內諸城悉拔之文鴛出戰力盡被執匹磾欲單騎歸朝續弟

洎不聽并欲執臺使

晉朝所遣使者

送虎匹磾正色曰卿不能遵兄志信吾不得

歸朝已甚矣復欲執天子使者乎洎與緝竺等出降匹磾見虎曰我受

晉恩志在滅汝不幸至此不能爲汝敬也虎素與匹磾結爲兄弟卽起

拜之于是幽冀并三州皆入于後趙匹磾不爲勒屈常持晉節久之與

文鴛邵續皆見殺

夏五月終南山

注見前

崩

秋七月以戴淵都督司豫劉隗都督青徐諸軍事王導爲司空錄尚書事

以淵爲征西將軍督六州鎮合肥隗爲鎮北將軍督四州鎮淮陰名爲

遠在流輩  
中差有經  
濟幹路時  
方危棘必  
任尙未使  
吳士挾虛  
名來統之  
以擊其肘  
東晉如此  
用人尙可  
與圖存哉

討胡實備王敦也。隗雖在外而朝廷機事進退士大夫帝皆與之密謀。帝以敦故以導爲司空錄尙書事而實疏忌之。御史中丞周嵩上疏以爲不宜聽孤臣之言放逐舊德。帝頗感悟導由是得全。

八月常山

即桓山崩

九月豫州刺史祖逖卒以其弟約

字士

代之

逖以戴淵吳士雖有才望

無宏致遠識且已翦荆棘收河南地而淵一旦來統之意頗怏怏又聞王敦與劉刁構隙將有內難知大功不遂感激發病然猶志圖進取不輟營繕虎牢使諸將築壘未成而卒豫州士女若喪父母譙梁閒皆爲立祠敦由是益無所忌約無綏御之才不爲士卒所附

代弑其君鬱律子賀儻

魏恭

立

拓跋猗苞妻惟氏忌代王鬱律之彊恐

不利其子乃殺鬱律而立子賀儻鬱律之子什翼健魏昭幼在襁褓其母王氏匿于袴中祝之曰天苟存汝則勿嘸久之不嘸乃得免

〔壬午〕

永昌元年春正月王敦舉兵反譙王承卓甘移檄討之敦分兵寇長

沙

初敦既與朝廷乖離乃羈錄朝士有時望者置己幕府以羊曼字祖暉

謝鯤爲長史至是舉兵武昌上疏稱劉隗佞邪讒賊威福自由臣輒進

兵致討。陝首朝懸。諸軍夕退。昔太甲顛覆厥度。幸納伊尹之忠。殷道復

昌。願陛下深垂三思。則四海乂安。社稷永固矣。沈充亦起兵于吳興。以

應敦敦至蕪湖。

漢縣。今蕪江。南太平府。

又上表罪狀刁協。帝大怒。下詔曰。王敦憑恃

寵靈。敢肆狂逆。方朕太甲。欲見幽囚。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今親帥六軍。

以誅大逆。有殺敦者。封五千戶侯。時譙王承起兵。移檄遠近。列敦罪惡。

州內皆應之。惟敦姊夫鄭澹爲湘東。

失郡。今湖南。衡州府是。

太守不從命。承討斬之。

遣主簿鄧鶚。

字長真。長沙人。

說甘卓曰。劉大連雖驕蹇失衆心。非有害於天下。大

將軍以私憾稱兵向闕。此忠臣義士竭節之時也。先是敦亦恐卓于後

爲變。約其舉事。卓許之。至是復遣參軍樂道融。

丹陽人。

往邀之。道融憤敦

悖逆。說卓僞許敦。而馳襲武昌。卓遂露檄。數敦逆狀。帥所統致討。遣參

軍至廣州。約陶侃。侃遣參軍高寶。帥兵北下。武昌城中傳卓軍至。人皆

奔散。敦遣魏乂。帥兵攻譙王承于長沙。

時城池不完。黃鵠又闕。人輸糞壘。或說承南渡。陶侃或遣魏乂。承曰。黃鵠之志。欲死忠義。豈可

食生芻。爲奔敗之。許于承之不濟。令百姓知吾心耳。乃嬰城固守。司馬瑛望戰死。甘卓遣承書勸之。且云。當以兵出。海口。斷敦歸路。則湘關自解矣。承復書曰。足下備登甲電赴。預有所及。若其孤疑。則求我于枯魚。

之肆矣。卓不能從。陶侃字子都。臨湘人。

三月。敦據石頭。殺驃騎將軍戴淵。尙書僕射周顛。甘卓還襄陽。夏四月。敦

還武昌 帝徵戴淵劉隗入衛隗與刁協勸帝盡誅王氏帝不許王導帥

宗族每旦詣臺待罪周顛將入導呼之曰伯仁以百口累卿顛直入不

顧既見帝言導忠誠申救甚至帝納其言顛出導又呼之顛不與言左

服召見之導稽首曰逆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今者近出臣族帝跣而

執其手曰茂弘方寄卿以百里之命是何言邪以爲前鋒大都督詔曰

導以大義滅親可以吾爲安東時節假之將軍周札晉義人素矜險好利

帝使隗軍金城在江甯府句容縣北札守石頭敦至石頭欲攻隗杜弘曰隗死士多

未易克周札少恩兵不爲用攻之必敗札敗則隗走矣敦從之以弘爲

前鋒札開門納弘教據石頭歎曰吾不復得爲盛德事矣謝鯤曰何爲

其然也但使自今以往日忘日去耳謂日忘前歲則若臣猶疑自去帝命協隗淵導顛等分

道出戰皆大敗太子和欲自帥將士決戰溫嶠執鞭諫曰殿下國之關劇奈何以道輕天下抽劍斬髭乃止敦擁兵不朝放士卒劫

掠宮省奔散惟將軍劉超案兵直衛及侍中二人侍帝側帝遣使謂敦

曰公若不忘本朝于此息兵則天下尙可共安如其不然朕當歸琅邪

以避賢路計也兼無忌恥棄從者去爲人所殺帝令百官詣石頭見敦敦

避是尙有

元帝勸隗  
等避禍其  
庸固不  
足言而隗  
等竟自奔  
避是尙有



合書尤不  
辨自明矣  
庚亮大好  
之目故非  
乃稱史官  
真推分猶  
得謂直筆  
邪卓縱賊  
誤國非專  
爲遊說所  
動蓋初聞  
周已喪膽  
先以隱忍  
不進耳其  
言勢區恐  
劫天子特  
自解欺世  
之詞及至  
遠襄陽反  
爲周如所  
圖何處斷  
彭澤據武  
昌得建一  
跌不振自  
胎伊成可  
能爲多疑  
整爲者無

印歸說卓使旋軍

卓雖忠義性多疑少決問嚴死漢游印曰吾之所等正爲今日若徑

通社社也即合益軍樂道曰今分兵諸部使教上下不得相赴其衆自然

卓徑還襄陽敦

改易百官及諸軍鎮惟意所欲將還武昌謝鯤曰公若朝天子使君臣

釋然則物情皆悅服矣敦竟不朝而去

甘卓還蜀家人皆勸卓歸敦卓不聽悉敦兵個

敦兵陷長沙湘州刺史譙王承死之

魏父等攻湘州百日拔之執譙王

承將殺長史虞悝

悝之兄弟對之泣悝曰人生會當有死今閭門爲忠

義鬼亦復何恨遂被害又以檻車載承送武昌主簿桓雄

書佐韓

階

人長沙

從事武延

人關中

毀服爲僮從承不離左右又殺雄王廙承教旨

殺承于道階延送承喪至都葬之而去

秋七月後趙拔泰山

初泰山太守徐龕以郡叛降石勒

龕與下邳內史劉馥同

新物及論功而置先之職起故叛劉馥

詔以羊鑿

字景明泰山人爲都督及徐州刺史蔡豹

等討之

王尋以鑿爲病之州里誣請必能制之鑿深辭才非

鑿至下邳不敢前

豹敗龕于檀邱

龕三書注在魯國下縣

石勒遣兵救龕龕疑而殺之

龕求救于勸

以兵救之伏部淫暴龕疑其變因請降朝廷不許敕鑿進兵鑿猶疑憚不進于是

詔除鑿名

龕以失舉乞討不許以豹代領其衆會石虎以兵擊龕龕送妻子



乞降于虎，虎許之。將擊豹，豹軍退，爲龕所敗。龕收豹逃，建康斬之。亦在三年。已而龕復以

郡來降。事在四年。及是，虎攻拔之，執龕，送襄國殺之。命王伏都等要子割而食之。

冬十月，後趙寇譙。祖約退屯壽春。祖逖既卒，後趙屢寇河南。及是，圍譙。

祖約不能禦，退屯壽春。後趙遂取陳留。後趙之拔壽春也。兖州刺史鄧粲遣屯合鹿，賊而後趙寇下。彭城、徐州刺史卞敦遣兵討之。

後石虎復陷青州，石虎取東莞、北海、石生攻河南，州刺史李矩、緱川太守郭鸞軍驍賊，乃附于趙。主權自將擊生，大敗。還長安，郭默南奔，建康李矩亦率衆南歸。卒于道。子是，是謂鸞，青徐兖之地皆入于後趙。下

敦，字仲仁，堂從兄，東莞晉郡。治舊今山東沂州府莒州是。

閏十一月，帝崩，司空導受遺詔輔政。太子紹卽位。是為明帝。帝以憂憤成疾

而崩，太子卽位。

後趙右長史張賓卒。賓謙虛敬慎，屏絕阿私，入則盡規，出則歸美。後趙

主勒倚重之。及是卒，勒哭之慟，曰：「天不欲成吾事邪？何奪吾右侯之早

也。」程暹代爲右長史，勒每與暹議有不合輒暹曰：右侯會我去，豈非隨于因流流涕獨日。

肅宗明皇帝

〔未〕太甯元年春二月葬建平陵。在江甯府上元縣。

史臣曰：元帝恭儉有餘，而明顯不足，故大業未復，而威靈內明。

夏四月，敦移屯姑孰。即今太平府當塗縣，晉時置城戍守，後漢爲縣，自領揚州牧，以王

導爲司徒。敦謀篡位，諷朝廷徵己。帝手詔徵之。敦移鎮姑孰，屯于湖。

隋廢故城在  
今當塗縣以導爲司徒，自領揚州牧。敦欲爲逆，王彬諫之甚苦，敦憂色，目左右，敦之  
彬正色曰：君昔與敦兄，今又殺弟，郭敦乃止。

六月，立皇后庾氏。軍諱榮，酒  
陳之女。以后兄亮爲中書監。

秋八月，敦表江西都督郗鑒爲尙書令。帝畏王敦之逼，以鑒爲外援，使

督揚州江西軍事，鎮合肥。敦忌之，表鑒爲尙書令，鑒還臺，遂與帝謀討

敦。

趙擊涼州，張茂降，封茂爲涼王。是爲  
趙涼趙主曜自隴上西擊涼州，茂力屈

乃遣使稱藩，曜拜茂太師，封涼王，加九錫。

冬十一月，敦以其兄含字  
弘督江西軍。敦欲彊其宗族，陵弱帝室，乃徙

兄含督揚州江西諸軍事。含先嘗  
州州從弟舒字  
明彬爲荆江刺史。舒子允之力  
總角授受其職

等每以白膠，敦常夜飲，允之辭辭，允與錢鳳謀爲逆，允之悉聞，其實事于臥處，大吐，衣面並汚，鳳出，敦  
黑照視見允之臥于吐中，不復顧之，會舒拜廷尉，允之求歸者，悉以其說白舒，舒與王導俱啓帝，遂爲之備

字  
深王允之。

〔甲〕二年。涼王張駿  
太元元年夏五月，趙涼王張茂卒，世子駿字  
公嗣。茂疾病，執駿

手泣曰：吾家世以孝友恭順著稱，晉室雖微，汝奉承之，不可失也。且下

令曰：吾官非王命，苟以集事，死之日，當以白紵入棺，勿以朝服斂。及卒，

趙以駿爲涼州牧涼王

六月加司徒導大都督揚州刺史督諸軍討敦敦復反至江甯帝親征破

之敦死衆潰其黨錢鳳沈充伏誅敦無子養兄含子應明字安爲嗣至是

疾甚矯詔拜爲武衛將軍以自副錢鳳曰敦有不諱他當以後事付應郭敦曰非常之事非常人所不能爲且應年少豈堪大事我死之後得兵節

朝保全門戶上計也軍遣武昌徵兵自守實不意中計也及晉尙存雲乘而下萬一能帝親任中

書令溫嶠敦惡之請爲左司馬嶠乃繆爲勤敬綜其府事時進密謀以

附其欲深結錢鳳爲之聲譽每日錢世儀精神滿腹嶠素有藻鑑之名

鳳甚悅會丹陽尹缺漢丹陽治宛陵三國吳移治建業晉初因之東晉于此建郡改曰丹陽宋齊陳梁皆置丹陽郡嶠言于敦曰京尹咽喉之地

公宜自選敦然之問誰可者嶠薦錢鳳鳳亦推嶠嶠僞辭敦不聽遂表

用之使胡朝廷嶠恐其去而鳳於後問之因教嶠則起行酒至鳳處未及飲嶠曰以手取樂

帝與亮畫計討之敦聞之大怒曰吾乃爲小物所欺與王導書曰太真

別來幾日作如此事當募人生致之自拔其舌帝加導大都督領揚州

刺史使嶠與將軍卞敦應詹鄒鑿分督諸軍鑿請召臨淮太守蘇峻子字

發哀亦不起

軍進督諸

與導書是

病中猶

方敢爲是  
以自託大  
義滅親之  
爲耳

漢古今以  
爲美談然  
易主福善  
禍淫惡吉  
避凶就吉  
精於易學  
何至居敦  
側而輕蹈  
危機顯其  
術數蓋兩  
夫之美

人高兼 兖州刺史劉遐等入衛。帝屯于中堂。胡三省注在東 導聞敦疾篤，帥子

弟爲之發哀。衆以爲敦信死，咸有奮志。于是尙書騰詔下敦府曰：敦輒

立兄息，以自承代，不由王命，頑凶相獎，志窺神器，天不長姦，敦以隕斃。

鳳復煽逆，今遣司徒導等討之。諸爲敦所授用者，一無所問。敦之將士

從敦彌年，違離室家，朕甚愍之。其單丁遣歸，終身不調。餘皆與假三年。

休訖還臺，當與宿衛同例。三番敦見詔甚怒，而病轉篤。將舉兵使郭瑛擊之，瑛

幾何瑛曰：明公起事，祇必不久。若佳武易，豈不可測哉。 使王含、錢鳳、鄧岳、陳郡 周撫、詣之 等

帥衆向京師。鳳問曰：事克之日，天子云何？敦曰：尙未南郊，何稱天子？便

盡卿兵勢耳。含水陸五萬，奄至江甯。今將營太 南岸。司徒導遣合書曰：大將軍已不

昔年依臣亂，明人懷不常，如尋之徒，心思外濟，今則不勝大將軍來屯于朝，漸失人心。臨終之日，受重安朝。

諱者耳者，皆知將爲祿代，非人臣之事也。等門戶大小受國恩厚，今日之事，明白，我輩爲六軍之首，當爲忠

臣，而死不爲無賴。 或以爲含、鳳衆力百倍，苑城。孫吳築營，置高者于此，亦 小而固。

宜及軍勢未成，大駕自出拒戰。郗鑒以爲非萬全計，不從。帝乘駿馬，殿行出

壯士遣將軍段秀、弟匹 等率千人渡水，掩其未備。平旦戰於越城。在今江

大破之。敦聞含敗，大怒曰：我兄老婢耳，門戶衰事去矣。我當力

王敦非病  
死如何導  
知惟委蛇  
亦聞耳且  
其間爲大  
教既爲僅  
逆惡黨猶  
于除名猶  
爲失寬而  
更欲貸所  
乎溫嶠之  
議特爲導  
周旋而督

行因作勢而起困乏復臥乃謂應曰我死汝便卽位先立朝廷百官然

後營葬敦尋死應祕不發喪帝使人說沈充許以爲司空充不奉詔遂

舉兵與含合劉遐蘇峻等帥精兵萬人至擊充鳳大破之尋陽太守周

光亦勛子帥千餘人赴敦求見應辭以疾已而光見其兄撫曰王公已死

兄何爲與錢鳳作賊衆皆愕然含等遂燒營夜遁明日帝還宮含奔荆

州王舒遣軍迎之舒時爲荆州刺史沈其父子于江周光斬鳳詣闕自贖充爲故

將吳儒所殺傳首建康敦黨悉平有司發敦瘞焚其衣冠跽而斬之與

充首同懸于南桁卽朱雀桁在江甯縣南桁與儀同列故高橋故亦曰朱雀橋在國之南故又曰南桁郗鑒曰前朝誅楊駿等

皆先極官刑後聽私殯臣以爲王誅加于上私義行于下宜聽敦家收

葬帝許之導等皆以討敦功受封賞有司奏王彬等當除名詔曰司徒

導以大義滅親猶將百世宥之況彬等皆其近親乎悉無所問有詔敦嗣

佐樂謂溫繩上疏曰敦剛愎不仁忍行殺戮爲其嗣者復懼危亡原其私心豈遠安處乎其受導之命自當正以典刑如其枉昭森萬世宜旃之寬貸導以爲先王立君臣之教實于伏節死義王敦佐東驅多逼過

然導不能止其誦謗謂不能就身道

通達之前則宜加義責帝卒從導議

〔乙〕三年春二月贈故譙王承戴淵周顛等官有差 詔故譙王承戴淵

周顛及甘卓虞望郭璞等贈官有差初周顛爲會稽內史故以札家號爲使沈充襲之札拒顛而死至是札故吏爲札設奠備書卞虛語

政不綱于  
是益無可  
爲已

以爲札開門延寇不當辭職王等以爲往年之事致姦逆未彰自臣等有議以上者所未嘗與札無異版摺  
其姦札俱以身許國等取果充臣謂宜與周祚同例部望司周祚死節周札延寇事異臣均何以勸沮如司  
徒諫則謂王問周祚等受貴何階職之有今三臣既奏而札宜註明矣等曰札與王問祚所見有異問  
昔人臣之節也聖曰朕之過謂聖曰久若以往年之舉義同禮文則先帝可爲商厲祚然幸川導議

### 立子衍爲皇太子

夏五月以陶侃都督荆湘等州軍事侃復鎮荊州士女相慶侃性聰敏

恭勤終日斂膝危坐軍府衆事檢攝無遺未嘗少閒常語人曰大禹聖

人乃惜寸陰至于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于時死無聞

子後邪諸參佐以談戲廢事者命取其酒器搏博糶抄通博局戲也博物志云老  
子入胡作戲文及爲古者爲博

之具悉投于江將吏則加鞭扑曰樗蒲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

先王之法言無益實用君子當正其威儀何有蓬頭跣足自謂宏達邪

佩管造船其水用竹頭侃昔令語而擊之人或不解後正會被讞始曉此事前論  
彈乃以水幣布地及輕溫役蜀又以所貯竹頭作丁錠結其線三繳說皆此邪也

秋閏七月帝崩司徒導中書令庾亮尚書令卞壺受遺詔輔政太子衍卽

位是爲  
成帝尊皇后爲皇太后臨朝稱制右衛將軍虞胤濟陽外黃人  
元敬皇后弟左衛將

軍南頓王宗字延駒汝南  
王亮之子俱爲帝所親任典禁兵直殿內多聚勇士以爲

羽翼王導庾亮頗以爲言帝待之愈厚宮門管鑰皆委之帝寢疾亮夜

有所表從宗求鑰宗不與叱亮使曰此汝家門戶邪亮益忿之及帝疾

篤羣臣無得進者亮疑宗胤有異謀排闥入見請黜之帝不納引太宰

西陽王羨司徒導及尚書令卞壺將軍郗鑒庾亮陸暕字士光吳郡人丹陽尹溫

嶠並受遺詔輔太子更以亮爲中書令而崩太子卽位生五年矣羣臣

進壺導疾不至壺正色于朝曰王公非社稷臣大行在殯嗣皇未立豈

人臣辭疾時邪導聞之與疾而至太后臨朝以導錄尚書事與亮壺參

輔朝政然大要皆決于亮尙書召壺爲郎中正與怡爲廷尉評議之子怡之子各稱

王者謂民而君臣之道順矣或疑壺爲郎中正與怡爲廷尉評議之子怡之子各稱

葬武平陵

謂明矣使歷年久而復能以仁武濟之智許其庶幾子

冬十一月癸巳朔日食

十二月段遼弒其君牙而自立段氏自務勿塵以來日益彊盛其地西

接漁陽東至遼水所統胡晉三萬餘戶控弦四五萬騎末杯卒弟牙代

立至是就陸眷之孫遼攻牙殺而代之

代王賀傳卒其弟紇那魏立

顯宗成皇帝

〔丙〕咸和元年夏六月以郗鑒爲徐州刺史 司徒導稱疾不朝而私送

鑒卞壺奏導虧法從私無大臣之節請免官雖事寢不行舉朝憚之壺

儉素廉潔裁斷切直當官幹實性不苟同時好故爲諸名士所少阮孚

字述孫謂曰卿常無閒泰如含瓦石不亦勞乎壺曰諸君子以道德恢弘

風流相尙執鄙吝者非壺而誰時貴游子弟多慕王澄謝鯤爲放達壺

厲色于朝曰悖禮傷教罪莫大焉中朝傾覆實由于此欲奏劾之導及

庾亮不聽乃止

秋八月以溫嶠都督江州軍事王舒爲會稽內史 初王導以寬和得衆

及庾亮用事任法裁物頗失人心祖約自以名輩不後郗卞而不預顧

命遺詔褒進大臣又不及約與陶侃二人皆疑亮刪之歷陽內史蘇峻

有功于國峻前車兵擊破沈充魏鳳等威望漸著卒銳器精有輕朝廷之志招納亡命衆

力日多皆仰食縣官稍不如意輒肆忿言亮既疑峻約又畏陶侃之得

衆乃以嶠鎮武昌舒守會稽以廣聲援又修石頭以備之丹陽尹阮孚謂所

謂主幼時期庾亮年少信未學以晉觀之亂將作矣遂求出爲廣州刺史

冬十月殺南頓王宗降封西陽王蒙爲弋陽縣王 宗自以失職怨望又

知亂將作而求外則爲身計則得矣其如國計何然此等放達名高之徒難在內亦何濟于事

御此歷通監軍覽 卷二十一 晉書卷二十一



虞亮固非  
濟變之才  
然峻異志  
已明正賈  
充所謂召  
則反遠而  
則小不召  
則反遲而

素與蘇峻善。庾亮欲誅之。宗亦欲廢執政。中丞鍾雅字季門。涪川人。劾宗謀反。亮

收殺之。降封其兄羨爲弋陽縣王。宗宗室近屬。羨先帝保傅。亮一旦翦

黜。由是愈失衆心。宗之死也。帝不之知。久之。問亮曰。常日白頭公何在。

亮對以謀反伏誅。帝泣曰。舅言人作賊。便殺之。人言舅作賊。當如何。亮

懼變色。

十一月。後趙攻壽春。歷陽內史蘇峻擊走之。石聰攻壽春。祖約屢表請

救。朝廷不爲出兵。聰遂進寇阜陵。注見前。建康大震。蘇峻遣其將韓晃擊

走之。朝議欲作涂塘。涂塘。猶曰。鑿。今江甯府六合縣。有塗河。上自蘇州流入。下至五步。入大江。三國吳于此築塘。曰。塗塘。以海北道。以遏胡寇。

約曰。是棄我也。益懷憤志。

十二月。後趙始定九流。立孝秀試經之制。

〔訂〕二年夏五月甲申朔日食。

冬。徵蘇峻爲大司農。峻與祖約舉兵反。庾亮以蘇峻在歷陽。終爲禍亂。

欲下詔徵之。司徒導曰。峻必不奉詔。不若且包容之。亮曰。今縱不順命。

爲禍猶淺。若復經年。不可復制。猶七國之于漢也。卞壺曰。峻擁彊兵。逼

近京邑。一旦有變。易爲蹉跌。宜深思之。溫嶠亦以書止亮。亮皆不聽。峻

禍大也若  
以導等爲  
老成持重  
是養癰忍  
始因自亮  
取敗織復  
不能身奔  
徒食其主  
寡孤注喪  
于誤國之  
罪夫復何

聞之遣司馬詣亮辭亮不許徵爲大司農以其弟逸代領部曲峻上表

辭復不許峻遂不應命溫嶠卽欲帥衆下衛建康三吳亦欲起義兵亮

報嶠書曰吾憂西陲謂州過于歷陽足下無過雷池即大雷水在安陸府望江縣南實字號大雷水至望

江蘇嶺南爲雷池之雷池又東入江謂之大雷口一步也亮復遣使諭峻峻曰臺下云我欲反豈得活

邪我甯山頭望廷尉不能廷尉望山頭峻知祖約亦怨朝廷乃請其討

亮約大喜譙國內史桓宣曰使君助國討峻則威名自舉今乃與俱反

安得久乎約不從宣絕之約遣兄子沛渙培許柳以兵會峻

十二月峻襲陷姑孰詔庾亮督諸軍討之宣城內史桓彝起兵赴難尙

書左丞孔坦司徒司馬司徒陶回言于司徒導請及峻未至急斷

阜陵注見前守江西當利浦名在江諸口導然之庾亮不從至是峻使其將

韓晃等襲陷姑孰亮方悔之京師戒嚴假亮節都督征討諸軍使左將

軍司馬流將兵據慈湖在太平府以拒之宣城晉郡今江南內史桓彝欲起

兵赴朝廷長史裨惠謂郡兵寡弱山民易擾宜且案甲以待之彝厲色

曰見無禮于君者若鷹鷂之逐鳥雀今社稷危逼義無宴安遂進屯蕪

湖韓晃擊破之因攻宣城彝退保廣德吳郡今江南徐州刺史郝鑿欲帥

所領赴難詔以北寇不許

〔子〕三年後趙太和元年春正月溫嶠以兵赴難至尋陽晉郡治柴桑今江西九江府是漢尋陽在黃州注詳前尚書

令成陽公卞壺督軍討峻戰敗死之庾亮奔尋陽峻兵犯闕溫嶠欲救

建康軍于尋陽韓晃襲司馬流于慈湖流敗死峻濟自橫江臺兵屢敗

嶠謂庾亮曰峻知石頭有重戍必向小丹陽而進步乘宜伏兵邀之可一戰擒也亮不能峻果如詔百而夜逃失道無復部分亮始悔之朝士多道家人入東道峻左衛將軍劉超當遣妻入居宮內詔

以卞壺都督大桁卽朱雀航以秦淮名東諸軍及峻戰于西陵在江甯大敗峻

攻青溪柵在今上元縣東北甯字記漢元武關水南入秦淮壺又拒擊之峻因風縱火燒臺省諸營皆

盡壺背癰新愈瘡猶未合力疾戰死二子眇肝亦赴敵死其母撫尸哭

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夫何恨乎丹陽尹羊曼黃門侍郎周導廬江太

守陶瞻侃之子力戰死亮及郭默趙允俱奔尋陽亮將行顧謂侍中韓維曰後事深以相委雅曰極折檢崩顯之苦也

峻兵入臺城御苑城注見前司徒導謂侍中褚爽色治切字爽曰至尊當御正殿

即入閣抱帝登太極前殿導及光祿大夫陸晔荀崧尚書張闓共登御

牀衛帝劉超鍾雅及翼侍立左右太常孔愉朝服守宗廟峻兵既入叱

翼令下翼呵之曰蘇冠軍來觀至尊軍人豈得侵逼峻兵不敢上殿突

入後宮宮人皆見掠奪府藏一空或謂翼曰君性亮直必不容于峻豈早爲計乎曰國亂不能固窮危不能濟者聖德以奉免何以爲臣

衛正色  
阿止械兵  
即不敢上  
殿宮門荷  
殿禁衛何

致任其掠奪縱橫且峻素重導導應示以大義直斥其罪乃坐視在悻甚至聽其除拜恬不爲怪可道乎

侃因庾亮私憾不急國難賴有溫嶠苦成共濟幸侃辭節之大厥臣

峻以王導有德望猶使以本官居己之右以祖約爲太尉峻自錄尙書事弋陽王羨詣峻稱述功德峻復以爲太宰西陽王

溫嶠聞建康不守賊逼人有欲之者感哭相對與亮

王導得宜太后詔以嶠爲都督將軍而府儀同三司嶠曰今日當以誠誠爲公未

有功而先拜官例以示天下遂不受嶠素重亮亮雖有賊嶠愈推奉分兵討之

三月皇太后庾氏以憂崩峻南屯于湖葬明穆皇后

夏五月溫嶠以陶侃入討峻峻遷帝于石頭郗鑒王舒來赴難溫嶠將

討峻與庾亮互相推爲盟主嶠從弟充曰陶征西位重兵彊宜共推之

嶠乃遣督護王愨期詣荊州邀侃同赴國難侃猶以不預顧命爲恨嶠

屢說之乃遣督護龔登帥兵詣嶠嶠有衆七千于是列上尙書陳峻約

罪狀移告征鎮灑泣登舟侃復追登還嶠遺書曰近已移檄遠近言于

盟府惟須仁公軍至便齊進耳今乃反追軍還或者遂謂仁公緩于討

賊此聲難追願深察之愨期亦謂侃曰峻豺狼也如得遂志公甯有容

足之地乎侃感悟乃戎服登舟兼道而進郗鑒在廣陵得詔書卽流涕

誓衆入赴國難

登遣將軍夏侯長等同行嶠曰或聞賊欲挾天子東入會稽當先立營於屯據要害既助其逃又斷賊糧運然猶恐野蠻擊以存賊賊不叛野無所掠必自

侃至尋陽議者謂侃欲誅亮以謝天下亮甚懼用嶠計詣侃拜

以爲

謝乃稱然曰君後修石頭以擬老子今日反見求到遂同趣建康戎卒四萬峻聞之自

姑孰還遷帝于石頭司徒導固爭不從帝又沈升車時大雨泥濘帝舒繡履步侍左右

為帝宮日肆飢賈起雜與荷器輩丁澤等不能帝側時機將夜問請起一無所愛為總朝夕臣當導密

令張闔以太后詔諭三吳使起義兵會稽內史王舒使庾冰字季堅將兵

一萬西渡浙江于是吳興太守虞潭字思典吳國內史蔡謨字道明義興太

守顧衆字長始吳郡人等皆應之峻遣其將管商等拒之嶠以南兵習水峻兵

便步令將士有上岸者死會峻送米萬斛饋祖約毛寶字顯真為嶠前鋒

告其衆曰兵法軍令有所不從今視賊可擊乃不上岸擊之邪率衆襲

取之約由是饑乏嶠表寶為廬江太守侃表舒潭監浙東西軍事都鑿

都督揚州八郡軍事鑿遂帥衆渡江與侃等會舟師直指石頭峻望之

有懼色侃部將李根請築白石壘在上元縣西北水名白石侃使庾亮守之

峻攻之不克舒等數戰不利侃乃令鑿退據京口立大業里名在松江曲

阿注見前慶亭在常州府武進縣西三國吳志孫權射虎于慶亭即此三壘以分峻兵勢祖約遣祖渙桓撫

襲溢口溢水入江之流在江浦九毛寶中流矢貫髀徹鞍寶使人蹋鞍拔箭血

流滿髀還擊破走之

爾時若無  
溫嶠陶侃  
必西歸忠  
臣當如是  
乎則平日  
所為恭勤  
幹事概不  
足稱矣

六月峻分兵陷宣城內史桓彝死之。桓彝聞京城不守，進屯涇縣。注見前

裨惠勸彝與峻通使，以舒交至之禍。彝曰：吾受國恩，義在致死，焉能忍

恥與逆臣通問，如其不濟，此則命也。彝遣將軍俞縱宣城人守蘭石。地名在宣城府

強韓晃攻之，將敗。左右勸退軍，縱曰：吾受桓侯恩厚，當以死報。吾之

不可負桓侯，猶桓侯之不可負國也。力戰而死。晃遂進軍，至是城陷，執

彝殺之。

秋九月，陶侃、溫嶠討峻于石頭。峻伏誅，峻弟逸領其衆。西軍與峻相持，

久不決。溫嶠軍食盡，貸于陶侃。侃怒，欲西歸。嶠曰：師克在和，古之善教

也。峻約小豎，凶逆滔天，何憂不滅。奈何舍垂立之功，設進退之計乎。且

天子幽偏，社稷危殆，乃臣子肝腦塗地之日。今之事勢，我無旋踵，譬如

騎虎，安可中下哉。公若違衆獨返，人心必沮。義旗將迴，指于公矣。毛寶

及竟陵太守李陽亦皆說侃。侃乃分米五萬石以餉嶠軍，寶燒峻句容

積聚。峻軍乏食，侃遂不去。韓晃急攻大業壘，侃

將救之。長史殷羨字洪範，陳郡長平人曰：吾兵不習步戰，不如急攻石頭。則大業自

解。侃從之。督水軍向石頭，亮嶠帥步兵萬人從白石南上。峻逆戰，乘醉

勦當兵敗  
國愛人情  
風鶴之時  
而能竭力  
料議轉排  
浮功其雄  
爲有過  
路者設從  
人等議  
唯必乘勝  
席捲區區  
襄國直燧  
毛壓卵而  
已卽此足  
爲佳苟  
安者之戒

突陳不得入將回馬躡侃部將斬之三軍皆稱萬歲餘衆大潰峻司馬任讓等共立峻弟逸爲主閉城自守嶠乃立行臺布告遠近凡故吏二千石以下皆令赴臺于是至者雲集

冬十二月後趙主勒大破趙兵于洛陽獲趙主曜以歸殺之先是後趙

石虎攻趙蒲阪趙主曜擊破之遂攻石生于金墉襄國大震至是勒欲

自將救洛陽程遐等固諫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

謂臣下曰衛人之情若前曜據

百日不克師老卒疲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

據也若洛陽不守曜席捲而來吾事去矣

乃使內外戒嚴命石堪等會滎陽石虎進

據石門

在開封府河陰縣西北水經注漢靈帝于故城西北築石爲門以通洛陽口謂之石門

無守兵大喜卷甲銜枚詭道兼行出于鞏營

見前

之間曜專與嬖臣飲

博不撫士卒左右或諫曜以爲妖言斬之俄聞勒自來色變使釋金墉

之圍陳于洛西衆十餘萬南北十餘里勒望見曰可以賀我矣帥步騎

四萬入洛陽城虎引步卒攻趙中軍堪以精騎擊其前鋒大戰于西陽

門勒躬擐甲胄出圍闔門夾擊之曜素嗜酒至是將戰飲數斗至西陽

門揮陳就平地堪因而乘之趙兵大潰曜昏醉墜馬爲堪所執勒乃下

令班師曜至襄國勒嚴兵圍守使曜與其太子熙書諭令速降曜但敕

熙與諸大臣匡維社稷勿以吾易意勒乃殺之

〔五〕

四年

是歲趙亡大國一後趙  
小國二成漢凡三併即

春正月冠軍將軍趙盾拔厯陽約奔後趙

先

是後趙攻壽春約衆潰奔厯陽至是厯陽爲盾所拔約率其左右奔後

趙明年後趙主勒誅約夷其族

初趙趙有胡奴曰王安甚受之在趙時謂曰石勒是汝種  
類即愛遣之安往趙爲左後將軍及約俱安歎曰豈可使

亂士舉無後乎乃往與趙取趙  
子道重勝之及石氏亡復歸江東

趙太子熙奔上邽後趙取長安

熙與南陽王盾奔上邽關中大亂蔣英

擁衆數十萬據長安遣使降于後趙石生率衆赴之

二月諸軍討逸誅之及西陽王蒙

初蘇逸使任讓將兵入宮收右衛將

軍劉超侍中鍾雅帝抱持悲泣曰還我侍中右衛讓奪而殺之至是諸

軍攻石頭建威長史滕含

南陽西郡  
人蒙之孫

大破其兵獲蘇逸韓晃斬之含部將

曹據抱帝奔溫嶠船羣臣見帝頓首號泣請罪殺西陽王蒙陶侃與任

讓有舊爲請其死帝曰是殺吾侍中右衛者不可赦也乃殺之司徒導

入石頭令取故節侃笑曰蘇武節似不如是導有慙色

以褚裒爲丹陽尹

時宮闕灰燼嶠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導

曰孫仲謀劉玄德俱言建康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必以豐儉移都苟



務本節用。何憂凋敝。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于蠻越。懼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由是不復徙都。而以翼爲丹陽尹。翼收集散亡。京邑遂安。

三月。以陶侃爲太尉。郗鑒爲司空。溫嶠爲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庾亮爲豫州刺史。論平蘇峻功。侃鑒嶠以下封拜有差。諡卞壺曰忠貞。其二子。眇。盱。及桓彝。劉超。鍾雅。羊曼。陶瞻。皆加贈諡。侃以江陵偏遠。移鎮巴陵。朝議欲留嶠輔政。嶠以導先帝所任。固辭。又以京邑荒殘。留資蓄具。器用。而後還。落。庾亮泥首謝罪。欲闔門投竄。山海。帝手詔慰諭曰。此社稷之難。非舅之責也。亮乃求外鎮自效。遂以爲豫州刺史。出鎮蕪湖。之說

討峻也。嶠州刺史下數城。兵不赴。又不給軍糧。反與諸賊軍。故付廷。因前從。明以喪亂之後。宜加寬宥。乃以執爲廣州刺史。執憂愧而卒。

夏四月。驃騎將軍始安公溫嶠卒。

武忠

嶠卒。以嶠軍司劉胤爲江州刺

史。陶侃。郗鑒。皆言胤非方伯才。王導不從。胤矜豪縱酒。不恤政事。將軍郭默襲殺之。誣以大逆。傳首京師。陶侃聞江州亂。卽日舉兵討默。默將縛默以降。斬之。

秋八月。後趙石虎攻拔上邽。殺趙太子熙。遂取秦隴。趙南陽王胤。帥衆

數萬。自上郡趣長安。石生拒守。虎救之。大破趙兵。乘勝追擊。上郡潰。虎執熙及盾等以下三千餘人。皆殺之。于是蒲洪、姚弋仲俱降于虎。秦隴

悉平。

前趙白劉曜稱王。曜亡。凡五主。合二十一年。是後。後趙止。概也。

代王紇那出奔宇文部。翳槐

魏以

立。

翳槐，鬱律之子也。

立。其弟什翼健。其利。

〔庚〕五年。

道建平元年。

春二月，趙王勒稱趙天王，以石虎爲太尉，封中山王。趙

趙

羣臣勸勒卽皇帝位。勒乃稱大趙天王，行皇帝事。立妃劉氏爲皇后。世

子弘

字大

爲太子。子宏爲大單于。中山公虎爲太尉，進爵爲王。

虎曰善。子弘曰善。

身當矢石。二十餘年。以成大趙之業。大單于當以授我。乃與黃助時兒。念之令人氣奪。不能寢食。符主上。交其後。不足復留種也。中書令徐光以虎雄暴多詐。勸漸奪其權。程遐亦以爲言。斯心然之。而未始從。

秋九月，趙王勒稱皇帝。

時趙將郭敬陷襄陽，遷其民于河北。城樊城

見注

以戍之。

〔辛〕

六年春三月壬戌朔，日食。

夏，趙舉賢良方正，起明堂，辟雍，靈臺。

〔壬〕

七年春正月，趙大饗羣臣。

趙主勒謂徐光曰：朕可方自古何等主。

對曰：陛下神武謀略，過于漢高。勒笑曰：人豈不自知。卿言太過。朕若遇

高祖，當北面事之。與韓彭比肩。若遇光武，當並驅中原。未知鹿死誰手。

大丈夫行事宜礪礪落落如日月皎然終不效曹孟德司馬仲達欺人

孤兒寡婦狐媚以取天下也。勸學不學好使諸生讀書而聽之其意謂古今得失聞者後說乃曰雖有此耳。

秋太尉陶侃遣南中郎將桓宣攻拔襄陽遂留鎮之。趙郭敬南掠江西。

陶侃遣桓宣乘虛攻樊城悉俘其衆敬旋救樊宣與戰破之敬遁去遂

拔襄陽侃使宣鎮之。宜招撫初用固刑時或成勸諫農桑或鼓勸夫子躬軒親帥其芸穡在襄陽十餘年再攻之宜以寡弱拒守趙不能時人以爲亞于趙趙則

動。

〔已〕八年春趙遣使來修好詔焚其幣。

夏五月遼東公慕容廆卒世子皝嗣。皝初嗣位用法嚴峻國人不安。

先是皝庶兄翰字元母弟仁皆有勇略有寵于廆皝忌之至是翰與其子出奔段氏仁據平郭。漢縣晉書載城存在今奉天府蓋平縣

以叛盡有遼東之地後皝攻克遼東襲仁殺之。房海冰無冰自仁叛後咸合者三就乃從昌黎東臨

奔宇文氏久之逃還。宇文逸豆歸名馬擲其二子逃歸其大育厚遇之亦在咸康六年

秋七月趙主勒卒太子弘立。趙主勒寢疾中山王虎入侍矯詔羣臣親

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

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

戚皆不得入時秦王宏彭城王堪將兵在外皆召使還勒疾小瘳見宏

有治績然  
心可稱純  
於燕不純  
亂見之正  
謂城中所  
錚者耳

驚曰吾使王處藩鎮正備今日有召王者邪當按誅之虎懼曰秦王思

慕暫還耳今遣之仍留不遣至是勒疾篤遺命曰大雅兄弟宜善相保

司馬氏汝曹之前車也中山王宜深思周霍勿爲將來口實遂卒

虎封太子使便

意程惠徐光下詔封其子讓使將兵入宿衛弘大等請位于虎虎曰若不堪重任天下自有大義何足難  
除也乃即位弘毅還光夜以勒喪禮禮山谷乃備儀衛處葬于高平陵石勒寄在順德府刑臺縣之西兩

〔甲午〕九年趙主石弘春二月以張駿爲征西大將軍先是趙拜駿涼州牧

駿恥爲之臣不受會趙破休屠王羌羌部駿懼乃稱臣入貢已而駿遣

從事張漚假道于成來上表或人欲留漚謂曰船體豐大天勢可且遣下吏先往氣演漚曰

吏所能傳疑火山湯海將赴之豈寒暑之足論哉至是詔以駿爲征西大將軍駿遣

使報謝自是每歲使者不絕

夏六月太尉長沙公陶侃卒侃侃晚年深以滿盈自懼不預朝權屢

欲告老歸國佐吏等苦留之至是疾篤上表遜位以後事付司馬王愨

期輿車就船將歸長沙顧謂愨期曰老子婆婆及早歸去也正坐諸君未

幾卒侃在軍四十一年明毅善斷察機密人不能欺自南陵迄于白帝數千里中殆不拾遺尚書每歲

恆得法外意南陵管成縣置縣所以後爲縣今屬  
雷國府其故城在今縣西北謝安字安石能從子

成主雄卒太子班字世立

皮裏春秋  
四時之氣  
亦備爲何  
等語清談  
可笑可鄙  
若此

以庾亮都督江荆等州軍事。亮鎮武昌，辟殷浩字深源爲記室參軍。浩與

稽裒字季野，琅琊人、杜乂字弘理，琅琊人皆以識度清遠，善談老易，擅名江東。而浩尤爲風

流所宗。桓彝嘗謂裒曰：字野有皮裏春秋，百其外無戚否而。內有寒也。則安曰：裒不官而四時之氣亦備矣。

冬十月，成李越弒其主班，而立其弟期。字世孫，第四子。初，成主雄立兄蕩之子

班爲太子，羣臣皆諫。雄曰：吾兄先帝之嫡統，有奇才大功，事垂克而早

世，朕常悼之。且班仁孝好學，必能負荷先烈，遂立之。及雄病瘡，諸子皆

惡而遠之。惟班晝夜侍側。雄卒，班卽位。雄子越先屯江陽，奔喪歸成都，

與其弟期弒班于殯宮，奉期而立之。期以越爲相。

十一月，趙石虎弒其主弘，自立爲居攝天王。先是石虎自爲丞相，弒太

后劉氏，石生石朗起兵討之，皆被殺。至是，趙主弘自齋璽，綬詣虎請禪。

虎曰：帝王大業，天下自當有議，何爲自論邪？尙書請依禪讓故事。虎曰：

便當廢之，何禪讓也？遂廢而弒之，自稱居攝天王。魏也。神龍庚辰，不詳。家官乃正色謂虎曰：弒仲當謂大王合世。

玉地奈何把臂受託而反奪之邪。虎心雖不平，然察其誠實，亦不之罪。

〔乙〕咸康元年，趙石虎建武元年，成李期玉恆元年。春三月，幸司徒導府。時帝委政于導，導辟

干濛字仲穎，太原人、王述字懷祖，華之子爲掾屬。濛與沛國劉惔字道真，相人友善，當時稱風流

者以悛濛爲首

悛不修小廉而以清約見稱悛嘗謂濛性至愚而自誇有節濛曰君知我時我自知悛性沈靜年三十尙未知名人謂之悛等以門第諱之既見唯問江東米價送張曰

不答每曰王操不礙每發言一坐莫不變美濛正色曰人非禽鳥何得每事盡善每改容謝之

秋九月趙遷都鄴

初趙主勒以天竺僧佛圖澄豫言成敗數有奇驗甚

敬信之及虎遷鄴奉澄尤謹于是國人化之相競事佛澄之所在無敢

向其方面涕唾者

冬十月乙未朔日食

代王紇那復入翳槐奔趙

已趙納翳槐于代紇那奔燕

張駿遣使上疏請北伐駿勤修庶政總御文武咸得其用民富兵彊西

域諸國皆詣姑臧朝貢駿有兼秦雍之志遣使上疏以爲勒雄已死虎

期繼逆元老消落後生不識慕戀之心日遠日忘乞敕司空鑿征西亮

等汎舟江河首尾齊舉

〔丙〕二年春正月彗星見奎婁

四方皆十六星天武庫蔽三星爲天驕

二月立皇后杜氏

顯女

趙作太武殿東西宮趙作太武殿于襄國作東西宮于鄴

皆鑿以文石以漢漢黃金成銀樓

歷玉擊窮極工巧通土民之女以實之服除玉被時嚴者高給人改宮人占屋焉

處步射以女騎千人爲直衛者紫綸巾然綉羽扇鳴鼓吹返宮以自隨 于是境內大旱

金一斤直粟二斗百姓嗷然而虎用兵不息百役並興徙洛陽鐘虜九

龍翁仲銅駝飛廉皆魏明帝時物于鄴又于鄴南投石于河以作飛橋功費數千

萬億竟不成旗而虎復作嚴殿四十餘所于鄴又營長安洛陽二宮役者四十餘萬人後又造

〔西〕三年是歲前燕始建國號大國一趙小國二燕三魏新小國一燕凡四國春正月趙王虎稱趙天王 虎依殷周

之制稱大趙天王即位于南郊大赦先是左校今成公設作題樓于紅東高十餘丈上登

上尊號遊歷池澤下登死者二十餘人虎惡之讓斬成公殿

立太學 國子祭酒袁瓌字山貞西夏人等以江左寢安請興學校帝從之立太學

徵集生徒而士大夫習尚老莊儒術終不振

慕容皝稱燕王皝為初慕容皝既立詔以為鎮軍大將軍遼東公至是

鎮軍長史封奕等勸皝稱王從之皝以奕為國相

〔成〕四年是歲成改號漢中號漢興元年代昭成帝什翼犍建國元春趙王虎燕王皝合兵

攻段氏破之虎拔令支漢縣晉段氏都此故城在今直隸永平府通安縣悉取其地 先是燕王皝欲伐

段氏遣使稱藩于趙乞師會討趙王虎大悅與定師期至是虎使桃豹

等將舟師十萬出漂渝一作津在今天津府天津縣北水經流支雄等帥步騎七

萬為前鋒燕王皝引兵攻掠令支以北段遼弟蘭悉眾追之皝設伏邀

擊大破蘭兵掠五千戶而歸

虎進屯金臺

亦曰黃金臺燕昭王築支雄長

驅入薊降四十餘城遼聞蘭敗遂棄令支奔密雲山

水經注薊水南流帶薊城東南密雲成國胡三省曰城

成帝紀遼平四郡山蓋在後平四郡平四郡俱見前

虎徙其民二萬餘戶于司雍兗豫四州

夏四月成李壽字武多弑其主期而自立改國號漢

成主期驕虐日甚多

所誅殺大臣多不自安尤忌漢王壽威名使出屯涪壽懼不免遂襲成

都壽世子勢爲翊軍校尉開門納之廢期爲縣公幽之期縊而卒壽遂

稱帝改國號曰漢

五月趙王虎擊燕不克燕慕容恪字元恭追擊大敗之

燕王皝之破段

蘭也不待趙師之至遂還于是趙王虎以燕不會攻而自尊其利

謂段

伐之下三十餘城遂進攻棘城

注見

皝欲出亡帳下將慕輿

謂爲氏根

諫曰趙彊我弱大王一舉足則趙之氣勢遂成今固守堅城其勢自倍

事之不濟不失于走奈何望風委去爲必亡之理乎皝乃止然猶懼形

于色元菟太守劉佩

河間人

曰事之安危繫於一人大王當自強以厲將

士事急矣臣請出擊之縱無大捷足以安衆乃將死士數百騎出衝趙

兵大捷而還于是士氣百倍根等力戰十餘晝夜趙兵不能克而退皝



遺其子恪帥二千騎追之趙兵大敗斬獲三萬餘級悉復所失城虎益

造船運穀謀再擊燕是冬段逆白雲雲遣使求迎于道已中與後遣使于燕趙王虎遣麻秋率車

大敗秋兵遂得其衆遂以遼東物種之入劉也北平相劉裕保燕山以自固既而降裕及趙逆遂裕軍司

馬兵敗被執秋衆聞裕名釋其囚以爲郡中令裕遂以上賓之禮久之遂謀害秋裕之

平無終人燕

山注見前

以司徒導爲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郗鑒爲太尉庾亮爲司空六月更以

導爲丞相罷司徒官導性寬厚委任諸將趙盾賈甯等多不奉法大臣

患之亮與鑒牋曰人主春秋既盛不稽首歸政甫居師傅之尊多養無

賴之士公與下官並荷託付大奸不掃何以見先帝于地下乎欲共起

兵廢導鑒不聽或勸導密爲之備導曰吾與元規休戚是同如君言吾

肯爲凡人事邪此必佞邪之徒欲間內外耳亮乃止是時亮與弟欽而遂執朝

龍平晉西風起舉

自載曰元規惡活人

冬十月光祿勳顏含字弘都瑛致仕含以老遜位時論者以王導帝之師

傅百僚宜爲降禮太常馮懷以問含含曰王公雖貴重禮無偏敬降禮

之言以是諸君事宜鄙人老矣不識時務既而告人曰吾聞伐國不問

爾時相尙  
清談都無  
實行惟願  
言內外如  
一卓自樹  
立勝於時  
豈遠矣

仁人向馮祖思問佞于我，我豈有邪德乎？致仕二十餘年而卒。

初郭璞謫

之察名曰，年在天，夜在人，修己而天不與，亦命也。守道而人不知，性也。自有性命，無勞而命。

代王翳槐卒，弟什翼健立。

翳槐弟什翼健質于趙，翳槐病，命諸大人立

之。翳槐卒，諸大人以什翼健在遠，來未可必，謀立次弟孤。孤不可，自詣

鄴迎什翼健，請身留爲質。趙王虎義而俱遣之。什翼健卽位，分國之半

以與孤。代自猗盧卒後，國多內難，部落離散。什翼健雄勇有智略，能修

復舊業，始置百官，分掌衆務，號令明白，政事清簡，百姓安之。于是東自

濊貉，西及破落那。

唐書四城傳，留遊者，水被汗那，或曰，額汗，元魏時，南距陰山，北盡破落那，去長安八千里，居西，羅城在俱味河之北。

南距陰山，北盡

沙漠，率皆歸服，有衆數十萬人。

什翼健求諸于燕，燕王以其妹妻之。

〔紀〕五年春三月，庾亮表請伐趙，詔諭止之。

亮欲開復中原，表以桓宣

鎮襄陽，弟懌

字叔

鎮魏興。

注見

翼

字種

鎮江陵，毛寶、樊峻、成郝城。

在今湖北荊州府黃

關縣，戰國時，楚遷郢都入于此，故名。

上疏欲帥大衆十萬，移鎮石城。

今湖北安陸府治，是，水經注，沔水，石城，西城，固山，爲固，贊，步，備，羊，祐，立，元，康

九年，晉克復，郡治此，考石城，謂三五注，表明，也，贊，詳，以，爲，信，州，之，石，城，山，說。

遣諸軍羅布江河，爲伐趙之規。帝下其議。

丞相導請許之。太尉鑒議，以爲費用未備，不可大舉。太常蔡謨議曰：時

有否泰，道有屈伸，苟不計彊弱而輕動，則亡不終日，何功之有？爲今之

導應相以  
來從無一  
語及恢復  
今忽謂許  
亮北伐原  
真以中蓋  
爲念哉  
外以和衷  
示亮實則  
明知亮不  
能成功以  
欲藉是以  
傾之耳此  
正與仇殺  
周同不可  
不計不可  
不知

計莫若養威以俟時朝議多與謨同乃詔亮不聽移鎮

死江夏夷騎  
皆降于趙

秋七月丞相始興公王導卒以何充爲護軍將軍庾冰爲中書監揚

州刺史參錄尚書事導簡素寡欲善因事就功輔相三世倉無

儲穀衣不重帛初導與庾亮共薦丹陽尹何充于帝及導卒徵庾亮爲

丞相亮固辭遂以充及亮弟冰參錄尚書事冰經綸時務不舍晝夜賓

禮朝賢升擢後進朝野翕然稱爲賢相融補政每從寬恕至冰頓任臧則并問尹放  
融諱之冰曰前相之賢猶不極其任况如善者

載嚴  
疾之弟

八月太尉南昌公郗鑒卒以蔡謨都督徐兗軍事鑒疾篤上疏曰

臣所統率多北人人思歸本臣宣國恩量與田宅漸得少安聞臣疾篤

衆情駭動太常臣謨平簡貞正素望所歸可爲徐州鑒卒卽以謨代之

子庚六年春正月司空庾亮卒以何充爲中書令庾翼都督江荆等

州軍事時人疑翼年少不能繼其兄翼悉心爲治戎政嚴明數年之間

公私充實

二月有星孛于太微

既爲處士  
復仇宜也  
而樛語誘  
人爲逆以  
報己恨失  
更道矣

三月代始徙都雲中

魏書昭成帝紀三年徙都于雲中之盛樂宮水經注白渠水西臨盛樂宮中宮南考白渠水即今歸化城之黑河雲中宮蓋即雲中之盛樂宮也

秋漢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趙人報之趙王虎遣漢主壽書欲連兵入

寇中分江南壽大喜集士卒爲舟師大閱于成都遣使如趙致書署曰

趙王石君虎不悅中書監王波曰壽既僭大號而以制詔與之彼必翻

返不若復爲書與之會挹婁國注見前獻楛矢石弩于趙波因請以遺之

曰使其知我能服遠也虎從之遣漢亡將李閔歸報閔至成都壽下詔

曰羯使來庭貢其楛矢虎聞之怒黜波以白衣領職初蜀處士張壯收父叔皆爲李特所害志在復讐而

力弱不能及特孫朋立與李特有誼壯欲假壽以報因獻壽取成都稱天子管三熱之由是說朋欲官壯壯誓不仕而壽勸壽事管至是壽遣使于趙壯齊曰與其與胡道孰老與管通管不從壯乃詐稱耳聾辭歸終身不至成都

壯字子璋巴西人

冬趙大發兵以伐燕燕人襲之入趙高陽漢縣今關中趙師還趙王虎合兵

五十萬具船萬艘自河通海運穀千一百萬斛于樂安城在今直隸永平府樂安縣水經注

水東逕樂安亭北自幽州東以至白狼漢縣以白狼山名故城在今熱河入瀋界大興屯田括取民馬凡得

四萬餘匹大閱于宛陽今河南彰德府隆平縣內有趙王閔馬蓋水經注瀋水東逕閔馬蓋即此欲以擊燕燕王執謂

諸將曰虎自以樂安城防守重複薊城南北必不設備今若詭路出其

不意可盡破也遂帥諸君入自蠟螭塞胡三省注自蠟螭取四道入薊城之西襲趙成將

直抵薊城破武遂津在保定府安肅縣易水過其南入高陽所至焚燒積聚掠二萬餘家而

去趙兵乃還

〔五〕七年春二月甲子朔日食

封慕容皝爲燕王 皝自以稱王未受晉命遂遣長史劉翔來獻捷之破捷

且言權假之意翔至建康爲皝求大將軍燕王章璽朝議以爲故事大

將軍不處邊異姓不封王翔曰自劉石構亂未聞中華公卿有能摧破

凶逆者獨慕容鎮軍心存本朝屢殄疆敵功烈如此而惜北海之地不

以封邑何哉吾非苟尊所事竊惜聖朝疏忠義之國使四海無所勸慕

耳經年衆議不決會皝上表罪狀庾氏兄弟又與冰書責其當國不能

雪恥冰懼乃與何充奏從其請以皝爲大將軍幽州牧大單于燕王以

翔爲代郡太守翔不受

無疾江南士大夫以安從相向皆謂充等曰四海板蕩安論三紀宗社爲墟豈其檢於此乃聊受指虛之時而聽君宴安江沓以奢靡爲榮以

傲誕爲賢前何以尊主濟長乎充等甚驚及湘北還公顧錢之朝曰今石虎字壽志相吞嚙王師從未能還濟北方且當從事巴蜀一旦石虎先併襄陽形傾之地以臨東南雖有智者不能謀矣中興軍出謂曰是吾

也心

三月皇后杜氏崩

夏四月葬恭皇后

〔註〕八年春正月己未朔日食

夏六月帝崩琅邪王岳卽位

是爲

帝不豫或許爲尙書符敕宮門無得

納宰相衆皆失色庾冰曰此必詐也推問果然帝二子丕

即奕

皆在襁褓冰請以母弟琅邪王岳爲嗣帝許之中書何充曰父子相

傳先王舊典且今將如孺子何冰不聽帝乃詔冰充及武陵王晞

字道愷元帝子

會稽王昱

元帝少子即簡文帝

尙書令諸葛恢

字道明琅琊人

並受顧命而崩琅邪王卽位委

政于冰充已而封丕琅邪王奕東海王

秋七月葬興平陵

史臣曰成帝幼沖訓教不親忠政及長留心高幾終在簡約歸武之度雖有愧于前王前儉之德足追履于往烈矣

冬十月燕遷都龍城

地在今熱河塔子溪東北遷于此立與中府所建三塔塔存城古謂三爲古爾塔塔爲蘇巴爾漢故名曰古爾塔蘇巴爾漢城

燕王皝

使陽裕等築城于柳城之北龍山

謂三音註出在龍城東

之西立宗廟宮闕命曰龍

城遂徙都焉

十一月燕王皝擊高句麗入丸都

高句麗所都故城在今朝鮮國城東北丸都山下

慕容翰說燕王皝

伐高句麗

翰曰宇文弼爲國患今遠豆播毒竊得國草情不附仇之必克然高句麗去國密邇飛遠掩吾不備此腹心之疾也宜先除之

取字文知反掌耳

乃分兵二道伐之

高句麗有二道北道平壤南道地勢險峻翰曰事多重北道難南王立帥設兵從南道擊之而別道無難出從北道與從之自將勁兵四萬出南道以翰爲前鋒別

並長史王高  
等出北道

高句麗王釗戰敗

釗果以精兵拒北道而自以羸兵備南道  
輸先至合戰釗以大衆繼之釗軍大敗

燕軍乘勝遂

入丸都釗單騎走

會燕北道兵戰  
沒至不窮追

乃虜釗妻子發釗父墓載其屍毀丸都城

而還

明年釗謂其子燕就還其父  
身留葬爲其數年而後歸之

十二月立皇后褚氏

時徵后父豫章太守褚裒爲侍中裒以后父不願

居中任事乃除江州刺史鎮半洲

城名在江西九  
江府德化縣

趙徵兵入寇

濟南平陵

即漢東平  
陵注見前

城北石虎一夕移于城東南有狼狐千

餘迹隨之迹皆成蹊趙王虎喜曰石虎者朕也自西北而東南天意欲

使朕平蕩江南也其敕諸州兵明年悉集

于是諸州兵悉者百餘萬會虎卒罷臣于  
大武殿有白雁百餘集是道之南太史令

趙徵曰白雁集殿宮室將空之象不宜南行  
虎乃乃宜武戰大閱而罷 事在建元二年

康皇帝

〔卯〕建元元年秋七月詔議經略中原庾翼表遣梁州刺史桓宣伐趙

翼爲人慷慨喜功名與琅邪內史桓溫

字元子子相友善  
溫向南康公主家與有

英雄之才願以常璠畜之宜委以方召之任必有安濟之詞時杜又嚴惜並才名冠世翼獨勿之重上曰  
此輩宜重之高閣俟天下太平然後徐議其在耳治歷辭職時厚居十年時人以比管寧謝安王導王何其  
尚處以卜江左興亡皆曰深源不起當如蒼生何翼請治爲司馬治不勝翼遺之書曰王夷  
甫立名非真實長奉嗣明德君子遇會處際宜可然乎乎願不起 謝尚字仁祖難之子翼以滅趙

取蜀爲己任遣使約燕涼刻期大舉朝議多以爲難惟庾冰意與之同

溫及譙王無忌

字公壽本之子

皆贊成之。至是詔議經略中原。翼欲悉衆北伐。表

桓宣督諸軍趣丹水。

性見

桓溫爲先鋒。小督帥衆人臨淮。

既而桓宣督諸軍于丹水爲溫所

桓宣督諸軍而卒。

漢主壽卒。太子勢立。

庾翼移鎮襄陽。詔以翼都督征討軍事。庾冰都督荆江等州軍事。徵何充爲揚州刺史。錄尚書事。翼欲移鎮襄陽。恐朝廷不許。乃奏移鎮安陸。帝

遣使譬止之。翼遂違詔北行。至夏口。復請鎮襄陽。翼時有衆四萬。詔加

翼都督征討軍事。遣冰出鎮武昌。以爲繼援。徵充輔政。

明年冰卒。翼移鎮夏口。留于力之。成翼間。

〔甲〕二年。漢字勢太。和元年。春。燕王皝擊滅宇文部。逸豆歸走死。皝還殺其兄翰。

皝自將擊逸豆歸。以慕容翰爲前鋒。逸豆歸遣南羅大涉夜干。

南羅城名。大城之長。

涉夜干。長之名也。

將精兵逆戰。涉夜干勇冠三軍。宇文所賴。翰直出衝陳。斬之。宇

文士卒不戰而潰。燕兵乘勝逐之。遂克其都城。

宇文兵都。遼西。兼遼川。

逸豆歸走死。

漠北。宇文氏由是散亡。皝遷其部衆于昌黎。翰爲流矢所中。臥病積時。

後漸差。于其家試聘馬。或告翰欲爲變。皝雖藉翰勇略。然終忌之。乃賜

翰死。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二十一 晉康皇帝

秋九月帝崩太子駉卽位

是爲

尊皇后曰皇太后太后臨朝稱制

帝疾

篤庾翼庾冰欲立會稽王昱爲嗣何充建議立駉爲太子帝崩太子卽

位由是翼冰深恨充時太子方三歲太后臨朝稱制

昱自紗幘于太極殿太后抱帝臨軒

充薦

褚裒宜綜朝政裒固請居藩改督徐兗鎮京口

曲盡委重見太后在公庭則如臣禮私觀則爲父從之

冬十月葬崇平陵

孝宗穆皇帝

〔乙〕永和元年

恭王慕容皝稱十二年晉大國一也小國三漢涼代屬小國一燕凡五僭國

夏四月以會稽王昱爲撫軍大

將軍錄尚書六條事

通典晉初有吏部三公客曹駕部屯田度支六曹太僕有吏部殿中五兵因曹度支左民六曹蓋六條也

昱清虛寡欲

尤善元言常以劉惔王濛韓伯

字康伯潁川人

爲談客又辟郗超

字景興

爲撫軍掾

謝萬

字萬石安之弟

爲從事中郎

超少卓犖不禮父愾謝冲讓面盡于時積錢至數千萬嘗因車任超所取超始散親故一日都盡萬清曠秀邁亦在時名

超積字方回

二龍見于燕之龍山 燕有黑白二龍見于龍山交首遊戲解角而去燕

王毓祀以太牢命所居宮曰和龍是歲始不用晉年號稱十二年

秋七月江州都督庾翼卒

翼曰

以桓溫都督荆梁等州軍事 翼病表子

爰之

翼子

爲荊州刺史委以後任及卒朝議以諸庾世在西藩人情所

安欲從其請何充曰荆楚國之西門戶口百萬北帶彊胡西鄰勁蜀豈

感士盜虛  
弊不用未  
有誤者  
若恒溫  
無早  
知無實  
用其推  
傾心一  
甚至以  
出處廢  
與可見  
時滿朝  
無識之  
不棄何  
待

可以白面少年當之哉。桓溫英略過人，有文武器幹，西夏之任無出溫右者。丹陽尹劉惔每奇溫才，然如其有不臣之志，則會稽王昱曰：溫不可使居形勝之地，其位誠常宜抑之。溫豈自強上流，以己爲軍司馬，豈不勦。遂以溫代翼，又以

惔監沔中軍，代庾方之。翼，昱子。

冬十二月，張駿自稱涼王。初，涼州僚屬勸駿稱王，駿曰：此非人臣所宜

言也。然境內皆稱之爲王，至是駿分其境內二十二郡三營爲涼。統武略等十一

州，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假涼王，督攝之始置。

百官車服旌旗擬于王者。

〔子〕二年，漢書元帝永樂元年春正月，揚州刺史都鄉侯何充卒。文曰充有器

局，臨朝正色，以社稷爲己任，所選皆以功效，不私親舊。

三月，以顧和爲尚書令，殷浩爲揚州刺史。稽裒薦顧和，殷浩詔以和爲

尚書令，浩爲揚州刺史，和有母喪，固辭不起，謂所親曰：古人有釋衰絰

從王事者，以其才足幹時故也。如和者，正足以虧孝道，傷風俗耳。浩亦

固辭，會稽王昱與浩書曰：屬當厄運，危弊理極，足下沈識淹長，足以經

濟，若復深存挹退，吾恐天下之事于此去矣。足下去就，卽時之廢興也。

家國不異，宜深思之。浩乃就職。

夏四月己酉朔日食

五月涼王張駿卒世子重華嗣

冬十一月桓溫帥師伐漢桓溫將伐漢將佐皆以爲不可江夏相袁喬

字彥叔曰今爲天下患者胡蜀二寇而已蜀雖險固比胡爲弱將欲除之

宜先其易者李勢無道臣民不附且恃其險遠不修戰備宜以精卒萬

人輕齎疾趨比其覺之我已出其險要可一戰擒也蜀地富饒戶口繁

庶諸葛武侯用之抗衡中夏若得而有之國家之大利也溫拜表即行

委長史范汪字元平以留事使袁喬帥二千人爲先鋒朝廷以蜀道險遠溫衆少而深入者必爲憂惟劉楨

以爲必克議問其故快曰以得知之溫善博者也

〔丁未〕三年恭帝漢亡大國一趙少春三月桓溫敗漢兵于笮橋在成都府西南

進至成都漢主勢降詔以爲歸義侯溫軍至青衣在今四川雅州府雅安

漢大發兵趣合水在合水入江之東溫軍自江南出彭模在合水入江之東

以拒之漢諸將從江北向犍爲注見溫軍自江南出彭模兩軍與俱進以

分漢兵之勢袁喬曰今驅軍深入當合勢力以專一戰之捷萬一偏敗大事去矣不如舍軍而進冀三日糧以示無還心勝可必也溫然之彭模彭模亡山後漢彭模彭模注見前乃留參軍

孫盛將羸兵守輜重溫自將步卒直指成都進遇漢將李權三戰三捷

候策桓溫  
克到決之  
於博更慮  
其將來賊  
履信如左  
券可謂有  
卓識

桓溫遠薄  
整城腰戰  
克捷乘勝  
席捲正當  
鳴鼓厲勇  
鼓吏安得  
誤鳴記載  
家不識踏  
鉞安謂事  
出倏俾所  
謂以語不  
也

漢兵走敗溫軍于成都之十里陌，勢悉衆出戰于笮橋。溫前鋒不利，矢

及溫馬首，衆懼欲退。鼓吏誤鳴進鼓，袁喬拔劍督士卒力戰，遂大破之。

溫乘勝長驅，至成都，縱火燒其城門。漢人惶懼，無復鬪志。勢輿輓面縛，

詣軍門。溫送勞于建康，引漢司空譙獻之等，以爲參佐，舉賢旌善。蜀人

悅之，留成都三十日，振旅還江陵，詔封勞歸義侯。後蜀白李特據成都，五勞  
亡凡六，合四十六年。

夏四月，趙攻涼州。張重華遣謝艾將兵擊破之。先是，趙遣王擢、麻秋攻

涼，爲涼將謝艾所破。至是，復遣麻秋攻枹罕，帥衆八萬圍塹數重，雲梯

地突，百道皆進，城中禦之。秋衆死傷數萬，退保大夏。漢縣，唐廢，故城在今  
甘肅蘭州府河州。張

重華遣謝艾帥步騎三萬進軍臨河。艾乘車，賊白胡鳴鼓而行，秋望見，怒曰：「艾年少，

左右大譟，艾翻胡狀，指處處分，別將張瑁自間道引兵截趙軍後，趙軍退。艾乘勢

進擊，大破之。趙王虎復遣孫伏都帥步騎二萬會秋軍，長驅濟河。艾又

破之。虎歎曰：「吾以偏師定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于枹罕，彼有人焉，未

可圖也。

趙築華林園。在臨漳縣西，本  
魏所築，復廣之。趙王虎據十州之地，聚斂財物，不可勝記。猶以

爲不足，悉發前代陵墓，取其金寶，沙門吳進言于虎，以趙運將衰，晉當

復興宜苦役晉人以厭其氣虎遂發近郡男女十六萬人車十萬乘運土築華林園及長牆于鄴北然燭夜作暴風大雨死者數萬人

鄴國舊後漢舊蹟十

六百萬七虎命司成調之以駕芝罘命太子宣新羅于山川因行遊獵宜乘大軒羽葆華蓋遮天子姓故衣牽十八萬出自金門門虎升凌審觀望之笑曰我家父子如此自非天崩地陷當復何禁但抱子弄孫日爲

耳

冬十月楊初遣使稱藩詔以爲雍州刺史仇池公初楊難敵降劉曜曜

封爲武都王已降于成旋復叛成難敵卒子毅嗣遣使來稱藩族兄初襲殺之附于趙

石虎

至是初復通使詔以爲征南將軍雍州刺史仇池

公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三

晉

孝宗穆皇帝

〔中〕永和四年秋八月加桓溫征西大將軍 朝廷論平蜀之功欲以豫

章郡封溫左丞荀斐字令旗之子曰溫若復平河洛將何以賞之乃加溫征西

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封臨賀郡明注見公溫既滅蜀威名大振朝廷憚

之會稽王昱以殷浩夙有盛名朝野推服乃引為心膂與參綜朝權欲

以抗溫由是與溫寔相疑貳浩以王羲之字逸少為護軍將軍羲之以內

外和協然後國家可安勸浩不宜與溫構隙浩不從

九月燕王軌卒世子儁字宜英嗣 軌有疾召儁屬之曰今中原未平方資

賢傑以經世務恪智勇兼濟才堪任重汝其委之陽士秋北齊字志行

高潔忠幹貞固可託大事汝善待之遂卒

趙立子世為太子 初趙太子邃驍勇趙王虎愛之謂羣臣曰司馬氏父

子兄弟自相殘滅故朕得至此如朕有殺阿鐵字理否未幾邃謀逆

虎誅之虎誅之說荒哉酒色喜怒無常使國者可尚書求指費管攝月至再三遂私謂中庶子李嶺等曰官家

殷浩名未見以實際引盛名未見以實際引  
成抗溫是成抗溫是  
激之變也激之變也  
之說亦不之說亦不  
過之亦不過之亦不  
時之見非時之見非  
見之明決見之明決  
論人蓋當論人蓋當  
政人不可政人不可  
救藥徒以救藥徒以  
清談欲濟清談欲濟  
世所為濟世所為濟  
抱薪救火抱薪救火  
而已而已

創擊之虎大起收屬等推司。願具其狀遂殺顯等并誅孽。

立子宣爲太子。既而宣弟韜有寵于虎。宣使人殺

之事。覺虎復殺宣。

虎聞韜死。哀驚無絕。久之方寤。已如爲宣所殺。乃因宣殺之。郭北彰極慘。能宣少子方獻歲。虎更欲殺之。大臣不聽。取殺之兒。挑虎衣大叫。至于絕帶。虎因

此發

至是議立太子。劉昭儀方有寵。

昭儀故主劉曜之女。有殊色。虎愛之。乃立其子世。以昭儀

爲后。

虎聞昭儀曰。吉欲以純灰三斛自盡其屍。何爲害。生惡子。年踰二十。輒欲殺父。今世方十歲。比其二十。吾已老矣。

〔已〕五年。道大嘗元年。石鑿書。宣元年。燕惠皆開元年。春正月。趙王虎稱皇帝。

夏四月。趙主虎卒。太子世立。其兄遵弒之。及其太后劉氏而自立。趙主

虎病甚。以彭城王遵

虎弟

爲大將軍。鎮關右。燕王斌

勳之

爲丞相。張豺

爲鎮衛大將軍。並受遺詔輔政。劉后恐斌不利于太子。與張豺矯詔。免

斌歸第。尋殺之。遵自幽州至鄴。敕朝堂受拜。遣之。遵涕泣而去。虎卒。世

卽位。尊劉后爲皇太后。劉氏臨朝稱制。遵至河內。聞喪。會姚弋仲。蒲洪

及石閔

虎養子。本姓冉。冉。字永曾。內黃人。等討梁犢還。

梁犢故東宮高力書。石宜既除。犢及高力萬餘人。顯成。魏州。虎稱帝。大赦高力。不在。秋。何懷遠及高力卒。皆隨之比。至

長安。衆十餘萬。遂出盧關。臨滹陽。所向奔潰。成以弋仲爲征頭。大將軍。與洪閔等討斬之。東宮高力。石宜。前多力之士。以東宮。誦曰。高力。匡督將領之。

遇遵于李城。在顯慶府。溫縣。

共說遵曰。殿下長且賢。先帝亦有意以爲嗣。末年悞惑。爲張

豺所誤。張豺勳今若聲豺之罪。鼓行而討之。其誰不開門倒戈以迎殿下

者。遵然之。遂舉兵趣鄴。以石閔爲前鋒。耆雋羯士。皆出迎之。豺惶怖亦

精哀拜疏  
北伐事雖  
無成然尚  
有丈夫氣  
秦漢謂當  
度德量力  
豈不以中原  
爲不應復  
乎事不無  
所建白而  
史氏言以  
憂國許之

出迎遵命執之。擐甲耀兵，入升前殿，擗踊盡哀，斬豺于市，夷其族。假劉氏令，以遵嗣位，封世爲譙王。廢劉氏爲太妃，尋皆殺之。世在位三十日以石閔爲都督中外諸軍事。時帝王冲頰崩，服遵設世起兵，討遵，遵遁石閔擊之，世神死。

蒲洪遣使來降。石閔言于趙主遵曰：蒲洪人傑也，今以鎮關中。洪自其鎮

州刺史，都督雍秦諸州軍事。恐秦雍之地非復國家之有，宜改圖之。遵遂罷洪都督，洪怒。

歸枋頭。洪先爲流民督餉，枋頭，地名，在今河南密縣南，水經注：枋頭，武于淇水口，下大枋水，泉成堰，以其水入白溝，以通漕運，時人號其處曰枋頭。遣使來

降。

秋七月，征討都督褚裒率師伐趙，不克而還。桓溫聞趙亂，遣諸將經營

北方。趙揚州刺史王浹舉壽春降，西中郎將陳遠進據之。征北大將軍

褚裒上表請伐趙，朝議以裒事任貴重，不宜深入，宜先遣偏師。裒執奏

乃加裒征討大都督，帥衆三萬，徑赴彭城。北方士民降者，日以千計。朝

野皆以爲中原可復，獨蔡謨憂之。人問其故，謨曰：夫歲朝天象時，洪軍生于聖曆者，非上聖不能，則心財力竭，皆勇俱困，念更險，朝廷之憂矣。魯郡民五百餘家起兵來附。裒

遣部將以銳卒迎之，與趙將李農遇，敗沒。陳遠毀壽春奔還。裒退屯廣

陵，未幾還鎮京口。時河北大亂，遠二十餘萬，欲來歸附，會裒已還，咸勢不與，裒不能自拔，死亡鳴響，其怨憤病而卒，諡以勇後，監徐兗軍事，是歲豫州刺史司馬為燕歸。

陵，未幾還鎮京口。



秦出新谷，擊破成，三韓奉命，多羅之動，兵少不敢進，遂由南陽拔犇城，殺魏太守而還。蜀馬勳濟南王遂之曾孫。

九月，張重華自稱涼王。

先是，朝廷授重華涼州刺史、西平公。至是，遂自

稱王。

冬十一月，趙石鑿虎庶子弒其主遵而自立。

初，趙主遵之發李城也，謂石

閔曰：「努力事成，以爾為太子。」既而立太子衍故羅王子。

閔不平，閔素驍勇，屢

立戰功，復總內外兵權。中書令孟準勸遵誅之。遵召鑿密議，鑿出告閔。

閔遂弒遵及衍，推鑿即位。鑿以閔為大將軍道在位一百八十三日。

秦雍流民立蒲洪為主。

秦雍流民相帥西歸石虎先破劉粲，徙徙徙先十五萬，言千餘，冀州後徙石生，徙徙徙徙長及兵先十餘。

萬戶于關東今西道。路由枋頭，共推蒲洪為主。衆至十餘萬，鑿懼其偏，欲以計遣

之。乃以洪為雍州牧，洪會官屬議，應受與不。主簿程朴請與趙連和，分

境而治。洪怒曰：「吾不堪為天子邪？」引朴斬之。

〔庚〕六年趙主石鑿永寧元年，魏主告開永興元年，晉大國一，凡五併國。春，閏正月，趙石閔弒其主鑿而

自立，改國號魏。

先是，趙主鑿陰使樂平王苞虎之子等攻石閔，不克鑿曾於。

軍孫伏都劉錄等，復攻石閔於所說。閔乃以兵守鑿于御龍觀，下令城中曰：「同心者留，不同者

各任所之。」于是趙人百里內悉入城，胡羯去者填門。閔知胡之不為己

用遂帥趙人以誅胡羯無貴賤男女少長皆斬之死者二十餘萬

其屯成四方者

昔命趙人爲將帥者謀之或高或多或死或生

至是汝陰王琨

亦虎之子

起兵討閔諸將張沈張賀度等

亦皆擁衆數萬不附于閔閔擊琨敗之遂擊賀度鑿密使宦者召沈乘

虛襲鄴宦者以告閔閔馳還廢鑿私之

非廢虎之孫二十八人鑿在位一百三日

謂衆曰吾

屬故晉人也請與諸君分割諸州郡奉迎天子還都洛陽何如尙書胡

睦曰陛下聖德應天宜登大位晉氏衰微豈能混一四海乎閔曰尙書

可謂識機知命矣乃卽皇帝位國號大魏

閔未設號時欲滅去石氏之族託以讓文有繼趙李牧而號曰宋慕鑿姓爲李氏及

巴雷位更號其國曰魏復姓冉氏

以殷浩督揚豫等州軍事

朝廷聞中原大亂復謀進取故以浩爲中軍

將軍督揚豫徐兗青州蒲洪爲征北大將軍督河北諸軍事

是夏魏江太守袁真攻魏合廕

亮之明年鮮卑攻魏以青州來魏照以爲領北將軍而關之子也

蒲洪自稱三秦王改姓苻

時姚弋仲據灊

黃涉反

頭

在今直隸冀州棗強縣東北元和志棗強縣外城卽姚弋仲故

蒲洪據枋頭各有西據關右之志弋仲遣其子襄

字景

擊洪洪迎擊

破之自稱大都督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以讖文有草付應王乃改姓

苻氏以雷弱兒

相安

梁楞

安定

魚遵

涇州

段陵

京兆

爲將相

二月燕王儁擊趙拔薊城徙都之

先是慕容霸

字道樂歐第五子後更名霸

上書于燕王

儁請伐趙儁猶豫未決將軍封奕慕輿根復言之儁乃以慕容恪慕容

評陽鷺爲三輔將軍

恪與相國并爲輔弼

慕容霸爲前鋒都督選兵二十萬

講武戒嚴爲進取之計至是儁與霸及慕輿于三道並出趙守將皆走

儁遂拔薊入都之中州士女降者相繼

燕兵至而關太守李唐欲爲趙拒薊來莫爲用乃降儁備用之子是時慕容州郡縣守皆送迎

冀州取車武河間至渤海趙故城中者買聖機索不降慕容野奕假命之以爲樂陵太守范滂守武河間皆營國道爲郡范滂治孫河間及城隍注俱見前章武治東平舒故城在今順天府大城縣渤海營郡漢于

趙治南皮注亦見前李唐字子壽范滂人買聖機滂人

故趙將麻秋殺苻洪洪子健

字建業洪第三子

斬秋遣使來請命

麻秋爲苻洪所

獲洪以爲軍師將軍秋說洪先收關中然後東爭天下洪深然之既而

秋因宴鳩洪欲并其衆洪世子健收秋斬之洪將死謂健曰吾所以未

入關者以爲中州可定今不幸爲孺子所困中州非汝兄弟所能辦我

死汝急入關言終而卒健代統其衆乃去王號稱晉官爵告喪請命

趙石祗

建之子

稱帝于襄國

祗先以新興王鎮襄國冉閔既篡立趙公卿

出奔者多歸之于是祗遂稱帝

收元永

六夷

胡三省注胡羯羌氐及巴蠻是爲六夷

據州郡者皆

舉兵以應祗以姚弋仲爲右丞相待以殊禮弋仲子襄雄勇多才略祗

以爲驃騎將軍又以苻健爲鎮南大將軍

夏魏主閔徵故散騎常侍辛

謚字叔重

爲太常

謚不食而卒

謚有高名

歷劉石之亂徵辟皆不就及是閔徵爲太常謚移閔書以爲物極則反

致至則危君王宜歸身晉朝必有由夷伯夷之廉享松喬王子喬之壽因

不受而卒

冬十一月苻健入長安遣使來獻捷先是趙將王朗聞冉閔之亂自長

安赴洛其司馬杜洪據長安自稱晉征北將軍關西夷夏皆應之至是

苻健謀據關中乃率兵入潼關健欲取洪爲洪知之乃治宮室于枹頭

守其弟雄俱遣苻健字元才洪季子洪遣將迎戰健敗之遂長驅至長安洪不能

守奔司竹固名元和志固在豐健入長安遣使詣建康獻捷并修好于桓溫

洪尋爲司馬張璠所殺健擊璠斬之

十二月免蔡謨爲庶人謨除司徒三年不就職謨謂所親曰我若爲司徒許

書屢下終不受于是帝臨軒遣黃門侍中徵之使者十餘反稱疾不至

時帝方八歲自且至申其傍問左右曰所召人何至今不來何時當免太后乃罷羣朝會稽王昱等以謨違命無人臣禮請送

廷尉謨懼素服自到廷尉待罪殷浩欲加以大辟荀美曰蔡公今日事

蔡謨三年不就職徵召以疾辭不就以疾辭不就以疾辭不就以疾辭

沮止豈復  
知尹起大義  
耶其傲上幸  
責不忠向不  
失褒貶乃  
云免譏爲  
無罪之辭  
非則期矣  
非其期矣

危明日必有桓文之舉，浩乃止。詔免謾爲庶人。

〔辛〕七年秦主苻健始元年，是歲趙亡，晉大國一廢，凡五併國。春正月，苻健自稱秦天王。前秦

健長史賈元碩等請依劉備稱漢中王故事，表健爲都督關中諸軍事。

大單于秦王健怒曰：吾豈堪爲秦王邪？且晉使未返，我之官爵非汝曹

所知也。旣而密使梁安諷元碩等上尊號，遂卽天王大單于位，國號大

秦。羅分遣使者而民疾苦，世祖獨異。凡趙之苛政不懼于民者皆罷之。

夏四月，趙劉顯弒其主祗而自立。先是，魏主閔攻襄國，趙主祗遣使乞

師于燕及姚弋仲。弋仲遣其子襄救之。弋仲諡襄曰：冉閔棄仁背義，屠滅石氏，我當爲復讐。老不能自行，汝才十倍于閔，若不集兵，不

悉復求見也。燕王儁亦遣兵來會。閔軍大敗，奔還鄴。魏襄歸弋仲怒其不禽閔，杖之一百。已而祗遣其

將劉顯攻鄴，閔大破顯軍。顯懼，密使請降，求弒祗以自效。顯還，遂弒祗。

祗在位一年而亡，後趙白石勒建國至祗亡，凡七主，合二十三年。未幾，顯自稱帝，明年魏克襄國，殺顯，遷其民于

鄴。趙故汝陰王暉奔建康，斬之子是石氏遠紀。

秋八月，魏徐兗荆豫洛州五州來降。

姚弋仲遣使來降，詔以弋仲爲車騎大將軍，六夷大都督，子襄爲平北

將軍督并州。

冬十二月桓溫移軍武昌尋復還鎮 初桓溫請經略中原事久不報知

朝廷仗殷浩以抗己甚忿之然素知浩之爲人亦不之憚以國無他鬱

遂得相持彌年雖有君臣之跡羈縻而已八州士衆資調殆不爲國家

用屢求北伐不聽至是拜表輒行帥衆四五萬順流而下軍于武昌朝

廷大懼浩欲去位以避溫吏部尙書王彪之字叔武言于會稽王昱曰若

浩去職人情離駭必有任其責者非殿下而誰乎又謂浩曰彼若抗表

問罪卿爲之首欲作匹夫豈有全地邪且當靜以待之令相王謂會王手

書爲陳成敗彼必旋師若不從則遣中詔又不從乃當以正義相裁奈

何無故恩息先自猖獗乎撫軍司馬高崧字茂興乃爲昱草書曰寇難立平時

會非足下而誰然異書之華衆之所疑遊聲唯恐足下亦少聞之苟或望風雲張一時崩散則望實虛喪社稷之事矣

足下是職有內外社稷保國來其致一也天下安危繫之明鏡當先官國而後圖其

外區區誠切豈可溫卽上疏惶恐致謝回軍還鎮

顧懷而不盡哉 〔壬〕八年晉主愍帝備元元年是歲魏亡大春正月辛卯朔日食

秦王健稱皇帝 健以單于統壹百蠻非天子所宜領以授太子萇

二月殷浩使督統謝尙苟羨進屯壽春張遇據許昌叛降于秦 尙書左丞孔嚴字彭祖謂浩曰韓彭專征伐蕭曹守管籥君宜思廉蔣屈身之誼

溫屢請北  
征浩輒抑  
而不許茲  
乃以任復  
爲己任登  
自信將略  
自優于溫  
直以忌溫  
妄買倖倖  
成功可以  
傾其權勢  
而已忠于  
謀國者固  
如是乎

平勃交歡之謀令穆然無間然後可以保大定功浩不從上疏請北出  
許洛使尙美進屯壽春張遇者故魏將以州來降七年八月尙等不能  
撫慰遇仍據許昌叛降于秦浩軍不能進命美鎮下邳

三月姚弋仲卒子襄率衆來歸詔屯譙城此漢譙縣故城也今潁州府亳州市也潁有三  
一在河南夏邑縣迤邐所城一在江南潁州

弋仲有子四十二人臨卒謂諸子曰石氏待吾厚本欲爲之

盡力今已滅矣汝亟歸于晉當執臣節無爲不義也及卒襄與秦兵戰  
敗遂帥衆來歸單騎見謝尙尙聞其名命去仗衛幅巾見之歡若平生

襄傳學養誤論江  
東人士皆重之

夏四月燕慕容恪等擊魏大破之執其主閔以歸殺之燕王儁遣慕容

恪擊魏魏主閔時在常山閔克劉淵因遊  
食常山臨野燕兵及之閔戰大敗爲燕兵所執

閔素有名所將兵皆人傑之在恪曰閔勇而無謀一夫敵其不足破也乃分其軍爲三部俾謝奉  
將對者五千人以謀饋通其馬爲方陣而前閔衆千馬其名曰朱葛左操兩刃矛右執鉞以擊燕兵斬首

三百餘級望見大旗知其爲中軍而衝之燕兩軍從旁送于龍城斬之遣慕容評攻鄴閔  
夾擊大破之閔聞救重圍潰圍東走來前忽與謝奉戰

軍將幹及太子智淵城拒守遣使  
求救于謝尙 魏建國三年而亡

六月謝尙得傳國璽獻之初謝尙使建武將軍載施據枋頭施聞蔣幹

求救乃帥壯士百餘人入鄴助守三臺給幹得傳國璽宣言使督護何

融迎糧陰令懷璽送于枋頭謝尚迎致建康百僚畢賀

是秋益許克都領之族臨并倉垣

謝尚攻張遇于許昌秦人救之尚等敗績殷浩退屯壽春秋九月浩復進

屯泗口

泗水之口今徐州府境黃河所經水泗水故道

謝尚姚襄共攻張遇秦苻雄等救之尚等戰敗

奔還淮南殷浩自許昌還屯壽春

秦從無馬及許許洛之民五萬餘戶于關中

已而浩復謀再舉

將軍王羲之說浩書曰今以區區江左天下寒心備已久矣力爭武功非所當作自頃歲內外之任者未有深謀遠慮而疲竭根木各從所志竟無一功可除遂令天下將有土崩之勢今莫若還保長江昔將各復並

鎮自長江以外關塞而已引書責約更爲善治官其賦役與民更始庶可以致國難之急也若猶以前事爲未工復求之于分外字宜難矣自容何所此悉智所不解也浩不從遂進屯泗

口

十月謝尚攻克許昌會朝廷

罷遣太學生徒浩以軍興罷遣太學生徒學校由此遂廢

冬十一月燕王儁稱皇帝燕羣僚共上尊號燕王儁許之始置百官卽

皇帝位

先是慕容評克都送舟閭后並氏及太子智于前儁許重兵以傳國儁之賜重議李暹君及是暹帝因改元元璽時晉使遣至燕儁謂曰汝還白汝天子我承人乏爲中國所推已爲帝

矣

〔丑〕九年秋七月殷浩遣兵襲姚襄不克冬十月遂率諸軍北伐襄邀敗

之浩走譙城姚襄屯歷陽以燕秦方彊未有北伐之志乃夾淮廣興屯

田訓厲將士浩惡其彊盛屢遣刺客刺之客皆以情告襄浩潛遣將軍

魏愷襲襄襄斬愷并其衆浩愈惡之遷襄蠡臺

在河南歸德府鄆縣水經注城臨城內有臺長秀廣而之蠡臺亦



曰升表授梁國內史，襄益疑懼。初，浩遣人誘秦梁安，雷弱兒使殺秦主

健，許以關右之任。弱兒等僞許之，且請兵應接。會張遇作亂，遇入秦為司馬，

母遇助之，陰結關中秦傑，浩聞之，以為安等事成，遂自壽春帥眾北伐，欲進據

洛陽，修復園陵，以襄為前驅，襄引兵北行。度浩將至，僞遁，而陰伏甲以

邀之。浩大敗，走保譙城。譙，北伐，東部，與襄王彪之上會，王昱，以襄為人，亦有詐，與未應，

濟淮也，行貽，道，羅，陳，浩，郭，狀，并，自，

十一月，西平公張重華卒。魏，敬，子曜靈字，元，嗣。十二月，涼州廢其主曜靈

立張祚。字，太，伯，重，祚有勇力，善事內外，與重華嬖臣趙長等結異姓兄弟，

及重華卒，曜靈方十歲，以世子嗣位。長等乃廢之而立祚。祚尋自稱涼

王。于，是，改，元，置，百，官，如，祀，天，地，而，書，萬，

〔甲〕十年。涼，王，張，祚，春正月，殷浩以罪免為庶人。徙信安。本，後，漢，新，安，縣，晉，改，名，今，

以王述為揚州刺史。浩師徒屢敗，糧械都盡，桓溫因朝野之怨，上疏請

廢之。朝廷不得已，免浩為庶人。徙信安。自此內外大權一歸于溫矣。既，浩，

浩，到，疑，恐，不，形，辭，色，常，書，空，作，唯，唯，事，字，久，之，溫，用，祚，題，曰，浩，有，祚，有，官，向，使，作，令，偶，足，以，儀，型，百，

機，朝，廷，用，述，其，才，其，將，以，浩，為，尚，書，令，以，書，告，之，浩，成，給，許，焉，則，答，書，處，有，疑，誤，聞，閉，者，十，數，竟，達，空，前，溫，

浩與溫  
乾日久  
官失勢  
礙顏受  
位取卒  
空函取  
由其平  
外盜虛  
內貪榮  
利

大，然，由，是，遂，

是以一經  
挫底裏  
舉足可鄙  
可笑足爲  
禽士之戒

猛未遇  
堅已能  
還不就  
當不處  
盜虛聲  
北也者

二月桓溫帥師伐秦夏四月大敗秦兵于藍田注見前進軍灊上三輔皆降

溫統步騎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在襄陽府先化縣西北水經注均水南注于均口之均口至南

鄉漢縣唐書故城在今南陽府唐州縣在步兵自淅川今淅川乃西魏置趣武關命司馬勳出子午道

以伐秦秦主健遣太子萇等帥衆五萬拒溫戰于藍田秦兵大敗溫轉

戰而前進至灊上及等温屯城南與老三輔郡縣皆來降溫撫諭居民使安

堵復業民爭持牛酒迎勞男女夾路觀之耆老有垂泣者曰不圖今日

復覩官軍北齊王猛少好學與儒有大志猛嘗夢時聞淚入鬚被徵謂之謂風雨謂常世之務勞者無人温與之間曰吾奉命除時而三秦家無未有聖者何也猛曰公不遠千里入敵境

今具安咫尺而不度灊水百姓未知公之心所以不至温默然徐曰江東無廟比也乃謂猛軍贈祭酒王猛字景時北海鬪人

姚襄叛降于燕

五月桓溫與秦兵戰不利六月師還溫與秦丞相雄等戰于白鹿原注

上注溫兵不利死者萬餘人初溫指秦麥以爲糧既而秦人悉芟麥清

野以待之溫軍乏食徒關中三千餘戶而歸注欲與王猛俱還猛謂山許制帥曰君與猛俱還也說乃辭不飲

秦東海王苻雄卒雄位兼將相權侔人主而謙恭汎愛遵奉法度故秦

主健重之及是卒子堅四字水襲爵堅性至孝博學多能交結英豪呂婆

樓略氏人彊汪梁平老略皆與之善胡三省曰晉

〔乙〕十一年

秦王苻生壽光元年涼元年

春二月秦大蝗

百草無遺牛馬相噉毛

夏六月秦主健卒太子生

字長生

立

先是秦太子萇拒桓溫中流矢死

秦主健乃立子生爲太子

生幼少一月性惡暴其祖洪嘗俄之曰吾聞諸兒一沒借乎生怒引佩刀自割出血曰此亦一瀆也洪大驚懼之生曰性剛刀割不

堪輿博洪謂健曰此兒狂悖宜早除才不猶必破人家健將殺之固弟萇曰兒自當改何可遽爾及長力舉干鈞走及奔亂擊亂射冠絕一時詔以贈文有三羊五鼎遂立之至是健寢

疾引魚遵雷弱兒毛貴王墜梁楞梁安段純等受遺詔輔政謂生曰六

夷酋帥及大臣執權者若不從汝命宜漸除之遂卒生卽位

生欲收元靈

收元非禮也生怒竊推讓主得俄射段純殺之中書監張文曾有星孛于大角輒入東井不出三年國有大喪大臣戮死顯修婦以禱之生曰皇后與朕對臨天下可以應大喪矣毛太后得梁車輿從俄射受遺詔輔

政可以應大臣矣乃殺皇后及毛貴俄謂段女已又殺丞相雷弱兒司空王墜并殺弱兒九子二十七孫生

秋閏九月涼州弒其君祚立張玄靚

字元安

爲涼王

涼王祚淫虐上下怨

憤河州刺史張瓘將軍宋混舉兵攻祚弒之及趙長等瓘先欲復立曜

靈會曜靈已爲祚所殺乃推其弟玄靚爲涼王

時力七歲

〔丙〕十二年春三月以桓溫爲征討大都督督諸軍討姚襄

先是姚襄

所部多勸北還襄遂進據許昌至是桓溫請移都洛陽修復園陵章十

餘上不許詔溫討襄

夏四月秦太后彊氏以憂卒

長安大風發屋拔木秦宮中驚擾或稱賊

神州陸沈  
王衍諸人  
實不得辭  
其責袁宏  
乃陵爲運  
有廢與宜  
桓溫以大  
牛觀之

至宮門書閉五日乃止秦主生推告賊者劊出其心彊太后弟平諫生

怒繫其頂而殺之太后以憂恨卒

已而生下諺曰朕受天命君道其理有何不善而訪讎之生曰豈朕饋則食人飽當自止何讎之有且天豈不受其命正以犯罪者多故助朕殺之耳位

爲新方當峻別極則復如快何時流離以西至長安自去存以來虎狼爲暴不食六畜專務食人耶

秋八月桓溫敗姚襄于伊水

注見前

遂入洛陽修謁諸陵置戍而還襄北走

據襄陵

襄陵今屬山西平陽府

桓溫自江陵北伐與僚屬登平乘樓

大船望中原歎

曰遂使神州陸沈百年邱墟王夷甫諸人不得不任其責

紀室袁宏曰運

人之過流作色曰昔劉琨升有千斤大牛噉芻五十倍于常牛負重致遠皆不若一羸犍也

先是

姚襄圍周成于洛陽

或水姚襄將降晉

踰月不克及是溫軍至伊水襄徹圍拒

之匿其精銳遣使謂溫曰襄今奉身歸命願赦三軍小卻當拜伏路左

溫曰我自開復中原無豫君事欲來便前何煩使人襄拒水而戰大敗

奔北山

即北山

溫追之不及周成帥衆出降溫屯金墉謁諸陵修毀壞各

置陵令表謝尙鎮洛陽令潁川太守毛穆之

字無異

等戍之襄奔平陽其

故將尹赤

爲秦州刺史

以衆降之襄遂據襄陵

冬十月癸巳朔日食

十一月燕慕容恪攻廣固克之段龕降燕初龕與燕主儁書抗中表之

儀儀出段非其稱帝，僞怒遣慕容恪擊之。龕弟龔驍勇有智謀，請先帥精

銳拒之于河。龕不從，龔固請不已。龕怒，遂殺之。事在十一年已而恪引兵濟河。

龕拒戰，恪大破其軍，進圍廣固。爲高牆深塹以守之。龕樵采路絕，城中

人相食，乃面縛出降。恪撫安新民，悉定齊地。龔驍驍

遣司空車灌如洛陽，修五陵。宜景文武惠五帝陵詔遣灌等持節之洛陽，修五陵。帝

及羣臣皆總服，臨于太極殿三日。

〔丁〕升平元年。秦主苻登永興元年，燕光高元年。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徙居崇德宮。

二月，太白入東井。秦有司奏：太白罰星，東井秦分，當有暴兵起京師。秦

主生曰：太白入井，自爲去聲湯耳，何足怪乎？

夏四月，姚襄據黃落。即今黃堡鎮，在西安府周至縣南。黃安志：麻谷黃曆討姚襄于此。秦遣兵擊斬之。弟萇。字景茂，二十

子四以衆降秦。襄將圖關中，進屯杏城。在郿州中羌胡及秦民歸之者五萬

餘戶，遂據黃落。秦遣廣平王黃眉、東海王堅將軍鄧羌禦之。羌以騎三

千，壓襄壘門而陳。襄怒，出戰。羌陽敗走，襄追至三原。宋白曰：秦子驩，薛山，或

嶺山，在今西安府三原縣西北。羌迴騎擊之。黃眉等以大衆繼至，襄兵大敗，禽而斬之。弟萇

帥其衆降。秦以公

六月秦符堅弑其君生自立爲天王

秦主生殘虐滋甚

生夢大魚食海又長安

男昔爲王女爲公生乃孫太師弟道及其子孫又自以妙目諷言瑞映偏與少辨不具東海王堅

素有時譽與故姚襄參軍薛讚太原權翼略陽善讚翼密說堅宜早爲計

勿使他姓得之堅以問尙書呂婆樓婆樓曰僕刀環七人耳不足以辦

大事里舍有王猛者謀略不世出宜請而咨之堅因婆樓以招猛一見

如舊友語及時事堅大悅自謂立德之遇孔明也

及是生夜對侍婢言曰阿法兄弟亦不可信明當除之婢以告堅及堅

兄清河王法法與梁平老帥壯士潛入雲龍門堅與呂婆樓帥麾下繼

進宿衛將士皆舍仗歸堅生猶醉寐堅兵殺之堅以位讓法法曰汝適

嗣且賢宜立堅乃去帝號稱大秦天王大赦改元立子宏爲太子法爲

丞相弟融字博爲陽平公子丕字永爲長樂公李威字太后爲左僕射

融

融

融

秋八月立皇后何氏

融

冬十一月燕徙都鄴

燕主儁自薊徙都于鄴復作銅雀臺

燕主儁夢石虎築臺其臂乃被虎墓家

燕不將歸以百舍得于東明置下館而不處備敵其瑣暴之罪而鞭之投諸漳水東明觀在故鄴城南

秦以王猛爲尚書左丞

秦王堅行至尚書以文案不治免左丞陳卓官

以王猛代之舉異才修廢職課農桑恤困窮禮百神立學校旌節義繼

絕世秦民大悅

〔戊〕二年秋八月以謝萬監司豫等州軍事

會稽王昱欲以桓溫弟雲

子

爲豫州刺史僕射王彪之曰溫居上流已割天下之半其弟復處

西藩兵權萃于一門非深根固蒂之道也昱乃更以謝萬代之

王羲之與謝萬曰謝

高才識經通使主聰明固是後來之秀今以世順死能則這才易善矣又遠萬書曰以君遇往不磨之期而俯問羣群試建爲意然所謂通融當隨事行臨耳顧君與士卒之下者同甘苦則靈管矣萬不聽用

秦大旱

秦王堅減膳徹樂命后妃以下悉去羅紈開山澤之利息兵養

民旱不爲災

冬荀羨伐燕不克而還以郗曇督徐兗軍事

燕泰山太守賈堅屯

山莊

漢在縣晉曰山莊南有故城在今濟南府長清縣

荀羨引兵擊之禽堅遂拔山莊

羨謂堅曰君祖父世爲

曰晉自黨中非善報也民賦無主雖則託命朕已事人安可收節遠憤愧而幸

已而慕容塵遣司馬悅明救泰山羨兵大

荒誕如謝  
萬世堪元  
戎之任安  
尙稱明達  
者乃欲以  
世俗周旋  
思濟其失  
亦可鄙笑

敗燕復取山荏會美疾篤徵還以郗曇督徐兗軍鎮下邳

燕使慕容垂守遼東

燕吳王垂本名霸燕王儁素惡之因爲更名

慕容王

之才故名曰慕容以爲世子軍臣諱而止然就遇猶歸于世子由是與垂之以其嘗助焉  
折齒更名曰慕容以其應讓文更名曰垂往魏魏大得東北之初備垂之請召還

垂娶段

氏

段末

才高性烈自以貴姓不尊事儁后可足渾

代北三

氏后衛之中常

侍涅浩

涅浩

希旨告段氏爲巫蠱欲以連污垂收下廷尉考驗終無撓

辭故垂得免禍而段氏竟死獄中出垂爲平州刺史鎮遼東

〔己未〕三年秋泰山太守諸葛攸伐燕敗績冬十月謝萬郗曇復伐之曇病

引還萬衆潰免爲庶人

攸將水陸二萬擊燕入自石門

山名在兗州府曲阜縣西北

屯于

河渚

汝河之渚有渚傳快引汝通渠至于東阿

燕上庸王評帥步騎五萬與戰東阿

注見前

攸大敗

十月詔萬軍下蔡

注見前

曇軍高平

晉侯國後爲縣北齊時故城在今兗州府鄆縣

以擊燕

萬於秦傲物且以曠談自高未嘗備

衆兄安謂曰汝爲元帥宜敬接對談將以挽其心豈有傲誕如此而能濟事也萬乃召集諸將一無所  
言直以如意指四座云諸將皆勃卒諸將益憤之安慮萬不免乃自謀帥以下無不親遺厚相慰託

萬帥衆入渦潁以援洛陽郗曇以病退屯彭城萬以爲燕兵大盛故曇

退卽引兵還衆遂驚潰

萬頃恨軍帥諸將欲圖之以安故而止

詔廢萬無庶人降曇號建武將

軍于是許昌潁川譙沛諸城皆沒于燕

十二月秦以王猛兼司隸校尉先是堅以鄧羌爲御史中丞又以猛領



之有毀罪  
雖因深  
知其實然  
指其口而  
任自人適  
足非蔽聽  
也明非正道

京兆尹

漢太后弟也。順帝時。按人財。置子。其風下。車。收。德。矣。未。及。明。已。降。服。于。市。歷。職。他。職。之。不。及。

猛與羌同志疾惡。糾案無所顧

忌。數旬之間。權豪貴戚。殺戮刑免者。二十餘人。朝廷震栗。姦猾屏氣。路

不拾遺。堅歎曰。吾今始知天下之有法也。既而以猛爲吏部尙書。尋遷

太子詹事。左僕射。至是以猛爲輔國將軍。司隸校尉。居中宿衛。餘官如

故。猛歲中五遷。權傾內外。人有毀之者。堅輒罪之。于是羣臣不敢復言。

〔庚申〕

四年

漢書。宣。帝。元。年。春。正月。燕。主。儁。卒。

太子暉

字。景。立。

初。燕主儁寢疾。謂

太原王恪曰。今二方未平。景茂冲幼。社稷屬汝。何如。恪曰。太子雖幼。臣

何敢干正統。儁怒曰。兄弟之間。豈虛飾邪。恪曰。陛下若以臣能荷天下

之任者。豈不能輔少主乎。儁喜曰。汝能爲周公。吾復何憂。李績

方忠亮。汝善遇之。召吳王垂還鄴。至是疾篤。召恪及司空陽鶩。司徒評。

將軍慕輿根。受遺詔輔政。乃卒。太子曄卽位。慕輿根自恃勳舊。心不服。

恪欲爲亂。已又思戀舊土。謀欲還東。恪乃密奏根罪狀。誅之。

時。新。道。大。興。議。何。格。舉。止。如。常。人。不。見。其。有。憂。色。每。旦。入。一。人。步。從。或。說。以。立。自。勢。備。恪。曰。人。情。方。便。當。安。重。以。歸。之。奈。何。復。由。當。極。恪。舉。大。任。而。朝。廷。之。禮。疑。疑。最。重。每。事。必。與。司。徒。評。議。之。出。心。符。于。語。陶。善。道。量。才。授。任。人。不。

難。位。朝。臣。咸。有。過。失。不。顧。其。狀。隨。宜。他。統。時。人。以。爲。大。快。其。政。犯。者。或。有。小。過。亦。相。自。白。爾。復。欲。置。宰。公。遜。官。邪。朝。廷。初。聞。備。卒。皆。以。爲。中。原。可。圖。桓。道。曰。慕。守。恪。尙。在。憂。力。大。耳。

秋八月辛丑朔日食既

桓溫以謝安爲征西司馬。安少有重名，前後徵辟皆不就，寓居會稽。以山水文籍自娛，雖爲布衣，時人皆以公輔期之。士大夫至相謂曰：「安若不出，當如蒼生何？」安弟萬廢黜，始有仕進之志。時年已四十餘，桓溫請爲司馬，安乃赴召。溫深禮重之。

〔辛酉〕五年夏五月，帝崩。琅邪王丕成帝子卽位。是爲帝崩無嗣，皇太后令

曰：「琅邪王丕中興正統，義望情地，莫與爲比。其以王奉大統，于是百官備法駕，迎入卽位。」

秋七月，葬永平陵。在江寧府上元縣。

九月，立皇后王氏。諱之

尊何皇后爲穆皇后。

涼張邕殺宋澄。冬十月，張天錫字統，涼少子誅之。詔以張玄靚爲涼州刺史，西平

公。先是涼宋混誅張璠。混，涼忠義，嘗欲殺之，因璠孫玄靚而自立。混以太后令誅之。請張玄靚去王號，復稱涼

州牧。旣而混卒，玄靚以混弟澄爲領軍將軍，輔政。右司馬張邕惡之，至是，邕攻殺澄，自爲中護軍，驕縱專權，多所刑殺。玄靚叔父天錫殺之，盡滅其族。玄靚以天錫爲大將軍，輔政，始奉升平年號，故有是命。

秦滅張平。平故趙并州刺史。趙亡降秦。又降燕。復請降于建康。欲中立。

以自固。既而秦王堅擊之。禽其養子張蚝。

本姓弓。上萬人。多力。趙降燕。與牛。即。趙。趙。高。步。堅。燕。人生。故。之。無。無。之。以。戰。

平衆大潰。乃降。

秦王以。延。矯。成。直。中。耶。將。常。聖。左。右。精。光。能。苦。萬。人。戰。

未幾燕擊平。平復降燕。尋又

叛燕。至是秦攻之。謝罪于燕。以求救。燕人惡其反覆弗救也。遂爲秦所

滅。

秦舉四科。秦王堅命牧伯守宰。各舉孝悌廉直文學政事。察其所舉。得

者賞之。非其人者罪之。由是人莫敢妄舉。請託不行。士皆自勵。雖宗室

外戚無才能者。皆棄不用。官皆稱職。田疇修闢。倉庫充實。賊盜屏息。

哀皇帝。

〔壬〕隆和元年春正月。滅田租畝收二升。

二月。以庾希字勉。庚之子。爲徐兗刺史。袁眞監豫司等州軍事。希鎮下邳。眞鎮

汝南。

燕呂護攻洛陽。桓溫遣兵救之。秋七月。燕師引還。先是護遣使來降。拜

冀州刺史。燕討之。復奔還燕。事在升平五年。至是護攻洛陽。守將陳祐告急。桓溫

遣庾希竟陵太守鄧遐字顯之。子。顯。帥師助守。因上疏請遷都洛陽。朝廷畏溫。

不敢爲異著作郎孫綽

字與公

上疏爭之

疏曰自漢亂以來六十餘年士民播流江表已

之思感其素心日就之哀實爲交切近今此舉誠爲違而百餘里之樂除趙死之憂保衛臣愚以爲宜遣三帥有威名實者先經洛陽掃平陳許濟寧河南新項造寃中夏小國然後可徐謀還德

耳溫見綽表不悅曰致意與公何不尋君遂初賦

綽少慕高僧嘗著

家國事邪時朝廷憂懼將遣侍中止溫王述曰溫欲以虛聲威朝廷耳

但從之自無所至詔從其計溫果不行溫又議移洛陽鐘虜述曰永嘉

不競暫都江左方當蕩平區宇旋軫舊京若其不爾宜改遷園陵不應

先事鐘虜溫乃止七月護退希等亦還

明年孫略地河南潁許昌汝南陳郡及河南諸城並爲洛陽

秦王堅臨太學秦王堅親臨太學考第諸生經義與博士講論自是每

月一至

冬十二月戊午朔日食

興甯元年夏五月加桓溫大司馬都督中外諸軍錄尚書事溫以

王坦之爲長史又以郗超爲參軍王珣爲主簿每事必與二

人謀之

府中爲之語曰齊參軍桓主簿能令公喜能令公怒溫氣高過衆有所推與超言當自願不

當作黑頭公晉未易才也謝玄字幼度安兄珣之子

秋八月有星孛于角亢

涼張天錫弒其君玄靚而自立。天錫弒玄靚自稱涼州牧西平公遣司

馬奉章詣建康請命。

〔甲〕二年魏西平公張春三月大閱戶口令所在土斷令西北士民僑寓

東南者所在以土著爲斷嚴其法禁稱爲庚戌制以是月庚戌日行之以明

帝寢疾皇太后臨朝攝政。帝信方士言斷穀餌藥以求長生侍中高崧

諫不聽尋以藥發不能親萬幾太后攝政。

夏五月以王述爲尙書令。述每受職不爲虛讓其所辭必于不受及爲

尙書令子坦之白述故事當讓述曰汝謂我不堪邪曰非也但克讓自

美事耳述曰既謂堪之何爲復讓人言汝勝我定不及也。

加桓溫揚州牧。時召溫入參朝政辭不至秋七月詔復徵溫溫至赭圻

諱名在太平府案昌縣西詔止之溫遂城赭圻城在鎮下臨江居之遙領揚州牧。

〔乙〕三年春魏元春正月皇后王氏崩日

桓溫移鎮姑孰以弟豁期之子監荆揚等州軍事。

三月帝崩琅邪王奔帝之子卽位是爲帝崩無嗣皇太后詔以奔承大統

燕陷洛陽將軍沈勁字世英死之初沈充之子勁以其父死于逆亂志欲

父子情定不  
及是心何世  
可道人心呼

立功以雪恥年三十餘以刑家不得仕及燕人徇洛陽陳祐守之勁自表求配祐効力詔以爲長史令自募兵得千人以行至洛陽屢破燕軍祐自度不能守乃以救許昌爲名留勁以五百人守之勁喜曰吾志欲致命今得之矣至是燕太宰恪吳王垂共攻克洛陽執勁勁神氣自若恪將宥之將軍慕輿虔曰勁雖奇士觀其志度終不爲用遂殺之朝廷嘉勁之忠贈東陽太守

顏延之曰沈勁死之門可謂能爲子矣

葬安平陵

在江寧府上元縣

夏六月益州刺史周撫卒撫在益州三十餘年甚有威惠詔以其子楚

字元孫

代之

梁州刺史司馬勳久有聲蜀之志撫雖不敢發及撫卒遂舉兵反自稱成都王引兵入劍閣圍成都桓溫遣江夏相朱序會楚討斬之朱序字次倫颍川人

秋七月立皇后庾氏

咏之女

帝葬

〔丙〕太和元年夏五月皇后庾氏崩

秋七月葬孝皇后

冬十月以會稽王昱爲丞相錄尚書事加殊禮入朝不趨贊拜不名劍

履上殿

〔訂〕二年春二月燕太宰慕容恪卒。恪疾病燕主暉親視之間以後事。恪曰吳王垂文武兼資管蕭之亞若任以政國家可安不然秦晉必有覬覦之計言終而卒。

秋九月以郗愔都督徐兗等州軍事。

冬代王什翼犍擊匈奴劉衛辰

之孫弟劉虎

走之。

先是衛辰降秦入居塞內。

己叛秦降代未幾又叛代至是什翼犍擊之河冰未合命以葦紆約流漸俄而冰合然猶未堅乃散葦于其上冰草相結有如浮梁兵乘以渡衛辰不意兵猝至遂四走什翼犍收其部落什六七而還衛辰奔秦秦送還朔方遣兵戍之。

〔戊〕三年春三月丁巳朔日食。

冬十二月加桓溫殊禮。位在諸侯王上。

〔記〕四年夏四月桓溫帥師伐燕秦人救之秋九月溫及燕人戰于枋頭不利而還袁真以壽春叛降于燕。溫帥步騎五萬發姑孰自兗州伐燕。

六月至金鄉。

汝南縣今屬兗州府

天旱水絕使將軍毛虎生

字之小字名虎王靖后諱故行璽字字又同桓溫母名虎字小字璽

放誕之弊  
原于老莊  
悖亂之萌  
起于圖識  
東晉膏肓  
痼疾存堅  
一病言足以  
其痼結

鉅野

注見

三百里引汶

注見

會于清

即今大清河古濟水也自泰安府東平州南東北流至武定府利津縣入于海通與東平濟南北

界中有水流入海

溫引舟師自清水入河舳舻數百里

即超而溫曰清水入河難以通運者寇不戰運道必絕固敵爲

實復無所得此說道也若不舉東都而必謂風過漢北歸還若能出戰則事可立決若恐其難必欲持重則其若頓兵河濟控引帶運俟安龍充備來夏乃進舍此二策而運軍北上進不速決退必乏誠

因此勢以日月相引漸及秋冬水更涸涸北方早寒

三軍畏懼者少悉于時所憂非獨無食而已退不從 燕主暉使下邳王厲逆戰敗還前

鋒鄧遐朱序亦敗燕兵七月溫至枋頭暉及太傅評大懼謀奔和龍吳

王垂曰臣請擊之若其不捷走未晚也暉乃使垂率衆五萬以拒溫又

遣樂嵩請救于秦許賂虎牢以西之地

秦軍臣雖曰吾恨溫伐我而不我救今溫伐我何救焉王暉曰燕無領大軍許率

敵也若溫舉山東進屯洛邑收幽冀之兵引突驅之黑龍兵填海則陛下大事去矣

不如與燕合并以退溫溫退燕亦病矣然後我承其敝而取之不亦善乎至從之 八月秦王堅

遣荀池鄧羌率步騎二萬以救燕初溫使袁真攻譙梁開石門以通水

運不克九月燕范陽王德字元明帥騎屯石門李邽帥兵斷溫糧道德使

慕容宙帥騎一千爲前鋒與晉兵遇宙使二百騎挑戰分餘騎爲三伏

挑戰者兵未交而走晉兵追之宙帥伏擊之晉兵死者甚衆溫戰數不

利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自東燕

即春秋南燕法見前出倉垣鑿井而飲

初三省注鑿燕道兵毒汴河上流也

行七百餘里燕將爭欲追之吳

王垂曰溫初退必嚴設警備簡精銳爲後拒不如緩之彼幸吾未至晝



得堅是時  
方有志并  
存以垂材  
智過人窮  
盛不歸亦  
不以失駕

夜疾趨，俟其氣衰，擊之無不克矣。乃帥八千騎行躡其後，溫果兼道而進。數日，垂曰：可矣。乃急追之，及于襄邑。注見前德先帥勁騎伏于東澗中，與垂夾擊，溫大破之，斬首三萬級。秦苟池邀擊溫于譙，又破之。溫收散卒屯于山陽，深恥喪敗，乃歸罪袁真，奏免爲庶人，真不服，表溫罪狀，朝廷不報。遂據壽春叛降燕。

冬十一月，燕慕容垂出奔秦，秦以爲冠軍將軍。燕吳王垂自襄邑還鄴，

威名益振。太傅評愈忌之，垂奏將士功賞皆抑而不行。太后可足渾氏素惡垂，與評謀誅之。太宰恪之子楷知之，以告。且曰：先發制人，但除評及樂安王臧，餘無能爲矣。垂曰：骨肉相殘，吾不忍爲也。甯避之于外耳。

十一月，請收于大陸。注見前因微服將趨龍城，至邯鄲，少子麟素不爲垂

所愛，逃還告狀。燕主暉遣精騎追之，垂散騎滅跡得免。世子令請給數騎襲鄴，垂曰：不可。乃與段夫人前紀段氏之女也及令楷并諸子俱奔秦。初，秦王

堅聞恪卒，陰有圖燕之志，憚垂不敢發。及聞垂至，大喜。必謂執手曰天生賢輔必相與共成大功此自

魯之數也，要當與卿共定天下，吾誠爲宗族後嗣，本邦世對。則州使卿去國，不失爲子之奉，雖朕不失事君之忠，不亦美乎。王猛曰：垂父子譬如龍虎，

非可馴之物，若借以風雲，將不可復制，不如早除之。堅曰：吾方收攬英

羣後之與略  
堅特所  
以善其後  
者無策耳  
曹操不殺  
先主拔世  
失計至堅  
不殺至堅  
以之不忍  
云以則所  
論人成敗

雄以清四海，奈何殺之。且其始來，吾已推誠納之矣。匹夫猶不棄言，況

萬乘乎？乃以垂爲冠軍將軍。

時前遣使聘，及歸言于曰：「秦人日聞軍聲，欲使秦和。」

高祖王猛曰：「名不虛傳，既又以告燕主，當不納之。」

秦遣王猛等伐燕，十二月取洛陽。初，燕人許割虎牢以西賂秦，晉兵既

退，燕人謂曰：「行人失辭，有國有家者，分災救難，理之常也。秦王堅大怒，

遣猛及將軍梁成、鄧羌帥步騎三萬伐之，攻洛陽，洛陽降。

桓溫徙鎮廣陵，溫發徐兗州民築廣陵城，徙鎮之。時征役既頻，加之疫

癘，死者什四五百，百姓嗟怨，祕書監孫盛

字安國，大原中郡人。

作晉春秋，直書時事，溫

見之怒，謂盛子曰：「枋頭誠爲失利，何至乃如尊君所言？若此，史遂行，自

是關君門戶事。其子遽拜謝，請改之。時盛年老，居家，性方嚴，爲軌度，子

孫雖班白，待之愈峻。至是，諸子號泣稽顙，請爲百口計。盛大怒，不許。諸

子遂私改之。

盛先已寫別本，備之外，及學武帝臨求，其後之子，遂東人，與見本不同，遂兩存之。

〔午庚〕五年，是歲燕亡，大國一，燕小。春，正月，慕容令自秦奔燕。王猛之發長安也，

請慕容令參其軍事，以爲鄉導。既至洛陽，猛賂垂所親使，詐爲垂使者，

謂令曰：「吾父子來此，以逃死也。今王猛疾人如讐，秦王心亦難知。聞東

狂設計  
令陷乘  
正道也  
不失常  
然豈知  
邪抑知  
狂之設  
事故邪  
了計而

朝比來悔悟吾今還東汝可速發令疑之躊躇終日又不可審覆乃奔

燕軍猛表令叛狀垂懼而出走爲追騎所獲秦王堅待之如舊堅謂聖曰

爲反間徒之沙城令自度此不能免帥沙城戍卒數千人圍之燕人以令叛而復還疑

夏六月秦王猛督諸軍復伐燕猛督將軍楊安等十將步騎六萬以伐

燕燕主暉命太傅評將中外精兵三十萬拒之評畏猛不敢進猛克壺

關所過郡縣皆望風降附燕人大驚司徒長史申滄歎曰燕之復建不通一紀耳

及慕容評戰于潞川水經注潞漳水過潞縣北潞郡曰潞

敗之評屯潞川及相持評爲人貪鄙陳國山泉顯惟及水積錢帛如邱陵士卒

遂長驅圍鄴鄴魏故城在魏郡

秦兵圍鄴秦王堅詔猛曰朕今親帥六師星言電赴將軍其休養士卒

以俟朕至然後取之于是堅留李威輔太子自率精銳十萬赴鄴燕主

秋七月癸酉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王堅入鄴執燕主暉以王猛爲冀州牧都督關東六州軍事

相謂曰不圖今日復見太原王猛聞之歎曰慕容元壽可謂古之逢爰矣殷太辛以祭之

主暉謂評且臣使朝評大懼請殺于燕俄而交兵秦將郭亮長

慕容元壽可謂古之逢爰矣殷太辛以祭之

曄與慕容評等奔龍城，堅使將軍郭慶追之，及于高陽，執曄以詣堅。

釋之，令還宮。帥文武出降。評奔。句。如。高。句。歸。執。于。樂。前。燕。自。慕容。區。大。統。五。五。備。置。及。唯。亡。凡。四。主。合。八。十。六。年。堅以猛爲

使持節都督關東六州諸軍事，冀州牧，鎮鄴，守令有闕，令以便宜補授。

將士封賞各有差，州縣守長皆因其舊，以燕申紹章儒，俱爲繡衣使者。

循行關東，觀省風俗，勸課農桑，賑恤窮困，收葬死亡，旌顯節行，燕政有

不便于民者，皆變除之。遷曄及鮮卑四萬戶于長安。封。曄。爲。新。興。侯。以。許。爲。節。事。中。區。南。冀。爲。車。都。尉。

燕故大史實祖說曰：燕必中興，其在吳王乎，慎吾老不及見耳。

〔辛未〕六年。開文帝。安元年。春正月，桓溫拔壽春，獲袁瑾，誅之。先是，袁真死，子瑾

代領其衆，燕秦皆以兵助瑾，桓溫擊破之，遂圍壽春。至是，燕已亡，瑾求

救于秦，秦遣將軍王鑿、張蚝帥步騎二萬救之。溫遣桓伊字叔真，宜族子。等大破

鑿、蚝于石橋。在。北。水。遂拔壽春，禽瑾，送建康，斬之。

代世子寔卒。諱。明。帝。初，代將長孫拓跋。暉。暉。子。沙。寔。斤謀弒代王什翼犍，

寔格之，傷脇，至是卒。寔娶東部大人賀野干賀。羅。部。酋。長。寔。妻。官。氏。志。北。方。賀。羅。後。改。爲。賀。氏。之女，有

遺腹子，什翼犍名之曰涉圭。即。魏。大。羅。道。武。皇。帝。後。名。建。

秦伐仇池，克之，執楊纂以歸。初，朝廷以楊世曾。孫。爲秦州刺史，世亦稱

臣于秦世卒子纂立始與秦絕至是秦將楊安等伐纂克之遂執以歸秦王堅命安留鎮仇池

冬十一月桓溫入朝廢帝爲東海王迎會稽王昱入卽位是爲嗣文帝溫恃其

才略陰蓄不臣之志嘗撫枕歎曰男子不能流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

溫欲先立功河朔以收時望還受九錫及枋頭之敗威名頓挫既克壽

春謂郗超曰足以雪枋頭之恥乎超曰未也久之超就溫宿中夜謂曰

明公不爲伊霍之舉無以立大威權鎮壓四海溫遂與定議以帝無過而

晉帝早有夢疾恐人坐繩寶等參侍內寢三美人坐三旁時夢皇基人莫能審其寤寤乃詣建康諷褚太后請廢帝而立會稽

王昱并作令草呈之太后集百官于朝堂宣皇太后令廢帝爲東海王

迎昱卽帝位帝既卽位溫有足疾詔讓入殿溫懼謝欲陳述而立溫威勢翕赫侍中謝

安見溫遙拜溫驚曰安石卿何事乃爾安曰未有君拜于前臣揖于後

溫遂還姑孰秦王堅聞溫立廢帝曰溫前敗關上後敗枋頭不能專製自說以謝百姓方更難君以立歲六十之叟舉動如此將何以容于四海乎曰忍其密而作也于父溫之謂

十二月降封東海王爲海西縣公桓溫奏廢放之人不可以臨黎元東

海王宜依昌邑故事太后詔封海西縣公尋遷于吳縣溫威震內外帝

君成何臣  
復此則新  
觀談笑如  
亭二笑記  
出抵人殊  
不可解

丁

雖處尊位拱默而已

命美風儀，器容止，對心典，行經，冠結，布，滿如也，並於諸侯，始於無濟世大時，而安以爲憲帝之流，但清談差焉耳。

### 太宗簡文皇帝

〔壬〕咸安二年春三月秦命關東禮送經藝之士秦王堅詔關東之民

學通一經才成一藝者所在郡縣以禮送之在官百石以上學不通一

經才不成一藝者罷遣還民

秋七月帝崩太子昌明卽位

是爲學武帝

帝不豫急召桓溫入輔一日一夜發

四詔溫辭不至詔立皇子昌明爲皇太子道子爲琅邪王

琅邪王母，即會稽國，以帝母，即大妃之配。

遣詔溫依周公居攝故事又曰少子可輔者輔之如不可君自取之侍

中王坦之持詔入于帝前毀之帝曰天下儻來之運卿何所嫌坦之曰

天下宣元之天下陛下何得專之帝乃使改詔曰家國事一稟大司馬

如諸葛武侯王丞相故事是日帝崩羣臣曰當須大司馬處分王彪之

正色曰天子崩太子代立大司馬何容得異朝議乃定太子卽位太后

欲令溫居攝彪之曰此異常大事大司馬必當固讓使萬幾停滯稽廢

山陵未敢奉令事遂不行

溫望開文職攝位，不辭，便當攝攝，既不謂所望，與弟仲書曰：詔使吾依武侯王公故事，其疑王坦之謝安所爲心計之。

八月秦加王猛都督中外諸軍先是秦王堅以猛爲丞相苻融爲冀州

簡文居攝，昭朝臣，幾欲依彪，類坦而行，當時謝安，覺未有所，在正須大，司馬處分，生列耳若，何如安石，此不足憑。

牧猛至長安。復加都督中外諸軍事。辭章三四上。堅不許。猛爲相。堅端拱于上。百官總已于下。軍國之事。無不由之。猛剛明清肅。善惡著白。放黜尸素。顯拔幽滯。勸課農桑。練習軍旅。官必當才。刑必當罪。由是國富兵強。戰無不克。秦國大治。

勝于公融在冀州。坐授起學令。爲有司所糾。使融尚書郎高柔至長安。見猛曰。昔魯伯公以沖宮。融明察宜王。以禮下。聖受今。隆平

公開建學宮。乃顯有司。學始明。公懲勸如此。下吏何敢違耶。于猛曰。是普通也。亦遂釋。

冬十月葬高平陵。

在江甯府上元縣。

三吳大饑。

烈宗孝武皇帝

〔開〕甯康元年春二月。桓溫來朝。

溫來朝。詔吏部尚書謝安侍中王坦

之。迎於新亭。時都下恟恟。云欲誅王謝。因移晉祚。坦之甚懼。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決於此行。溫既至。百官拜於道側。溫大陳兵衛。延見朝士。坦之流汗沾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謂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鄰。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命徹之。與安笑

語。移日。

溫令部趙軌執中。聽其言。風動於開。安笑曰。郭生可謂入邪之實。時天子幼弱。外有強臣。安與坦之。盡忠輔命。卒安晉室。三月。溫有疾。還姑孰。

秋七月。桓溫死。以桓沖都督揚豫江州軍事。

溫疾篤。諷朝廷求九錫。屢

使人趣之。謝安王坦之故緩其事。使袁宏具草。安見其草。輒改之。由是歷旬不就。溫弟江州刺史沖。問溫以安坦之所宜任。溫曰。渠等不爲汝所處分也。溫以世子熙才弱。使沖領其衆。溫卒。沖代溫居任。盡忠王室。或勸誅除時望。沖不從。始溫在鎮。死罪皆專決。沖以爲生殺之重。當歸朝廷。須報後行。熙及弟濟諸殺沖。沖後之長沖。稱溫遺令。以少子充爲嗣。封南郡公。時方五歲。桓玄字敬道。一名靈寶。

皇太后臨朝攝政。以王彪之爲尙書令。謝安爲僕射。謝安以天子幼。沖

欲請崇德太后臨朝。皇太后別稱。文顯文。即文彪之曰。上年垂及冠婚。反令從嫂

臨朝。豈所以光揚聖德乎。安不欲委任桓沖。故請太后臨朝。已得專決。遂不從其言。彪之與共掌朝政。安每歎曰。朝廷大事。衆所不能決者。以諸王公無不立決。

冬秦寇梁益陷之。秦取二州。甲箠夜郎皆附之。梓潼太守。明或曰。守涪城。道步騎。送母道江陵。爲秦將所獲。城遂降。

秦皇王聖。欲以城爲尙書。城曰。秦皇聖。老母見獲。天勸于此。母子獲全。秦之惠也。雖公侯之貴。不以爲榮。連不仕。每見聖或說。則生呼爲此賊。秦人以城不歸。遂請殺之。聖言之。願厚。則城字孟威。楚之孫。

彗星見。彗星出於尾箕。晉書天文志。尾九星。亦爲九子。箕四星。亦曰天津。長十餘丈。經太微。掃東井。自

四月見。及冬不滅。秦太史令張孟言。尾箕燕分。天文志。自尾十度。主南斗。十一度。爲析木燕之分野。東井

秦分。白東井十六度。至御人。度爲攝箕之分野。也。今彗起尾箕。而掃東井。十年之後。燕當滅。秦二



十年之後代當滅燕

甲三曰：燕文志：燕中入東并一也。定國入東并八也。代五入東并二十。八度皆拓跋氏地也。所以知代當滅燕者，天道好還，燕已滅矣。代與天運反。

而滅燕自

慕容氏布列朝廷，臣竊憂之。宜翦其魁傑，以消天變。堅不聽。陽

平公融亦上疏言之。堅報曰：朕方混六合爲一家，視夷狄爲赤子，汝宜息慮，勿懷耿介。夫惟修德可以禳災，苟能內求諸己，何懼外患乎？

〔甲〕二年春二月，以王坦之都督徐兗等州軍事，詔謝安總中書。安好

聲律，期功之慘，不廢絲竹。士大夫效之，遂以成俗。坦之屢書苦諫曰：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安不能從。又嘗與王羲之登冶城。

在江寧府浦北，今江寧。

悠然遐想，有高世之志。羲之謂曰：夏禹勤王，手足胼胝，文王旰食，日不暇給，今四郊多壘，宜思自効，而虛談廢務，浮文妨要，恐非當世所宜。安曰：秦任商鞅，二世而亡，豈清言致患邪？

〔乙〕三年夏五月，徐兗都督藍田侯王坦之卒。

坦之臨終，與謝安桓

沖書，惟以國家爲憂，言不及私。

以桓沖爲徐州刺史，謝安領揚州刺史。沖以安素有重望，以揚州讓之。

自求外出，桓氏族黨莫不苦諫，沖處之澹然。

秋七月，秦丞相清河侯王猛卒。猛寢疾，秦王堅親爲祈郊廟社稷，分

遣近臣徧禱河岳。疾少瘳。爲之赦。殊死以下。猛上疏曰。不圖陛下以臣之命。而虧天地之德。開闢以來。未之有也。臣聞報德莫如盡言。謹以垂沒之命。竊獻遺款。夫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古先哲王。知功業之不易。戰戰兢兢。如臨深谷。伏惟陛下。追蹤前聖。天下幸甚。堅覽之悲慟。七月。堅親至猛第視疾。訪以後事。猛曰。晉雖僻處江南。然正朔相承。上下安和。臣沒之後。願勿以晉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敵。終爲大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言終而卒。堅比斂三臨哭。謂太子宏曰。天不欲使吾平一六合邪。何奪吾景略之速也。葬之如漢霍光故事。

八月立皇后王氏。

潁川女

九月以徐邈爲中書舍人。

東莞姑蘇人。家京口。

字季野。

帝講孝經。始覽典籍。延儒士。謝

安薦邈補中書舍人。每被顧問。多所匡益。帝或宴集酣樂之後。好爲詩章。文辭穢雜。邈應時收斂。還省刊削。經帝重覽。然後出之。

冬十月癸酉朔日食。

秦置聽訟觀。遣太子入學。禁老莊圖讖之學。秦王堅詔曰。新喪賢輔。百

司或未稱朕心。可置聽訟觀。五日一臨。以求民隱。今天下雖未大定。權

放誕之弊  
原于老莊  
起于圖讖

東晉書  
謝安傳  
其意足以  
結

可假武修文以稱武侯王雅旨其增崇儒教禁老莊圖讖之學犯者棄市妙簡學生太子及羣臣之子皆就學受業尚書郎王佩讀讖堅錄之讖學遂絕

〔四〕太元元年是歲涼代皆亡春正月朔帝冠太后歸政以謝安爲中書監殺

### 尚書事

秋七月秦遣兵擊涼州八月敗其兵涼將掌據死之張天錫降秦王堅

以天錫雖稱藩受位而臣道未純遣將軍苟萇梁熙等將兵臨西河尚

書郎閻負梁殊奉詔徵之若有違命卽進師撲討負殊至姑臧天錫會

官屬謀之皆曰河西天險若悉境內精兵右招西域北引匈奴何遽知

其不捷也天錫攘袂大言曰孤計決矣言降者斬乃縛負殊射殺之使

將軍馬建帥衆二萬拒秦八月秦師濟河天錫遣掌據軍于洪池謂名在今涼州

自帥餘衆屯金昌城在今涼州苟萇使姚萇爲前驅馬建迎降掌據

戰死據兵敗就孤免責而天錫出城自戰城內又反乃奔還姑臧秦兵至天

錫面縛出降涼州郡縣悉下封天錫歸義侯謂涼州至天錫亡凡九十七年

詔除度田收租之制初哀帝減田租畝收二升至是除之王公以下口

稅米三斛。調在役之身。

冬十一月己巳朔日食。

秦遣兵擊代。敗之。十二月代寔君弒其君什翼犍。秦討殺之。遂分代爲二

部。劉衛辰爲代所逼。求救于秦。秦王堅遣行唐公洛鄧羌朱彤等將兵

擊代。以衛辰爲鄉導。代王什翼犍使南部大人劉庫仁一名洛維衛辰之將將

兵拒戰。大敗。什翼犍病不能自將。乃奔陰山之北。聞秦兵稍退。復還雲

中。初什翼犍世子寔早卒。寔子珪尚幼。慕容妃諸子皆長。繼嗣未定。至

是。庶長子寔君。遂殺諸弟。并弒什翼犍。秦兵趨雲中。部衆逃潰。國中大

亂。珪母賀氏以珪走依賀納野干。秦王堅召代長史燕鳳字子承。問代亂

故。鳳具以對。堅曰。天下之惡一也。乃執寔君至長安。車裂之。堅欲誅珪于長安。鳳固請曰代

王遣孫神幼。與相統攝。庫仁勇而有智。衛辰殺多變。皆不可信任。並分諸部爲二。今此兩人統之。兩人去有深變。而勢莫敢先。與其孫稍長立之。是陛下有存亡繼絕之體。子代使其子孫永爲不便不叛之臣。此

安邊之良策也。堅從之。分代爲二部。自河以東屬庫仁。自河以西屬衛辰。使統其衆。

賀氏以珪依庫仁。庫仁招撫離散。恩信甚著。奉事拓跋珪。恩勤周備。不

以廢興易意。常謂諸子曰。此兒有高天下之志。必能恢隆祖業。汝曹當

謹遇之。

〔五〕二年春三月以朱序爲梁州刺史鎮襄陽

冬十月以桓沖都督江荆等州軍事謝玄監江北軍事桓沖以秦人彊

盛欲移阻江南奏自江陵徙鎮上明

城名在涇州府松滋縣水經注江水東逕上明城北

使劉波字道則魏之子

守江陵楊亮

字農華陸人漢大尉雲之後

守江夏時朝廷方以秦寇爲憂詔求文武良將

可鎮禦北方者安以兄子玄應詔

初中書郎起自以其父位遇在謝安之右而德游散地常憤懣形于辭色由是與謝氏有隙及聞安舉

玄歎曰安之明乃能識衆舉則玄之才足以不置所舉或成以爲不然趙曰吾嘗與玄共在桓公府見其使才選覆履聞未嘗不得其任是以知之

玄鎮廣陵募驍勇之

士得劉牢之

字道襲彭城人

等數人以牢之爲參軍常領精卒爲前鋒戰無不捷

時號北府兵敵人畏之

散騎常侍王彪之卒

諡曰簡

初謝安欲增修宮室彪之曰中興之初卽東府

在盛城之東

爲宮殊爲儉陋蘇峻之亂成帝止蘭臺

卽都坐

不蔽風雨

是以更營新宮比之漢魏則爲儉比之初過江則爲侈矣今寇敵方彊

豈可大興工役勞擾百姓邪安曰宮室敝陋後世謂人無能彪之曰凡

任天下之重者當保國甯家緝熙政事乃以修室屋爲能邪安不能奪

故終彪之之世無所營造彪之既卒明年春遂作新宮至秋乃成

〔成〕三年春二月秦寇梁州夏四月陷南陽

秦王堅遣長樂公丕等攻

襄陽至沔北梁州刺史朱序以秦無舟楫不以爲虞既而秦軍浮馬以渡序惶駭固守中城不督諸將攻之先是序母韓氏聞秦兵將至自登城履行至西北隅以爲不固帥百餘婢及城中女丁築斜城于其內及秦兵攻城西北隅果潰衆移守新城襄陽人謂之夫人城不飲秦攻襄陽時太守鄭裔與不會鄭裔山陰人其子將裔其運道絕其接兵皆如中舍何

太守鄭裔與不會

〔吧〕四年春二月秦陷襄陽執刺史朱序以歸苻丕久圍襄陽秦御史

中丞李柔劾丕師老無功請徵下廷尉秦王遣使持節切讓丕等不等惶恐命諸軍并力進攻朱序屢破秦兵守備稍懈督護李伯護爲秦內應不遂克襄陽執序送長安堅以序能守節拜度支尚書以伯護爲不忠斬之秦將慕容垂拔南陽執太守丁護欲害之護固辭不受丁護字彥遠涇陽人

夏四月秦陷魏興太守吉挹字祖冲死之秦章鍾拔魏興吉挹引刀欲

自殺左右奪其刀會秦人至執之挹不言不食而死秦王堅歎曰周孟威不屈于前丁彥遠潔己于後吉祖冲閉口而死何晉氏之多忠臣也

挹參軍史祖冲得世職  
將手疏詣魏州刺史

五月秦陷盱眙進圍三河

今日北河在揚州府高郵州西北

謝玄連戰敗走之

先是秦陷彭

城淮陰

謝玄敗彭城軍圍彭城道開無太守監將田斌擊沒水潛往玄遣之爲秦人所縛擊之之使云南軍已敗州爲許之使而告城中曰南軍盡至我軍行來轉爲賊所執勉之衆人殺之

彭城

至是秦將俱難彭超拔盱眙遂圍田洛于三阿去廣陵百里朝廷

大震臨江列戍謝玄自廣陵救三阿難超戰敗退保盱眙六月玄進攻

之又敗退屯淮陰玄遣何謙等帥舟師乘潮而上夜焚淮橋難超退屯

淮北玄謙等共追之戰于君川

初三會於盱眙縣北有君川此盱眙山之川也

復大破之難超北走僅

以身免玄還廣陵加領徐州刺史秦王堅大怒徵超下廷尉自殺難削

爵爲民

秦大饑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三終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四

晉

烈宗孝武皇帝

〔疏〕太元五年春二月秦作教武堂秦作教武堂于渭城注見命太學

生明陰陽兵法者教授諸將祕書監朱彤諫曰陛下四海之地什得其八宜稍偃武修文乃更始立學舍教人戰鬪之術非所以致太平也且諸將百戰之餘何患不習于兵而更使受教于書生非所以彊其志氣也此無益于實而有損于名堅乃止

夏四月以謝安爲衛將軍與桓沖並開府儀同三司朝廷以秦兵之退爲謝安桓沖之功故有是命

六月秦以苻融爲中書監都督諸軍錄尚書事苻丕爲冀州牧苻暉爲豫

州牧秦王堅以諸氏種類繁滋分三原注見九峻山名在西安府武都汧雍

見前氏十五萬戶使諸宗親領之散居方鎮如古諸侯世謂其種以其

子長樂公丕鎮鄴平原公暉鎮洛陽石越梁謏毛興王騰等皆爲諸州

刺史注送玉至關上丕解領兵三千戶別其父兄皆爲吳吳常壽人帥者侍郎暉等因待宴授等而歎曰



詔豐宜官也。傅文通記。在國文。若真言。而譏。蓋。安。典。夫。人。得。幸。于。聖。聖。典。之。間。覺。遊。于。後。庭。聖。飲。曰。不。見。雀。來。入。燕。室。但。見。浮。雲。蔽。白。日。聖。改。吉。謝。之。命。夫。人。下。堂。聖。與。聖。臣。飲。以。極。醉。為。限。聖。作。酒。德。之。歌。曰。地。列。酒。是。天。酒。請。杜。康。妙。酒。佳。飲。先。知。辨。真。假。聖。邦。始。煩。反。覆。由。是。聖。之。前。免。後。則。聖。大。悅。自。是。宴。聖。臣。禮。飲。而。已。道。賢。略。酒。水。人。後。出。家。事。佛。更。名。道。賢。伯。勞。爾。羅。曰。願。伯。勞。仇。說。宋。許。酒。德。道。聖。作。造。婦。三。會。曰。當。從。講。天文。志。經。緯。有。角。由。二。星。曰。酒。註。見。前。註。唐。古。之。造。酒。者。儀。快。註。見。前。

秋九月皇后王氏崩

冬十一月葬定皇后

〔辛巳〕六年春正月立佛精舍于殿內 帝初奉佛法立精舍詳前精舍詳前于

殿內引諸沙門居之左丞王雅字茂達諫不從

夏六月庚子朔日食

冬十一月秦寇竟陵桓冲擊破之遂拔管城在安陸府獲其將閻振吳仲

振仲寇竟陵冲遣太守桓石虔字之參軍桓石民石虔弟帥衆拒擊大破

之振仲退保管城石虔進攻拔之獲振仲俘斬萬七千有奇

〔辛巳〕七年春三月秦司農苻陽字之侍郎王皮字之尚書郎周虓謀反事

覺徙邊 秦東海公陽及王皮周虓謀反事覺收下廷尉秦王堅問其反

狀陽曰臣父哀公死不以罪注死事臣為父復仇耳堅泣曰哀公之死事

不在朕皮曰臣父丞相有佐命之勳而臣不免貧賤欲圖富貴耳堅曰

周處既稱 世荷晉恩 則不宜受 秦爵既受 復復受 復復受 復復受

亂臣耳符  
陽王皮均  
爲不誅此  
而不紀網  
以特荷堅  
此欲博寬  
名而失正  
義矣

丞相臨終託卿以十具牛爲治田之資未嘗爲卿求官知子莫若父何

其明也虓曰世荷晉恩生爲晉臣死爲晉鬼復何問乎

志如此豈彈死乎殺之足成其名耳皆赦不誅徙陽高昌

即漢車師前部之高昌郡皮虓朔方之

北秋九月秦遣將軍呂光

字世明秦

將兵擊西域

車師鄯善入朝于秦請爲

鄉導以伐西域之不服者因如漢法置都護以統理之秦王堅以呂光

爲都督總兵十萬以伐西域陽平公融諫曰西域荒遠得其民不可使

得其地不可食漢武征之得不補失臣竊惜之不聽

先行師流沙焉

冬十月秦會羣臣于太極殿秦王堅會羣臣于太極殿議曰今四方略

定惟東南一隅未霑王化計吾士卒可得九十餘萬欲自將討之何如

左僕射權翼曰晉雖微弱未有大惡謝安桓沖皆江表偉人君臣輯睦

未可圖也太子左衛率石越曰今歲鎮

二星名

守斗

在南斗十二度至須女福德

也堅曰天道幽遠未易可知以吾之衆投鞭于江足斷其流又何險之

述次大破之吊純出走尤撫當四

城恩威甚著遠方諸國皆來降附

歲星所在其國

有禍故曰臨

在吳伐之必有天殃且彼據長江之險民爲之用殆未可伐

也

也

足恃乎于是羣臣各言利害久之不決堅曰此所謂築室道旁無時可成吾當內斷于心耳

堅曰昔出師留平公融問之齊曰今我晉有三觀于道不期晉國無變我色曰汝亦如此吾復何望融泣曰晉未可滅然其明且臣之所憂不止于此陛下宜審詳矣

旬天子與新卒留守京師臣懼變生肘腋不可悔也臣之願愚誠不足采王蒙時一時英傑除下警比之

力內竭耳堅曰晉誠燕亦犯歲而遷秦滅六國豈皆暴虐乎冠軍容垂獨實于堅曰陛下雖自聖心足

矣晉武平矣所伏者張杜二三臣而已若從衆言豈有誤一之功乎堅大悅曰與吾共定天下者誰邪而已

聖業信重沙門道安羣臣使乘間進言堅與遊東苑曰朕將與公南遊吳越泛長江臨滄海不亦樂乎對曰

陛下應天御世居申土而制四時自是以比隆堯舜何必憐風沐雨經略疆力堅不聽

秦大熟先是五月秦幽州蝗秦王堅命散騎常侍劉蘭

之不能滅有司請徵蘭下廷尉秦王曰災降自天非人力所能除此由

朕之失政蘭何罪乎至是歲大熟

豆

上田畝收百石下者五十石

胡氏三者曰物反常為妖賊之為異尚已賊生而不食五穀妖之大者也農夫力穡有秋自古以來無就收百石七十石之理即五十石三十石亦未之間也使其有之豈非反常之大者乎使其無之則州縣相與

大者也秦亡宜矣

〔癸未〕八年夏五月桓冲帥師伐秦拔筑陽

今襄陽府穀城在

先是冲遣將軍朱綽擊襄陽掠六百餘戶而還至是冲帥師十萬復攻襄陽別將攻筑陽拔之

嶺道居容盛來飲進臨河水夜命軍士入持十炬繫于樹枝光照數十里冲懼退還上明

謝安賭墅  
羣翬爲蓮  
勝惟色然  
入公之勝  
非朱序白  
敗乃公事  
至不損幾  
可稱積善  
何成算之

秋八月秦王堅大舉入寇詔征討都督謝石字石鎮萬之弟冠軍將軍謝玄等帥師拒之秦王堅下詔大舉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年二十以下有材

勇者皆拜爲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萬餘騎拜趙盛之爲少年都統是

時秦臣皆不欲堅行獨慕容垂姚萇及良家子勸之陽平公融諫曰垂

萇我之仇讐良家少年皆富饒子弟不閑軍旅何可從也堅不聽八月

遣融督張蚝慕容垂等步騎二十五萬爲前鋒以姚萇爲龍驤將軍督

益涼州諸軍堅謂及曰蚝皆以龍驤建業未嘗輕以授人稱其勉之實謂曰王者無戲言此不祥之徵也堅默然慕容垂首于垂曰主上雖許已其叔父建中興之業在此行也堅遂

發長安戎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九月至項城涼州兵始達咸陽蜀

漢兵皆順流而下幽冀兵至于彭城東西數千里水陸並進運漕萬艘

融等兵先至潁口潁水入淮之口在今江西南潁州府潁上縣東詔以謝石爲征討大都督謝玄爲前

鋒都督與將軍謝琰字慶度安之子桓尹胡彬等督衆八萬拒之子謝安安與然答曰已

別有旨既而敵將逼命當出避山嶽親謂畢集與玄圍藩別區安甚常劣于玄是日玄謂帥爲勸手而又不可安遂避餘至夜乃還桓尹渾以機木爲道積薪三千入授安固謂之曰朝廷處分已定兵甲無固宜留

以助西澤冲歎曰安石有廟堂之是不關將帥今大敵垂至方遊談不暇道請不經事少年指之衆又寡謂天下事已可知善其左莊矣

### 以琅邪王道子錄尙書六條事

冬十一月謝石謝玄等大破秦兵于肥水注見前殺其大將苻融秦王堅走

而不具卓  
識人是  
非者多矣

觀謝石謝

進之狀則

不爲無見

幸而無序

私通軍情

自請軍機

未請自退

以陳晉軍

乘勢得勝

耳將然謂

韋之謂又

能建績之

起建績之

天幸非別

論也非別

還長安

秦陽平公融等攻壽陽

即壽

克之胡彬退保硤石

山名在馬陽府壽州西北水經注

水北無山硤石

融進攻之秦將梁成等屯于洛湖

在馬陽府定遠縣西下流入淮謂之洛口

柵淮以遏

東兵謝石謝玄等憚不敢進彬糧盡潛遣使告石等曰今賊盛糧盡恐

不復見大軍秦人獲之送于融融使人白秦王堅曰賊少易禽但恐逃

去宜速赴之堅乃留大軍于項城引輕騎八千兼道就融遣朱序來說

石等不如速降序私謂石等曰若秦衆盡至誠難與爲敵今乘諸軍未

集宜速擊之若敗其前鋒則彼已奪氣可遂破也十一月玄遣廣陵相

劉牢之帥精騎五千趨洛湖梁成阻湖爲陳以待之牢之直前渡水擊

成大破之斬成分兵斷其歸津秦步騎崩潰赴淮死者萬五千人于是

石等水陸繼進

聖典並登壽陽城望之凡營兵部陳融等又見八公山上草木皆以爲晉兵則謂融曰此亦魏晉何謂解也蓋然始有懼色八公山在壽州東北溪時有八公山

南王安同

秦兵偪肥水而陳玄使謂融曰君懸軍深入而置陳偪水此乃

持久之計非欲速戰者也若移陳小卻使我兵得渡以決勝負不亦善

乎秦諸將皆曰我衆彼寡不如遏之使不得上可以萬全堅曰但使半

渡我以鐵騎蹙而殺之蔑不勝矣融亦以爲然遂麾兵使卻秦兵遂退

不可復止玄等引兵渡水擊之融騎而略陳欲以止退者馬倒爲晉兵

堅不除 乘不乘 堅之厄 以爲英 者以量 雄爲過 人以生 事機非 也欲食 而以藉 以就功 因督而 疲堅以 業正吳 春不知所 婚不不知 也婚不

所殺秦兵遂潰玄等乘勝追擊至于青岡

在壽州西北一百步

秦兵大敗自相

踏藉死者蔽野塞川其走者聞風聲鶴唳皆以爲晉兵且至晝夜不敢

息草行露宿重以飢凍死者什七八初秦兵小卻朱序在陳後大呼曰

秦兵敗矣衆遂大奔序因與張天錫皆來奔獲堅所乘雲母車及儀服

器械不可勝計遂取壽陽

謝安得報書知秦兵已敗方與客圍碭碭書置牀上子無血色固甚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飲罷還內過戶限不覺履齒

之堅中流矢走至淮北謂張夫人曰吾今復何面目治天下乎潸然流

涕是時惟慕容垂所將三萬人獨全堅以千餘騎赴之

此時世子實言于垂曰

無所慮社稷之重垂曰彼以赤心投我若之何害之天胡奪之何患不亡不若保其危以報德徐俟其

恩何可求也若斥逐必窮吾當憤集關東以復先業耳

此

垂悉以兵授堅堅收集離散比

至洛陽衆十餘萬

垂子真復謂垂曰暮不迫人于險其義豈可以感動天下夫取吳子未始與自衛不遇晚旬日之間然其神是美焉和去進矣垂善其言行至灑

池垂言于堅曰北鄙聞王師不利輕相煽動臣請奉詔書以鎮慰之堅

許之權翼諫曰垂勇畧過人世豪東夏譬如養鷹餓則附人每聞風鷗

起常有凌霄之志正宜謹其條籠豈可解縱任其所欲哉堅曰卿言是

也然朕已許之匹夫猶不食言況萬乘乎若天命有廢興固非智力所

能移也翼曰陛下重小信而輕社稷臣見其往而不反關東之亂自此

始矣。堅不聽。翼密遣壯士邀垂于河橋。垂疑之。詭道而去。堅至長安。哭陽平公融而後入。

以謝石爲尚書令。進謝玄號前將軍。固讓不受。石等歸建康。得秦樂工。能習舊聲。于是宗廟始備金石之樂。

以王國寶爲尚書郎。謝安婿王國寶坦之子也。安惡其爲人。每抑而不用。由是怨安。國寶從妹。爲會稽王道子妃。帝與道子皆嗜酒狎昵。國寶乃譖安于道子。使離間之。安功名既盛。而險詖求進之徒。多毀短安。帝稍疏忌之。

秦將軍乞伏國仁乞伏國仁。姓乞伏。其先有乾于者。以雄勇爲諸部族主。號乞伏可汗。傳至帖因。其衆漸盛。即國仁五世祖也。叛。據隴右。初。國仁

之父司繁。爲秦將王統所破。降秦。秦以爲南單于。留之長安。已復使討

叛胡。遂鎮勇士川。本漢勇士縣。晉廢。故城在今隴州府金縣。司繁卒。國仁嗣。爲秦前將軍。從秦王

堅入寇。其叔父步頽。聞秦師敗。率隴西以叛。秦使國仁討之。國仁遂與

步頽合。衆至十萬。據隴右。

丁零北狄種也。翟斌起兵攻洛陽。秦使慕容垂討之。垂叛秦。與斌合。慕容

垂至安陽。修好于長樂公丕。丕館垂于鄴西。垂潛與燕故臣謀復燕祚。

強心懷復 仇而託言 報德蓋恐 一發不中 轉致取果 耳觀壯士 自避沈陰 道深不見 謀不隱若 荷既隱忍 垂俟其變 而離問而 新辭辭至 斬吏燒亭 反形已露 訖置不問 則所謂婦 夫之勇耳

會丁零翟斌斌以丁零種居中山石堅滅燕叛秦謀攻洛陽秦王堅驛書使垂

討之石越言于不曰垂有恢復舊業之志今復資之以兵此爲虎傅翼

也不曰垂在此常恐爲肘腋之變今遠之于外不猶愈乎乃以羸兵敝

鎧給之又遣苻飛龍帥氏騎一千爲之副密戒飛龍曰垂爲三軍之帥

卿爲謀垂之將行矣免之垂請入鄴城拜廟不如許乃謂風而入亭史樂之垂怒斬史樂

不與飛龍謀因激怒其衆曰吾盡忠于苻氏而彼專欲圖吾父子吾雖

欲已得乎乃停河內募兵旬日間有衆八千夜襲飛龍氏兵盡殺之而

慕容鳳鳳放宜郡王桓子等亦各帥部曲歸翟斌會秦豫州牧平原公暉遣毛當

討斌鳳擊斬之垂遂濟河焚橋有衆三萬遣人告農等農等遂以晦日

將數十騎微服出鄴奔列人漢縣北齊宮故城在今廣平府肥鄉縣起兵

〔甲〕九年後燕慕容垂元年後秦姚萇白雀元年西秦大國一義新大國二後燕後秦凡三國春正月慕容垂自稱燕王後燕

慕容鳳勸翟斌奉垂爲盟主斌從之垂至洛陽斌勸垂稱尊號垂曰新

興侯謂燕吾主也當迎歸反正耳垂以洛陽四面受敵欲取鄴而據之

乃引兵東至滎陽羣下固請上尊號垂乃稱燕王立統府承制行事帥

御此歷通鑑輯覽卷二十四晉孝武皇帝



衆二十餘萬，自石門濟河，長驅向鄴。慕容農之奔列人也，止于烏桓魯

利家。

利家之置，謂其笑而不食，利謂其妻曰：「忍奴耶？富人，家貧無以饋之，奈何？」妻曰：「郎有劍才大志，今無利家，故而至此，必有異，非爲飲食來也。」君臣出遊，謂以德非常，利從之，直以與復省，利曰：「死生惟郎是

從。乃詣張驥。

亦烏桓人。

說之，驥曰：「得舊主而奉之，敢不致死。」于是農驅列人

居民爲士卒，使趙秋說屠各、東夷、烏桓各帥衆數千赴之。步騎雲集，遂至數萬。長樂公不使石越討之，農參軍趙謙請急擊。越農曰：「彼甲在外，我甲在心，晝戰則士卒見其外貌而憚之，不如待暮擊之，可以必克。」令戰士嚴備以待，毋得妄動。向暮，農鼓譟而出，大衆隨之，大敗秦兵，斬越。越與毛當皆秦驍將，相繼敗沒。秦人騷動，盜賊羣起，垂至鄴。農引兵來會，垂遂立世子寶。

字道

爲太子，封拜王公百餘人。

不從委讓，謂垂曰：「孤受主上不世之恩，故欲安全長樂公。」

使赴京師，然後修復舊業，小爲興好，若不以鄴城見歸，當窮極兵勢，恐軍馬未生，亦不可得也。臨臨擊費之曰：「將軍不容于家，國投命，聖朝之尺土，將軍豈有分乎？」主上與將軍風殊，類則一見傾心，視如宗戚，豈可自可補其兵勢，但惜將軍以七十之年，願首白旗，高世之忠，更爲逆鬼耳。垂默然左右，請殺之，垂曰：「彼各爲其主，其何罪，而歸之上，秦王堅表，請送不歸，長安縣郡，復喜切實之。」

二月，荊江都督豐城公桓沖卒。

諡宣

沖聞謝玄等有功，自以失言，慙恨

成疾而卒。

燕王垂圍鄴。

燕王垂攻鄴，拔其外部，秦長樂公不退守中城，垂築長圍。

守之

燕王垂其弟諱及從子權等攻秦勃頓館陶皆取之子是聞東六州郡縣多降于燕

燕慕容泓

弟之

起兵華陰慕容冲

弟之

起兵平陽秦遣苻叡

子之

擊泓敗

死夏四月

叡司馬姚萇起兵北地自稱秦王

弟之

泓為秦北地長史聞

燕王垂攻鄴亡奔關東收集鮮卑還屯華陰其眾遂盛自稱雍州牧秦

王堅使鉅鹿公叡都督中外諸軍事討泓以姚萇為司馬泓弟冲為秦

平陽太守亦起兵河東進攻蒲阪堅使竇衝討之泓聞秦兵且至帥眾

將奔關東叡繼猛輕敵欲馳兵邀之姚萇諫不聽遂與戰兵敗為泓所

殺萇遣其長史詣堅謝罪堅怒殺之萇懼奔渭北馬牧于是天水尹緯

尹詳南安龐演等糾煽羌豪五萬餘眾推萇為盟主萇自稱秦王

進屯北地羌胡降者十餘萬

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秦竇衝擊冲破之冲

奔華陰泓眾至十餘萬已而燕諸將殺泓立冲為太弟冲大破秦

兵于鄭西遂據阿房城

秦遣兵擊慕容冲破之冲奔華陰泓遂進逼長安秦竇衝擊冲破之冲

奔華陰泓眾至十餘萬已而燕諸將殺泓立冲為太弟冲大破秦

兵于鄭西遂據阿房城

勢中水三尺  
餘或出附  
會奇談不  
然則結  
覺處適當  
漁下耳若  
謂別有神  
佑平地水  
能自深有  
是理乎

而已其軍僅幾款曰天亦佑賊乎安公谷在西安府耀州

已而長出北地聚自縛步騎二萬擊之長兵擊款軍中無并乘人非安公谷堰水以固之會天大雨萇營中水三尺營外寸餘

收元

理冲之叛也聖召慕容冲與之曰冲之宗族可謂人而賊心不

能中之人必無道理且燕室之罪人不足復顧汝勉謀大業隨吾死無悔也及見見冲復敗秦兵謀與慕容冲謀伏兵殺之慕容冲少長當殺之燕王垂幼子柔與太子豐之子感乘間得出

奔泝阿房城  
注見前同項

六月崇德太后褚氏崩

秋七月葬康獻皇后

八月燕王垂解鄴圍趨新城

即新樂城，據所築以置輜重，孔康平所處糧餉

初燕王垂圍鄴城久不下

以右司馬封衡言引漳水灌之垂行圍因飲于華林園秦人密出兵掩之矢下如雨垂幾不得出冠軍慕容隆將騎衝之垂僅而得免至是鄴中芻糧俱盡削松木以飼馬垂曰苻丕必無降理不如開不自歸之路以謝秦王疇昔之恩乃解圍趨新城

時襄城以鄴城不下，遣使通謀，丕覺垂殺之。

遣都督謝玄帥師伐秦取河南

太保安

三月詔以安爲太保

奏請乘苻氏傾敗開拓

中原以玄爲前鋒都督帥桓石虔等伐秦玄至下邳秦徐州刺史趙遷棄彭城走玄進據之使彭城內史劉牢之攻秦袁州刺史張崇棄鄆城奔燕牢之據鄆城河南城堡皆來歸附

已而玄遣兵攻秦青州之荀廷如主郡督徐州冀州并七州諸軍事

冬十月辛卯朔日食

後秦王萇攻新平

後漢郡，今陝西郿州是

初新平人殺其郡將秦王堅缺其城角以

恥之新平民望

謂郡之賢

深以爲病欲立忠義以雪之及是萇至太守苻輔

欲降郡人馮傑等諫曰昔田單以一城存齊今秦猶連城過百奈何遽  
爲叛臣乎輔喜曰此吾志也于是憑城固守後秦爲土山地道輔亦于  
內爲之或戰下地或戰山上後秦之衆死者萬餘人輔詐降以誘莫裒  
將入城覺之而返輔伏兵邀擊幾獲之又殺萬餘人輔堅守數月糧竭矢盡乃降  
其民以出欲赴長安長圍而

慕容垂復圍鄴謝玄遣劉牢之救之且饋之粟先是謝玄遣劉牢之等

據碣磧

碣磧名在秦安府東  
阿縣碣磧山上

郭滿據滑臺

亦曰白馬城今爲衛輝府滑縣治元和志滑州滑白  
馬城創古滑縣晉滑氏于此爲碣磧人皆以爲城顏

肱劉襲軍河北襲攻黎陽

注見前

克之苻丕大懼會燕王垂復引兵圍鄴

不進退路窮遣參軍焦逵請救于玄玄欲徵丕任子逵固陳不款誠玄  
乃遣劉牢之等帥衆二萬救鄴丕告饑玄運米二千斛饋之

〔百乙〕十年

秦王苻堅大安元年西燕主慕容垂更始元年西秦王乞伏國仁歲  
義元年蜀大國三葉魏後秦秦大國一西燕小國一西秦凡五附國

春正月燕慕容

冲稱帝于阿房

是爲西燕

冲稱帝改元頗有自得之志賞罰任情慕容盛

慕容盛

年十三謂慕容柔曰十人之長亦須才過九人然後得安今中山

王才不逮人功未成而驕已甚殆難濟乎

已而冲與長安秦  
王堅與苻堅敗之

夏四月劉牢之進兵至鄴燕王垂逆戰敗走中山牢之追擊大敗而還

聖始禁圖  
可謂不學  
至是轉信  
識文以喪  
敗之後神  
智衰迅遂  
致邪庭若  
此邪其不  
能復振宜

牢之自枋頭至鄴燕王垂逆戰而敗遂徹圍北遁牢之引兵追之疾趨

二百里至五橋澤

胡三省注在  
幽州北

爭燕輜重垂邀擊大破之牢之單馬走會

秦救至得免鄴中饑甚不率衆就晉穀于枋頭牢之入屯鄴城兵復少

振尋坐軍敗徵還不亦還鄴

燕秦相持經年窮萬人相食邑落  
蕭後垂以桑落爲軍糧北趨中山

五月西燕攻長安秦王堅出奔五將山

在鳳翔府岐山縣  
東北亦曰武將山

後秦執之以歸西

燕王冲攻長安秦王堅身自督戰飛矢滿體冲縱兵暴掠士民流散道

路斷絕千里無煙堅大懼以讖書云帝出五將山久長得乃留太子宏守

長安帥騎數百與張夫人中山公說奔五將山後秦王萇遣驍騎將軍

吳忠圍之秦兵皆敗走堅神色自若忠執之送詣新平

堅之出也重告州郡明  
以孟冬數長安宜不能

守出奔下辨神入長安輜兵大掠死者不可  
勝計已而安自武都假道來奔誠處之江州

秋八月太保建昌公謝安卒

文昭曰

先是安與琅邪王道子有隙會秦人

求救安請自將出鎮廣陵至是有疾求還至建康而卒詔加殊禮以葬

以琅邪王道子領揚州刺史錄尚書都督中外諸軍事後秦王萇弑秦王

堅後秦王萇幽秦王堅于別室使求傅國璽堅叱之曰五胡次序無汝

羌名璽已送晉不可得也堅自以平生遇萇有恩尤忿之數罵萇求死

葛遣人縊之。張夫人中山公詵，皆自殺。後秦將士亦皆哀慟。葛欲隱其名，諡堅曰壯烈天王。

司馬氏先曰：論者皆以爲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然葛先備以爲不殺，使垂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豈肯棄之能臣也。烏能爲亂。魏李克有言：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堅做之矣。

秦苻丕稱帝于晉陽。秦長樂公丕將赴長安，會幽州刺史王永。子猛之自

薊州壺關，遣使招之。丕乃帥鄴中男女六萬餘口，西如潞川，將軍張蚝

并州刺史王騰，迎入晉陽。永以騎來會。丕始知堅死，乃發喪卽位。丕既去，

慕容和守之。

九月，秦呂光還自龜茲，擊涼州，殺其刺史梁熙而代之。初，呂光以龜茲

饒樂欲留居之。天竺沙門鳩摩羅什曰：此不足留。將軍但東歸，自有福

地可居。光乃以駝二萬餘頭，載外國珍寶奇玩，驅駿馬萬匹而還。至玉

門，涼州刺史梁熙發兵拒之。光破其兵，斬熙，入姑臧，自領涼州刺史。郡

縣皆降。酒泉太守宋璜、西郡太守蕭濟、城守不下，先攻而執之，實不降。并曰：將軍受命平西，而不受節。

也。秦且水校尉王璜，其世子大樂，與俱奔河西。既而魏安人樂松，聚兵迎大樂爲主，攻拔昌松，遂領姑臧。

魏西諸郡皆應之，尋爲呂光所攻，大樂奔西。武興武人執送姑臧，斬之，璜亦殺。樂松字德林，敦煌人。西

乞伏國仁自稱單于，置將相，分其地置十二郡。築勇

郡，後漢末置，治曰勒，故城在今甘肅岷州丹縣。魏安廣武，皆前涼所置郡，故城俱在今涼州府平番縣。昌松，水漢書：松縣，後涼改昌松縣。在涼州府古浪縣。

士城而都之秦封以爲苑川

城名在關州府金縣水經注苑川水北極牧師苑故漢牧苑之地有東西二城相去七里

王

冬十二月燕慕容麟攻秦博陵

後漢縣晉置郡後魏省故城在今保定府靈縣

守將王竟

平人死之

麟

攻博陵王竟固守城中糧竭矢盡功曹張猗踰城出聚衆以應麟竟臨城數之曰卿是秦民吾是卿君卿起兵應賊而號義兵何名實之相違也古人求忠臣必于孝子之門卿母在城棄而不顧吾何有焉不意中州禮義之邦乃有如卿者也麟拔博陵執竟殺之

燕定都中山先是燕樂浪王溫屯中山撫舊招新勸課農桑倉庫充溢溫乃運給軍糧且營中山宮室及是燕王垂至謂諸將曰樂浪王之功雖蕭何何以加之乃定都焉

〔丙〕十一年

秦主苻登泰初元年燕主慕容暉元年中西燕主慕容永中興元年魏太祖道武帝拓跋珪登國元年涼王呂光天安元年晉大國西秦興發興西燕小國一四秦大國一魏

小國一後涼  
凡七世國

春正月垂跋珪復立爲代王先是劉庫仁死弟頭眷代令其衆庫仁之

子顯弒之而自立顯又欲殺拓跋珪珪遂奔賀蘭部依其舅賀訥至是

珪從曾祖紇羅

力微之曾孫

與諸部大人共請賀訥推珪爲主大會于牛川

今在

山西朔平府右  
玉縣北邊外

卽代王位以長孫嵩

代人

叔孫普洛

拓跋闕命叔父之弟曰乙旃氏後改叔孫氏

爲南北

部大人分治其衆以張袞字洪物上谷人爲左長史許謙字元明代人爲右司馬王建

人等爲外朝大人奚牧拓跋嗣之弟西魏梁兵使改爲奚爲治民長皆掌宿衛及參謀議長

孫道生字從等出納教命尋徙都盛樂已郡時以燕師擊顯大破之顯奔四燕盛樂注見前

燕王垂稱皇帝始置公卿百官繕治宗廟社稷

丁零翟遼字從據黎陽翟斌之死也遼奔黎陽太守滕恬之南陽四郡人會翟子甚

愛信之恬之喜收獵不愛士卒遼潛施姦惠以收衆心遂執恬之而據

其郡明年燕王遣使慕容楷翟遼將之遼厚復叛燕自稱魏天王屯遼東

二月西燕弑其主沖沖樂在長安且畏燕王垂之彊課農築室爲久安

計鮮卑咸怨將軍韓延因衆心不悅殺之立沖將段隨爲燕王三月慕

容恆慕容永字從殺隨立宜都王子顥帥鮮卑男女四十萬口去長安

而東恆弟韜殺顥恆立沖之子瑤永又殺之乃立泓之子忠爲帝忠以

永爲丞相至聞喜聞燕王垂已稱帝不敢進築燕熙城在今許州而居之

未幾刁雲等復殺忠推永爲河東王稱藩于燕

三月泰山太守張顥叛謝玄退屯淮陰初謝玄欲使朱序屯梁國而自

屯彭城以北固河上西援洛陽朝議以征役既久欲令玄置戍而還至



是張願以叛郡降翟遼北方騷動立謝罪乞解職詔慰諭令還淮陰

燕寧張願破之子是背兒後請州郡無益多拜于燕後劉宋之學取論說願復來時

夏四月代改稱魏魏王珪務農息民國人悅之

後秦王襄取長安稱皇帝鮮卑既東長安空虛襄取之始稱皇帝置百

官

六月以楊亮為雍州刺史鎮衛山陵荊州刺史桓石民取弘農初置湖陝

二成後湖陝為魏興所廢

秋七月秦以苻登字文孫為南安王注見枹罕諸氏以河州刺史衛平襄

老廢之推狄道長苻登為雍河二州牧率眾五萬下隴攻南安拔之馳

使請命秦主不因而命之仍封南安王

冬十月西燕擊秦敗之秦主不奔東垣故城在今河南府新安縣境將軍馮該擊

殺之慕容永遣使詣秦主不求假道東歸不不許與戰于襄陵秦兵大

敗丞相王永等皆死不帥騎數千南奔東垣謀襲洛陽馮該自陝邀擊

殺之執其太子甯等送建康詔赦不誅

西燕慕容永稱帝于長子漢縣今關山永進據長子即帝位將以秦后楊

氏爲上夫人楊氏引劍刺之爲所殺。時高主體之子榮及孫會皆在長子相繼逃歸于魏。

海西公奔薨于吳。公自徙吳之後深慮橫禍專飲酒恣聲色有子不育。

時人憐之至是薨。十五年四

十一月秦苻登稱帝于南安。登既克南安夷夏歸之者三萬餘戶遂進

攻後秦主萇之弟碩德于秦州萇自往救之登與戰大破之啖青名氏人

射萇中之萇走保上邽碩德代統其衆至是秦尙書寇遣奉渤海王懿

子之自杏城注見奔南安登發丕喪行服議立懿爲主衆曰渤海年幼

未堪多難非大王不可登乃卽帝位。

十二月呂光自稱酒泉公。後漢初光得秦主堅凶問舉軍縞素至是自

稱涼州牧酒泉公。

秦主登伐後秦。秦主登立世祖丕神主于軍中載以輜輶衛以

虎賁凡所欲爲必啓而後行引兵五萬東擊後秦將士皆刻鉉爲死

休字每戰以劍稍爲方圓大陳有厚薄從中分配故人自爲戰所向無

前切長安之將敗也將軍徐蓋胡空各聚眾結爲白圓既而後秦官爵授秦以王禮葬秦王于二

〔訂〕十二年春正月以朱序爲青兗刺史鎮淮陰謝玄爲會稽內史。

夏四月尊母李氏爲皇太妃

二月徵處士戴逵

字安道，吳興人，後會稽人。

不至

詔徵會稽處士戴逵，逵累辭不就。郡

縣敦逼不已，逵逃匿于吳。內史謝玄上疏曰：逵自求其志，今王命未回，

將羅風霜之患，陛下既已愛而器之，宜使其身名並存，請絕召命。帝許

之。

秋八月立子德宗爲皇太子

冬十二月後秦攻秦，拔將軍徐嵩壘，嵩死之。

後秦姚方成拔嵩壘，執而

數之，嵩罵曰：汝姚萇，罪當萬死，先帝赦之，授任內外，榮寵極矣，曾不如

犬馬，識所養之恩，親爲大逆，汝羌輩，可以人理期也，何不速殺我，早

見先帝，取萇于地下治之，方成怒，三斬嵩，悉隄其士卒。

秦國秦王，堅兵糧，隄其

之。

〔子〕十三年

西秦王乞伏乾歸太始元年

春正月康樂公謝元卒

武康

秦主登軍朝那

漢縣，屬安定郡，在今平涼府

後秦主萇軍武都

胡三省注：此武都亦當在安定界，漢安定有安武縣，武都或即

兩秦相持，屢戰互有勝負，數月乃解。關西豪傑，以後秦無成功，多去

而附秦。

論並愛世成者入奉虛之自所可奉已聖隆  
耳其惜何其必於天聲說乎逃認甚賢恒  
亦存其斤補名欲無下所純其遠匿微安  
鄙身謂當斤謝於曲用而謂盜志託他而  
有門

夏四月以朱序都督司雍等州軍事成洛陽譙王恬

字元伯子

都督兗冀等

州軍事鎮淮陰

六月西秦王乞伏國仁卒弟乾歸立乾歸號河南王遷都金城

注見

秦

封以爲金城王秦涼鮮卑元胡多附之

秋八月魏遣使如燕魏主珪密有圖燕之志遣九原公儀

什翼犍

奉使至

中山還言于珪曰燕主衰老太子闇弱范陽王

謂

自負材氣非少主

臣燕主既沒內難必作于時乃可圖也今則未可珪善之

〔五〕十四年後涼稱嘉元春二月呂光自稱三河王

秋八月秦主登擊安定後秦主苻襲破其輜重秦后毛氏死之秦主登

留輜重于大界前三名注在安定新平之間自將輕騎攻安定

先是苻秦主苻以秦戰勝得秦王襲之勳并子厚中立堅保固端之秦王

諸將勸苻決戰苻曰

登升權通謂之曰公臣賦君而立像求福爾有益乎曰大呼曰賦君賦君何不自出吾與汝決之吾不聽至是苻以軍未有別新保首以逆秦

諸將勸苻決戰苻曰

與窮寇爭勝兵家之忌也吾將以計取之乃留兵守安定夜帥騎三萬

襲大界克之登后毛氏美而勇善騎射兵入其營猶彎弓跨馬帥壯士

力戰殺七百餘人衆寡不敵爲後秦所執苻將納之毛氏罵且哭曰姚

萇汝已弑天子又欲辱皇后皇天后土甯汝容乎遂殺之

諸將欲因秦軍賊

雖亂而風猶盛未可謂也  
遂此登載餘亦保胡空處

劉友益資法曰：唐世氏其前王寔繼徐黃  
此老氏凡節者凡三人世亂繼忠臣信矣

冬十一月以范甯字武子爲豫章太守。初帝既親政事威權已出有人主

之量已而溺于酒色委政于琅邪王道子道子亦嗜酒日夕與帝以酣

歌爲事又崇尚浮屠窮奢極費所親昵者皆娼武子謂反媼或謂反僧尼近習

弄權交通請託賄賂公行官爵濫雜刑獄繆亂尚書令陸納以宮闈事曰好家用權  
兒歌推舉之邪左衛將軍許

道子諷八座啓道子宜加殊禮護軍車盾字武子曰此乃成王所以尊周

公者今主上當陽豈得爲此乃稱疾不署疏奏帝大怒而嘉盾有守中

甯侍郎范甯徐邈爲帝所親信數進忠言補正闕失指斥姦黨國寶甯

之甥也甯尤疾其阿諛勸帝黜之國寶遂與道子譖甯出爲豫章太守

甯注豫章道謂賢下國誠保求風政以問官長得失除惡與善書曰自古以來欲爲左右耳目者無非小人

皆先因小惠而成其大不忠先藉小信而成其大不信道使魏霸非進若惡倒說可不戒哉足下慎選網紀

必得國士以攝諸曹諸曹皆得其吏以學文翰又擢公方之人以爲監司則濟潤能否其可混清足下俱平

心而處之何取于耳目哉實好儒學性執直常而王弼何害之邪弼子榮封或以爲貶之大過甯曰王何疑

察典文論沈仁氣近靜浮說波蕩後生使歸紳之徒雖於飲隨以至禮樂樂崩中原頹頹風俗徐至今爲  
衆衆封樁基一時通足以張身覆國爲疑世戒豈能同百姓之視聽哉故吾以爲一世之綱紀歷代之忠重  
自愛之誦小這  
衆之罪大也

先由小忠  
信以成小  
不忠不古  
實千病徐  
人通病徐  
選辟病徐  
書戒甯勿  
任耳目持

論極當但  
所云得國  
士良吏則  
以攝掌則  
猶未爲盡  
善使無克  
明知見虛  
明探取之  
名則爲任  
用則不誤  
正復不淺  
坐嘯畫諾  
之風其底  
弊將安流

〔宣統〕十五年春正月西燕主永寇洛陽朱序擊走之還擊翟遼又走之

西燕主永引兵向洛陽朱序自河陰北濟河擊敗之永走還土黨序追

至白水

在山西涇州府富平縣南水經注白水出高平縣故城西北

會翟遼謀向洛陽序乃引兵還擊走之留

將軍朱黨守石門使其子畧督護洛陽自還襄陽

已而西燕復寇河南太守楊俊期擊之俊期死之子

二月以王恭字孝伯都督青兗等州軍事

琅邪王道子恃寵驕恣帝寢不

能平欲選時望爲藩鎮以潛制之間于太子左衛率王雅曰吾欲用王

恭殷仲堪

陳郡人

何如雅曰恭風神簡貴志氣方嚴仲堪謹于細行以文

義著稱然皆峻狹自是幹畧不長天下無事足以守職若其有事必爲

亂階矣帝不從乃使恭鎮京口

夏四月秦將軍魏揭飛攻後秦之杏城雷惡地應之後秦主苻擊斬揭飛

惡地降

先是秦將軍雷惡地降于後秦

後秦主苻使人誘招秦主苻許開門納之苻將惡地在外誘誘凡登曰苻多詐不可信也

苻聞之謂將曰此差見苻事不成矣登以惡地男可過人陳之至是惡地降苻

至是秦主登遣將軍魏揭飛帥氏胡攻後

秦將姚當成于杏城惡地復應之攻李潤

地名在開州府大荔縣西北李潤秦曰潤東有李潤驛即此

後秦主

苻自引精兵一千六百擊之揭飛惡地有衆數萬氏胡赴之者首尾不

絕見後秦兵少悉衆攻之苻固壘不戰示之以弱潛遣騎出其後揭飛

兵擾亂，莫縱兵擊之，斬揭飛及其將士萬餘級，惡地請降，莫待之如初。

莫命統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樹孔中樹一木，以旂戰功，當成曰營地，大小莫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當奇豈以大為貴哉！

莫命統當成于所營之地，每樹孔中樹一木，以旂戰功，當成曰營地，大小莫曰：我自結髮以來與人戰，未嘗如此之快，以千餘兵破三萬之衆，營地惟小，當奇豈以大為貴哉！

此必荀曜與之有讎也，彼之則其謀得成，故及其未合，急擊之耳。遂應龍天啟之登，遂也。鄧厚復改安定，莫拒之，謂太子與曰：荀曜聞吾北行，必來見汝，汝執謀之，莫能行，唯果至長安，與誅之，莫擊登于安定，城東賊

之馬頭馬，在鳳翔府郿縣東南。

〔辛〕十六年冬十月，魏王珪擊柔然，以朔之酋，其先曰木骨閭，因為兵，木骨大破之。

徙之雲中。初，柔然部人世服于代，及秦滅代，遂附于劉衛辰。魏王珪即

位，高車古赤狄之種，初魏為狄所，北方名為敕勒，謂夏以為高車丁等。諸部皆服，獨柔然不下。珪引兵擊之，柔然

舉部遁走，珪倍道追之，及于大磧，大破之，悉徙其部衆于雲中。

劉衛辰攻魏南部，魏王珪大破之，衛辰走死，諸部悉降。劉衛辰遣子直

力鞬率衆九萬，攻魏南部，魏王珪引兵大破之，乘勝追奔，衛辰部落駭

亂，珪遂直抵其所居悅跋城。部代來城在今鄂爾多斯左翼北。衛辰父子出走，分遣輕騎追

之，獲直力鞬，衛辰爲其下所殺，珪誅其宗黨五千人，河南諸軍悉降，獲

馬三十餘萬匹，牛羊四百餘萬頭，國用由是遂饒。衛辰少子勃勃即勃野

亡奔薛干部，即薛薛干部送于沒弈干，即薛沒弈干以女妻之。

子

〔王〕十七年夏五月丁卯朔日食

燕主垂擊翟劄

子之

劄奔西燕

先是翟遼死子劄代領其衆至是燕主

垂擊劄垂軍至黎陽臨河欲濟劄列兵南岸以拒之垂徙營就西津去

黎陽西四十里爲牛皮船百餘艘僞列兵仗泝流而上劄急引兵趨之

垂潛遣慕容鎮等自黎陽津夜濟營于河南比明營成劄急還攻垂命

堅壁勿戰劄兵往來疲渴攻營不拔將引去鎮等出戰慕容農自西津

濟夾擊大破之盡獲其衆及所統七郡三萬餘戶劄奔長子歲餘謀反

永殺之

冬十一月以殷仲堪都督益荊州軍事仲堪雖有時譽資望猶淺到

官好行小惠綱目不舉南郡公桓玄負其才地以雄豪自處朝廷疑而

不用年二十三始拜洗馬

晉書琅邪王道子道其補歷領日謂衆客曰桓溫晚陰欲作賊云何玄伏地流汗不能起由是不自安而切齒于道子

後出

補義興太守鬱鬱不得志歎曰父爲九州伯兒爲五湖長遂棄官歸國

上疏自訟不報

桓氏累世居南州玄恨豪橫士民畏之嘗于仲堪聽事前戲長以指擬仲堪參軍劉道曰萬請有虧稱理不足玄不悅既出仲堪謂道曰爾狂人也玄夜道歸爾我豈能

相飲邪使道避之玄果使人道

之不及劉道字伯英彭城人

征虜參軍胡藩

字道序南昌人

過江陵見仲堪曰玄志趣不

常節下崇待太過非計也藩內弟羅企生字宗伯爲仲堪功曹藩謂曰殷

桓玄怨望  
棄官奔楚  
國憲乃歸  
其翔翔陪  
亂黨目誰  
何東晉紀



侯倒戈授人必及于禍君不早去悔無及矣

立子德文爲琅邪王徙道子爲會稽王

李遼表請修孔子廟不報清河人李遼上表請勅兗州修孔子廟給戶灑掃仍立庠序以教學者曰事有如賒而實急者此之謂也疏奏不省

〔已〕十八年冬十月燕主垂擊西燕燕主垂議伐西燕諸將皆曰未可范陽王德曰永國之枝葉僭舉位號宜先除之以壹民心垂曰司徒意與吾同吾雖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留此賊以遺子孫也遂發中山次于鄴

十二月後秦主苻卒太子興

字子

帥兵擊秦

先是秦主登聞後秦主苻

病大喜秣馬厲兵進逼安定苻疾小瘳出兵拒之登懼而還苻夜引兵躡其後且而候騎告登曰賊營已空不知所向登驚曰彼爲何人去來不令我覺謂其將死忽然復至朕與此羌同世何其厄哉登遂還雍苻亦還安定已而登丞相竇衝叛登討之衝求救于苻苻使太子興將兵攻胡空堡登解衝圍以赴之興因襲平民大獲而還至是苻疾甚還長安召太尉姚旻僕射尹緯受遺詔輔政謂太子興曰有毀此諸公者慎

勿受之。汝撫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禮，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不失，吾

無憂矣。莫卒，興祕不發喪，自稱大將軍，率衆伐秦。

明年登聞莫死，莫曰：「快與小兒，吾折杖笞之耳。」乃悉衆而攻興。

使尹韓與戰，大敗之。其衆夜潰，登舉騎奔平涼，收遺棄入馬毛山。于是興始歸，興即帝位。馬毛山在平涼府固原州西南，亦曰馬髦山。

〔甲午〕

十九年

秦主苻登延初元年。後秦主姚興初元年。是歲，秦及西燕亡。大國三都後秦，小國二。後涼、西秦凡五國。

春正月，三河王光以禿

髮烏孤

樹能從弟，善九之元孫。樹能能見前。

爲河西都統。

烏孤雄勇有大志，其父思復健卒

烏孤嗣立，與大將紛、隨謀取涼州。紛、隨曰：「公必欲得涼州，宜先務農講

武，禮賢修政，然後可也。」烏孤從之。呂光遣使拜烏孤鮮卑大都統，羣下

皆曰：「吾士馬衆多，何爲屬人？」石真若留曰：「吾根本未固，大小非敵，不如

受以驕之，俟釁而動。」烏孤乃受之。

初三省曰：此言烏孤所以興。

夏六月，追尊會稽太妃鄭氏曰簡文宣太后。

羣臣或謂宣太后應配食

元帝。太子前率徐邈曰：「太后平日不伉儷于先帝，子孫豈可爲祖考立

配國學助教。

簡文宣帝。臧燾字德仁，東莞人。

曰：「尊號既正，則罔極之情申，別建寢廟

則嚴禘之義顯，繫子爲稱兼明貴之所由，一舉而合三義，不亦善乎？」乃

立廟于太廟路西。

秋七月，後秦主興擊秦主登，殺之。秦太子崇立奔湟中。

後秦主興自安

定如涇陽與秦主登戰于山南之南執登殺之悉散其衆使歸農業登

太子崇奔湟中稱帝改元

八月尊太妃李氏爲皇太后劉亮

燕主垂圍長子拔之殺西燕主永燕主垂部分諸將出壺關注見 溢口

在河南彰德府臨漳縣西元和志臨水出潞縣縣鼓山泉深嘗清如漆楊滿故以潞口名之沙庭在直隸大名府元城縣東南春秋定公七年齊侯衛侯盟于沙即此庭當作亭以擊西

燕標榜所趣軍各就頓西燕主永聞之分道拒守聚糧臺壁注見 臺壁在山西潞安府

經注歸都北對故臺高水遣兵戍之既而垂頓軍不進永疑垂欲詭道由太行

入乃悉斂諸軍杜太行口惟留臺壁一軍于是垂引大軍出溢口入天

井關注見至臺壁破之永召太行軍還自將拒之垂陳于臺壁南遣千

騎伏澗下及戰僞退永衆追之澗中伏發斷其後諸軍四面俱進大破

之永走歸長子垂進圍之永困急求救于晉魏兵皆未至將士開門納

燕兵垂執永斬之得所統八郡七萬餘戶西燕自慕容暉收元五年永亡凡大主合十一年

多秦主崇及隴西王楊定攻西秦兵敗皆死定弟盛遣使來稱藩 西秦

王乾歸攻秦主崇崇奔隴西王楊定定弟殺從孫也先爲秦將軍與西秦戰兵敗被虜已而亡身歸秦收集舊衆據涪城自稱仇池公稱藩

子晉注見又取天水等子晉之地自稱順西王定帥衆三萬與崇共攻乾歸大敗見殺苻氏遂亡苻氏自

立王崩亡凡六  
去合四十四年

乾歸于是盡有隴西之地自稱秦王定叔父之子盛先守仇

池至是乃自稱秦州刺史仇池公遣使稱藩于建康分氏羌爲二十部

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

〔未乙〕二十年春三月庚辰朔日食

以丹陽尹王雅領太子少傅時會稽王道子專權奢縱趙牙本倡優茹

千秋本捕賊吏也皆以諂賂得進

牙爲道子開東第於山穿池功用紅黃帝崇幸其第謂  
道子曰府內乃有山莊善然豐飾太過道子無以對帝

去道子謂牙曰上若知山是人方所爲必死矣牙曰  
公在牙何敢死極作賊爲千秋實宜招權聚賈累債

帝益怒道子而信于太后不忍廢

黜乃擢王恭殷仲堪王珣王雅等居內外要任以防之道子亦引王國

寶王緒國寶從弟爲心腹由是朋黨競起無復勳時友愛之驩太后每和解

之

秋七月長星見

漢書注文穎曰彗星長三星形象小彗李星光芒四出每星  
光芒如掃帚長星光芒直指或竟天或十丈二三丈無常也

有長星見自須

女至于哭星

晉書天文志星主哭泣  
天少府星二星主哭泣

帝心惡之于華林園舉酒祝之曰長星勸

汝一杯酒自古何有萬歲天子邪

燕遣其太子寶擊魏魏王珪敗之於參合陂

初魏王珪遣其弟觚觚叔父

入貢于燕燕主垂衰老諸子用事留觚以求良馬珪弗與遂叛燕侵偃

附塞諸郡燕主垂遣太子寶帥衆八萬自五原伐魏

魏世爲胡國好久矣聞以求

此不獲而留其勢曲在于我奈何遂擊之珪沈另有說如經即魏兵精高領未可輕也太子年少氣壯必小魏而慕之萬一不知所就偏威損軍難防下關之重恐從魏官

高胡字大清南海華人魏張

袞言于珪曰垂狙于滑臺長子之捷有輕我心宜羸形以驕之乃可克也珪從之悉徙部落畜產西渡河千餘里以避之燕軍至五原降魏別部三萬餘家進軍臨河欲濟魏王珪將兵拒之先是寶之發中山也燕主垂已有疾既至五原珪使人邀中山之路伺其使者盡執之寶等數月不聞垂起居珪使所執使者臨河告之曰若父已死何不早歸寶等憂恐士卒駭動乃夜遁珪選精銳二萬餘騎追擊大敗之于參合陂

冰未結寶以魏軍必不能渡不設斥候故而暴風冰合珪引兵濟河長夜並行至參合陂門燕軍在陂東山南水上珪夜部分諸部令士卒圍救東爲口閉進且日登山下臨燕軍大驚擾亂珪縱兵擊之死者萬

數獲禽四五萬人

寶等軍騎僅也燕司徒德言于垂曰虜以其捷有輕太子心宜及陛下神

略以服之不然將爲後患垂乃會兵中山期以明年大舉擊魏

〔四〕二十一年

燕主慕容寶永康元年

春閏三月燕主垂襲魏平城克之夏四月還卒于上谷太子寶立燕主垂留范陽王德守中山引兵密發踰青

嶺

胡三省注卽廣昌嶺所謂五道道也五嶺

經天門

胡三省注廣昌之南鑿山通道出魏

不意直指雲中魏陳留公虔

什翼

鎮平城垂襲之虔出戰敗死燕軍盡

收其部落。魏王珪震怖欲走。諸部皆有二心。會垂疾篤。還。

還。還之通。參合波也。見魏書如山篇之。

設祭。軍士。雖哭。聲震山谷。嗚呼。由是。輿。轉。萬。乃。築。燕。昌。城。而。還。燕。昌。城。在。大。同。府。大。同。縣。北。

卒于上谷。寶卽位。

燕主寶弒其太后段氏。寶初爲太子。有美譽。已而荒怠。中外失望。段后

嘗言于燕主垂。以太子非濟世之才。宜擇一人。付以大業。趙王麟。姦詐。彊。懷。必。爲。國。患。宜。早。圖。之。垂。不。從。及。是。寶。卽。位。使。麟。偪。段。后。自。裁。段。氏。曰。汝。兄。弟。不。難。偪。殺。其。母。況。能。守。先。業。乎。吾。豈。愛。死。但。念。國。亡。不。久。耳。遂。自。殺。

六月。三河王光。自稱涼天王。光卽天王位。國號大涼。置百官。遣使拜禿

髮烏孤益州牧。烏孤謂使者曰。呂王諸子貪淫。三甥暴虐。遠近愁苦。吾安可遠百姓之心。受不義之爵乎。留其鼓吹羽儀。謝遣之。

秋八月。魏王珪擊燕。九月。燕慕容農及魏師戰。敗走。魏遂取并州。魏羣

臣勸魏王珪稱尊號。珪始建天子旌旗。出入警蹕。參軍張恂。字洪。魏之子。勸珪

進取中原。珪善之。乃大舉伐燕。步騎四十餘萬。南出馬邑。踰句注。注。見前。

旌旗亘千餘里。鼓行而進。遣別將從東道襲幽州。九月。珪軍至晉陽。慕

容農出戰。大敗奔還。司馬慕容嵩閉門拒之。農遂東走。魏追獲其妻子。

燕軍盡沒農獨與三騎逃歸中山魏遂取并州

初建德中置副使太守尚書郡以下官悉用儒生爲之士大夫諸軍門者

皆引入存想使人人盡言者才用或加顯  
欲以張物等爲諂郡守招撫難於動諛與衆

貴人張氏弑帝于清暑殿太子德宗卽位會稽王道子進位太傅冬十月

葬隆平陵

在江寧府上元縣

帝嗜酒流連內殿外人罕得進見張貴人寵冠後宮

時年近三十帝戲之曰汝以年亦當廢矣吾意更屬少者已而醉寢清

暑殿貴人使婢以被蒙帝面而弑之重賄左右曰因釁暴崩時太子闇

弱會稽王道子昏荒遂不復推問王國寶夜叩禁門欲爲遺詔侍中王

爽

弟之

拒之曰大行晏駕皇太子未至敢入者斬國寶乃止太子卽位

道子進位太傅揚州牧假黃鉞

太子幼而不慧口不能言至于寒暑緩急亦不能辨飲食  
廢與否非已出母弟瑛邪王弟文會侍左右爲之節通

初國寶黨附道子驕縱不法武帝惡之國寶懼遂更媚于帝而疏道子

及帝崩國寶復事道子與王緒共爲邪詔道子又倚爲心腹遂參管朝

權威震內外王恭入赴山陵每正色直言道子憚之深布腹心而恭每

及時政輒厲聲色道子遂欲圖之

或勸恭謀逆實王珣曰彼非遠來影今先事而發必失  
朝野之望乃止既而謂珣曰比來觀君一似初虞瑒

周所難惟大王親萬機納直言放鄭聲遠佞人國寶等愈懼

總宗幼而不  
辨飢飽寒而  
不覺至可  
授以主恩  
晉惠取豎  
不遠故狃  
於立長於  
於天而味  
爲天直下  
主人者其  
下已其身  
天於下同  
失

魏王珪拔常山

魏王珪使冠軍將軍于栗磾

魏書官氏志：珪時，魏都內入者，潛有劫掠于氏，後改于氏栗磾代人。

自晉陽開韓信故道

信自井陘伐趙之路。

自井陘趣中山，進攻常山，拔之。郡縣皆降。

唯中山、鄴、信都三城爲燕守。珪將進攻中山，既而謂諸將曰：「中山城固，急攻則傷士，久圍則費糧，不如先取信都，然後圖之。」乃引兵而南。高陽

太守崔宏

字元伯，東武城人。

奔海渚

湖三言注：海中洲也。

珪素聞其名，遣吏追獲，以爲黃門侍郎。與張袞對掌機要，創立法度。博陵令屈遵

字子度，清河人。降，以爲中書令，出

納號令，兼總文誥。時魏東平公孫資攻鄴，燕范陽王紹擊破之，魏王珪屯新

安皇帝。

〔丁〕隆安元年

南涼王禿髮烏孤太初元年，北涼王段業神䴥元年，皆大國。三載，秦、魏、小國二涼、西秦、新小國二南涼、北涼，凡七帶國。

春正月，魏王珪擊

信都，降之。

禿髮烏孤自稱西平王，攻涼，取京城。

是爲南涼。

先是烏孤擊乙弗，折掘部。

皆在禿髮氏之西。

降之，徙都廉川。

故城在今西寧府碾伯縣。

廣武

注見前。

趙振少好奇略，棄家從烏

孤。烏孤喜曰：「吾得趙生，大事濟矣。」拜左司馬。至是，烏孤稱王，改元，治兵。

廣武攻涼金城，克之。

已而烏孤取廣南五郡，更稱武威王，治樂都。廣南，洪池、嶺南也。洪池，漢注見前。樂都，涼郡，今西寧府碾伯縣是。

二月，燕主寶襲擊魏軍，大敗奔還。

魏王珪自信都還，燕主寶悉發其衆。



以邀之營于漳沱水北魏軍至營水南寶潛師夜濟襲魏營因風縱火  
魏軍大亂珪棄營走既而燕兵無故自相斫射珪望見之乃擊鼓收衆  
多布火炬于營外縱兵衝之燕兵大敗引還魏兵隨而擊之燕兵屢敗  
寶懼棄軍以二萬騎奔還時大風雪凍死者相枕藉尚書郎慕輿皓謀  
弑寶立趙王麟不克奔魏麟由是不安

三月燕幽平牧慕容會此寶之子引兵至薊慕容麟作亂出走魏王珪進圍中

山燕主寶奔會軍慕容詳城守拒魏初燕清河王會聞魏兵東下表求

赴難而無行意會雖使有善無燕主垂愛之然領龍城道官會寶  
以為嗣寶愛少子始立之會因是營對有異志燕主寶怒切責之會

不得已乃上道徐進至是始達薊城魏圍中山既久城中將士皆思出

戰高陽王隆為寶屢言之趙王麟每沮其議隆成列而罷者數四衆大

忿恨麟以兵劫北地王精使率禁兵弑寶精以義拒之麟怒殺精出奔

西山依丁零餘衆于是城中震駭寶恐麟奪會軍乃召隆及遼西王農

謀走保龍城夜與太子策及隆農等萬餘騎出赴會軍城中無主百姓

惶惑開封公詳從寶不及城中立以為主閉門拒守珪盡衆攻之不拔

寶出中山會帥騎卒二萬因于薊南寶怪會有愾色分其兵給與麟北懸龍城魏兵迫之會整眾與戰長陣  
等復以騎衝之魏兵大敗追奔百餘里會飲敗魏兵將與遊其遂謀作亂殺之其殺重創亡走寶欲討

會孫爲奸言以安之。召孫原。其會就坐。寶曰。孫與孫會。孫會不死。往赴其軍。勸兵攻寶。寶馳至。城會引兵頓城下。城中將士皆憤怒。出破會軍。侍郎郭高。雲復夜歸之。會乘浪奔中山。孫守群殺之。寶以雲爲將。子璠高句驪之支孫。高雲字。

尊皇太后李氏爲太皇太后。立皇后王氏。

夏四月。王恭舉兵反。詔誅僕射王國寶。將軍王緒。恭罷兵還鎮。王國寶。

王緒。依附會稽王道子。惡王恭。殷仲堪勸道子裁損其兵權。恭遣使與

仲堪謀討國寶等。桓玄亦以仕不得志。欲假仲堪兵勢以作亂。乃說仲

堪曰。國寶與君。惟患相斃之不速。今既執大權。無不如志。若發詔徵君。

何以處之。仲堪曰。計將安出。玄曰。孝伯疾惡深至。宜潛與之約。與晉陽

之甲。以除君側之惡。玄雖不肖。願帥荆楚豪傑。荷戈先驅。此桓文之勳

也。仲堪疑未決。于是外結桓州刺史郭旼。內與弟兄南蠻校尉觀雨。都督江陵譙之觀曰。人臣當守職分。朝廷是非。豈藩屏所制也。晉陽之事。不敢預聞。據亦極言。其不可觀。恐及禍。

和解之。故曰大夫何至以死相脅。江仲元行年六十。恒求隱死。所其仲堪懼其堅正。以攝控朝代之制。廷聞之。欲論爲御史中丞。觀遂以疾辭。仲堪往告之曰。兄病瘵可憂。曰。我疾不過身死。汝病乃當滅門。宜

深自愛。加以爲我念。觀亦不肯從。觀字。道。會恭使至。仲堪乃許之。恭大喜。上表

罪狀國寶。舉兵討之。表至。內外戒嚴。國寶懼。不知所爲。問計于王珣。珣

曰。王殷與卿。素無深怨。所競不過勢利之間耳。國寶曰。將曹爽我乎。珣

曰。是何言歟。卿甯有爽之罪。孝伯豈宣帝之儔邪。又問計于車胤。胤曰。

今朝廷遣軍恭必城守若京口未拔上流奄至何以待之國寶遂上疏解職待罪道子聞懼欲求姑息乃賜國寶死斬緒于市遣使謝恭恭乃罷兵還京口仲堪初猶豫不敢下聞國寶死始抗表舉兵道子以書止之仲堪乃還

以會稽世子元顯爲征虜將軍元顯年十六有儁材爲侍中說會稽王道子以王殷終必爲患請潛爲之備道子乃拜元顯征虜將軍以其衛府及徐州文武悉配之

涼沮渠蒙遜涼王之後以官爲氏叛推段業涼人所置郡故城在今肅州高臺縣公以衆

歸之北涼蒙遜之先世爲部帥其諸父羅讐麴粥皆臣于涼涼王光殺

之蒙遜因叛涼起兵攻臨松郡前涼郡故城在今甘肅府涼州府涼州府涼州府涼州府涼州府拔之屯據金山在今甘肅府涼州府

蒙遜從兄男成聞蒙遜起亦合衆攻建康會蒙遜爲光子纂字永所破

男成遣使說建康太守段業推爲涼州牧建康公收元蒙遜帥衆歸之

業以男成爲輔國將軍蒙遜爲鎮西將軍光命纂攻之不克光自稱涼王以蒙遜爲尙書左

丞

秋九月秦太后虵氏卒自是後秦太后卒秦主興哀毀過禮不親庶政

周武以甲  
子與一語  
足破陰陽  
家禁忌之  
惑進戰克  
捷乃乘其  
銳氣而用  
之稍存猶  
豫鮮有不  
坐失事機  
看

羣臣請依漢魏故事既葬即吉尙書郎李嵩上疏曰孝治天下先王之

高事也宜遵聖性以光道訓既葬之後素服臨朝尹緯駁曰嵩矯常越

禮請付有司論罪興曰嵩忠臣孝子有何罪乎其如嵩議與勤子政事臨論

事得顯授委職等以備學見尋清古成統等以文章參議密說明介推正以風教爲己任京兆高舉

冬十月魏王珪克中山先是燕開封公詳稱帝于中山中山城無定主其惡就

爲魏王珪開封公詳自已而趙王麟襲殺詳而自立詳城無定主其惡就

至是中山饑甚魏王珪進攻之太史令鼂崇字子榮曰不吉紂以

甲子亡謂之疾日珪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興乎遂進與麟戰

于義臺即古野臺在正定府新樂縣大破之麟奔鄴魏克中山得燕璽綬圖書

府庫珍寶以萬數班賞將士

〔戊〕二年燕主慕容暉建平元年魏天興元年南燕主慕容暉元年初大國春正月燕慕容德

徙居滑臺稱燕王南燕慕容麟奔鄴復稱趙王說范陽王德南趣滑臺

阻河以待魏時魯王和弟之鎮滑臺亦遣使迎德德許之自鄴帥戶四

萬南徙滑臺魏書王麟入鄴追德至河弗及慕容麟上尊號于德德用兄垂故事

稱燕王以統府行帝制置百官麟復謀反德殺之

魏王珪北還徙山東民夷十餘萬口以實代

二月以王愉字茂和都督江豫州軍事會稽王道子忌王殷之逼以譙王

尚之

字伯道

及弟休之

字非

有才略引爲腹心尚之曰今方鎮疆盛宰

輔權輕宜樹腹心于外以自衛道子乃以其司馬王愉爲江州刺史都

督江州及豫之四郡軍事日夜謀議以伺四方之隙

魏封爾朱羽健

其先襄州都督大人

于秀容川

州三晉地此北

秀容川酋長爾朱

羽健從魏王珪攻晉陽中山有功環其所居割地三百里以封之

燕衛卒段速骨作亂三月攻陷龍城燕主寶出奔尚書蘭汗誘而弑之秋

七月長樂王盛討殺蘭汗攝行統制初燕人有自中山至龍城者言魏

王珪衰弱于是燕主寶欲取中原調兵悉集已而聞中山已陷乃命罷

兵遼西王農請因成師襲庫莫奚

東部鮮卑

寶從之遂北行會南燕王德

遣使來告珪已西還中國空虛寶大喜即日引還詔諸軍就頓不聽罷

散乃留長樂王盛統後事自引兵而南長上

衛共之不

段速骨等因衆心

之憚征役偪立高陽王隆之子崇爲主寶將十餘騎奔還龍城速骨攻

之尚書蘭汗陰與通謀城遂陷寶及盛輕騎南走速骨以高陽王崇幼

弱欲更立農。崇黨聞之，遂殺農。蘭汗又襲殺速骨廢崇，奉太子策承制。遣使迎寶，盛以汗不可信，勸寶南就范陽王德。先遣使告德奉迎，德遣募輿護帥壯士數百人而北，聲言迎衛。其實圖之，寶聞德已稱制，亦懼而北走。遣盛收兵冀州，會蘭汗復遣使奉迎，寶以汗乃父垂之舅，又盛妃之父，謂必無他，遂行。盛流涕固諫，不聽，乃逃匿。寶去龍城四十里，汗遣弟加難帥五百騎，迎入外邸而弑之，并殺太子策。汗自稱昌黎王，盛欲赴哀從者止之，盛曰：「我今以窮歸汗，汗性愚淺，必念婚姻，不忍殺我。旬月之間，足以展吾志，遂往見汗。」汗果哀之，乃舍之于宮中，親待如舊。汗兄提驕狠荒淫，事汗無禮，盛因而間之。汗兄弟漸生嫌忌，久之，其黨自相攻擊，盛乃乘間殺汗。

魏城自夏不雨，至于七月，汗日詣蒸餼，窮餓，突加餽，加餽甚，眾爭先食，汗斬之。 告于太廟，下令大赦，改元，以長樂王攝行統制。

魏遷都平城

魏遷都平城，始營宮室，建宗廟，立社稷，宗廟歲五祭，用分

至及臘

魏王味命有司正封畿，制道里，平橋街，唐皮堂，遣使嚴行郡國，縣守宰不法者，親考察，戮之。

王恭殷仲堪及南郡公桓玄反，玄陷江州，桓玄求爲廣州，會稽王道子

忌玄在荊州，因從之，玄受命而不行，豫州刺史庾楷，楷之以道子割其

四郡屬王儉。上疏言江州內地而西府晉以京口爲北府，歷爲四府。豫州治歷陽，揚州治臨城。北帶寇戎，不

應使儉分督朝廷不許。楷怒，遣其子鴻說王恭曰：「尚之兄弟復乘機權，

欲削方鎮，宜早圖之。」恭以爲然，以告殷仲堪。及立，皆許之。推恭爲盟主。

刻期同趣京師。華司馬劉牢之諱曰：會稽王道士，天子叔父也。而又當國秉政，極爲持重，其所受

執管轄之甲豈可欲與子孫不從。上表請討王儉。司馬尚之兄弟朝廷憂懼，內外戒嚴。道子

不知所爲，悉以事委世子元顯。日飲醕酒而已。元顯聰慧，類勝父業。志氣果銳，以安危爲己任。州之者謂其英武，有

之明仲堪聞恭舉兵，勒兵趣發，悉以軍事委南郡相楊佺期。兄弟佺期

帥舟師五千爲前鋒。桓玄次之，仲堪帥精兵二萬繼下。八月，佺期及玄

奄至湓口。王儉無備，惶遽奔臨川。吳郡所置，後今江西。臨川縣是。玄追獲之。

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討王恭。恭司馬劉牢之執恭以降，斬之。以牢之

都督青兗七州軍事。桓元爲江州刺史，楊佺期爲雍州刺史，敕殷仲堪使

回軍。九月，加會稽王道子黃鉞，以世子元顯爲征討都督，遣王珣將兵

討王恭。誰王尚之將兵討庾楷。尚之大破楷于牛渚。楷奔桓玄，玄大破

官軍于白石。山名，在今豫州府無爲州西。水經注：惟白水，源出嶺，又東合白石山，水卽此。進至橫江。尚之退走。道子屯中

堂。元顯守石頭，珣守北郊，以備之。恭素以才地傲物，旣殺王國寶，自謂

授取恭劉卽國王  
之仲欲即殺寶恭  
江塔玄令宰國以  
雍卽等代殺寶名  
討

惡恭初以疾  
廷已如奪  
踐田之牛  
至國寶等  
既誅不自謂  
威無不舉兵  
動輒舉兵  
向闕小  
無忌憚人  
甚於此而  
以欲忠社  
稷自解其  
雖效百世  
王之亦知  
王恭亦所  
年道泉萬

威無不行，仗劉牢之爲爪牙，而以部曲將遇之。牢之負才懷恨，元顯知之，遣人說牢之使叛。恭事成，授以恭位號。牢之謂其子敬宣曰：「恭爲帝，我不能與。」恭使

廷雖無成康之美，亦無幽厲之惡，而善恃其兵威，暴虐王室，大人與恭親，非骨肉，義非君臣。今日討之子，情義何有？參軍何濟之知其謀，以告恭，恭不信，更置酒拜牢之爲兄，請兵擊甲，恭以付之。恭使

牢之帥帳下督顏延爲前鋒，牢之至竹里。山名在江甯府句容縣北，元和志山甚高，險峻，行者謂之竹里。斬延以

降，遣敬宣還襲恭，恭兵潰亡走，爲人所獲，送京師斬之。恭臨刑，神色自若，謂監刑者曰：「我聞子信人，所

以至此，然其本心豈不欲忠于社稷耶？但令百世之下知有王恭耳。」詔以牢之代恭爲都督刺史，鎮京口。俄而楊佺

期桓玄至石頭，殷仲堪至蕪湖，上表理王恭，求誅牢之。牢之帥北府之

衆，馳赴京師，軍于新亭。佺期玄見之皆失色，回軍蔡洲。在江甯縣，四大江中。朝廷未

知西軍虛實，內外憂懼。桓修字承祖，沖之子。言于道子曰：「今若以重利略玄，及佺

期二人必內喜，玄能制仲堪，佺期可使倒戈取仲堪矣。」道子納之，以玄

爲江州刺史，佺期爲雍州刺史，黜仲堪爲廣州刺史，遣使宣詔，敕使回

軍。仲堪得詔，大怒，誣玄佺期連軍，玄等喜于朝命，欲受之。仲堪適自蕪湖南歸，且諭敬恭，淵軍士玄等大懼，追仲堪及之尋陽，乃以子弟交賞而翼運名上疏，申理王恭，求誅劉牢之及黜王尙之，並訴仲堪。

無用朝廷深懼之，復以荆州還仲堪。仲堪等受詔，推玄爲盟主，各還所鎮。

冬十月，燕長樂王盛稱皇帝，盛稱帝未幾，復自貶號稱庶人、天王。

十二月，魏王珪稱皇帝，魏王珪命吏部郎鄧滯字彥海，安定人。立官制，協音律，儀

授取恭劉卽國王  
之仲欲即殺寶恭  
江塔玄令宰國以  
雍卽等代殺寶名  
討



欲即塔以罷  
兵即塔以罷  
不刺益至政  
極矣前此  
王敦蔡峻  
桓溫等雖  
奸雄久著  
異志尚不  
能開元至  
一桓元以  
年狂妄少  
竊神器可  
見國是益  
非則逆謀  
益易遂理  
勢必然足  
戒千古炯

曹郎董謐清河人制禮儀三公郎王德定律令太史令鼂崇考天象尚書

崔宏總而裁之以爲永式十二月珪卽皇帝位命朝野皆束髮加帽追

尊遠祖毛以下二十七人皆爲皇帝做古制定郊廟祭饗禮樂又用崔

宏議自謂黃帝之後以土德王徙六州二十二郡守宰豪傑二千家于

代都東至代郡治三晉法此依漢郡而言漢代郡在今宣化府蔚州西及善無漢縣後魏爲郡故城在今山西朔平府右玉縣南極

陰館注見前北盡參合漢縣晉屬魏復置故城在今朔平府左雲縣皆爲畿內其外四方四維置八部

帥以監之

妖人孫泰琅琊人謀亂伏誅初泰學妖術于杜子恭緜鄉人士民多奉之王

珣惡之流泰于廣州王雅薦于孝武帝云知養性之方召還累官至新

安太守泰知晉祚將終以討王恭爲名收兵聚貨謀作亂會稽內史謝

輜發其謀會稽王道子誘而斬之并其六子兄子恩逃入海愚民猶以

爲泰蟬蛻不死就海中資給之恩乃聚合亡命得百餘人以謀復仇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卷之三十五

晉

安皇帝

〔己〕隆安三年

晉長樂元年，秦弘始元年，涼天璽元年，呂纂成實元年，北涼天璽元年。

春三月，魏分尚書諸曹，置五經博士。

魏主珪分尚書三十六曹

初三省注，後漢光武命分尚書爲六曹，晉武帝增置三十五曹，主後魏又增爲三十六曹。

及外署，凡置

三百六十曹，令八部大人主之。

八部，謂八萬。

吏部尚書崔宏通署三十六

曹，如令僕統事，置五經博士，增國子太學生員，合三千人。珪問博士李

先

字榮仁，中山盧奴人。

曰：天下何物可以益人神智？對曰：莫若書籍。珪曰：書籍有幾

？如何可集？對曰：自書契以來，世有滋益，至今不可勝計。苟人主所好，何

憂不集？珪遂命郡縣大索書籍，悉送平城。

追尊所生母陳氏爲德皇太后。

夏四月，以會稽世子元顯爲揚州刺史。會稽王道子有疾，且無日不醉。

元顯知朝望去之，諷朝廷解道子揚州，以授元顯。道子醒而知之，大怒。

無如之何。元顯以廬江太守張法順

會稽人。

爲謀主，多引樹親黨。朝貴皆

畏事之。

燕除公侯金帛贖罪法。燕主盛十日一決獄，不加考掠，多得其情，下詔

曰：「法例律，實刑或罰律為刑名法例，此蓋言法例所載之律也。公侯有罪，得以金帛贖，此不足以懲惡，而

利于王府，甚無謂也。自今皆令立功以自贖。」

南涼王烏孤卒，弟利鹿孤立，徙治西平。注見前。

南燕王德陷廣固。注見前。遂都之。初，秦主登之弟廣帥眾依南燕王德，已

而廣自稱秦王，南燕所屬多去附廣。德乃留魯王和守滑臺，自帥眾討

廣，斬之。和長史李辯殺和，以滑臺降魏。德欲還攻滑臺，與其下謀之。註韓

曰：此也。魏高平晉為去，今也。晉為客，魏為主，人心危懼，不可復戰，不如先據一方，自立基本，乃圖進取。滑臺曰青州沃野二千餘里，兵十餘萬，左有賀海之饒，右有山河之固，原固城地形阻峻，若得其地，則關梁嚴固，

障而動，此乃陛下之關中河內也。德乃引師而南，進據琅邪。徐兗之民歸附者十餘萬，幽州

刺史辟閭覆姓渾守廣固，其下多出降。渾懼奔魏，德追斬之。遂定都廣

固。先恭稱閭汗之亂，吏部尚書封孚，南奔許昌，漢表為滑臺太守，及德漢孚遂降。魏大喜曰：「固得青州不為秦事，喜得滑耳。」遂委以機密。封孚字處道，滑臺人。

秦主興降號稱王。興以災異屢見，降號稱王，詔羣臣卿士將牧守宰，各

降一等，存問孤貧，舉拔賢俊，簡省法令，清察獄訟，守令有政績者賞之。

貪殘者誅之，遠近肅然。

冬十月，秦陷洛陽。秦寇洛陽，河南太守辛恭靖通曰秋固守百餘日，秦兵

奸民左道  
惑衆在政  
治清明之  
時不過爲  
射利之媒  
其技易窮  
亦易敗露  
若亂則召  
直用號召  
倡亂矣守  
官者博去  
武備而信  
妖邪自貽  
伊戚其愚  
固不足惜  
然以委之  
而有是子  
又世奉邪  
道豈非清  
人之深哉

拔洛陽獲之恭靖見秦主興不拜曰吾不爲羌賊臣興囚之于是淮漢

以北多降于秦

晉書卷四三年  
送歸江東病卒

孫恩寇陷會稽殺內史王凝之

凝之子

詔徐州刺史謝琰及劉牢之討破之

以琰爲會稽太守會稽世子元顯性苛刻生殺任意發東土諸郡免奴

爲客者

謂三晉也  
士人子孫占厥

有知深爲官奴凡公卿之後及  
以爲客戶凡顯免奴爲客

置京師以充兵役東土囂然孫恩

因民心騷動自海島攻會稽殺內史王凝之

凝之世奉天師道不出兵亦不設備會  
稽請討之凝之曰我已備兵守諸要

津不足憂也

原道

于是八郡

會稽吳郡吳興義興  
臨海永嘉東陽新安

之人一時起兵殺長吏以應恩

旬日中衆數十萬恩自稱征東將軍號其黨曰長生人表會稽王道子

及元顯之罪請誅之于是內外戒嚴加道子黃鉞元顯領中軍將軍命

徐州刺史謝琰討之牢之亦發兵討恩拜表輒行琰擊斬義興吳郡羣

盜與牢之轉鬪而前所向輒克琰留屯烏程遣司馬高素助牢之進臨

浙江

注見

詔以牢之都督吳郡諸軍事初彭城劉裕

字德興小字寄奴  
漢楚元王交之後僑居

京口勇健有大志僅識文字以賣履爲業好搏捕爲鄉閭所賤

晉伐苻苻  
洲遇大蛇

擊之明日復至河見有羣兒語驚新問何爲答曰晉王爲劉寄奴所敗何

不殺之兒曰寄奴王者不死當叱之皆散  
新洲胡三省注在京口西大江中

至是牢之引參

軍事使將數十人覘賊遇賊數千人卽迎擊之從者皆死裕墜岸下賊

新洲擊蛇  
全獲漢高  
芒錫事蓋  
裕自託炎  
劉苗裔久  
善草澤英  
維之志故  
設爲神奇  
以發勳庸  
愚耳  
勇雙危藉  
賊多所殺  
傷益以敬  
宜之兵何  
難殲滅取  
官軍賊女  
寶物賊乘  
致驅賊敬  
間遠下無  
宜駭下無  
紀固無可  
辭谷然所  
云以一人  
驅敵千亦  
失之誇存  
桓玄志憚  
不執所憚  
惟股楊二  
人當時執  
政者稱欲  
稱使乖離

臨岸欲下，裕奮長刀仰斫，殺數人，乃得登岸。仍大呼逐之，殺傷甚衆。劉

敬宣怪裕久不返，引兵尋之。見裕獨驅數千人，咸歎息。因進擊賊，大破

之。初三書曰劉裕事始此。恩驅男女二十餘萬口東走，多棄寶物。子女于道，官軍競

取之。恩由是得脫，復逃入海島。朝廷憂恩復至，以球爲會稽太守，都督

五郡軍事，戍海浦。明年夏，恩復寇會稽，謝出戰，兵敗，爲球下所殺。恩歸經海，船遇大風，飄吳海、台州府是。

以會稽世子元顯錄尚書事。時謂道子爲東錄，元顯爲西錄，西府車騎

填湊，東第門可張羅。元顯所親信，率皆佞諛，諷禮官立議，公卿以下見

者皆拜。時國用虛竭，公卿日廩七升，而元顯聚斂不已，富踰帝室。

桓玄舉兵攻江陵，殺殷仲堪，楊佺期。殷仲堪恐桓玄跋扈，乃與楊佺期

結婚爲援。佺期屢欲攻玄，仲堪每止之。玄恐終爲殷楊所滅，乃求廣其

所統，執政亦欲構使乖離，乃加玄都督荊州四郡軍事。又以玄兄偉代

佺期，兄廣爲南蠻校尉。佺期忿懼，欲與仲堪共襲玄。仲堪多疑少決，苦

禁止之。是歲荊州大水，仲堪竭倉廩以賑饑民。玄欲乘其虛而伐之，乃

發兵西上，聲言救洛。先遣兵襲取巴陵，積穀食之。仲堪遣揚廣等拒之。

是何肺膈  
俚期受代  
不支復已  
之塔所結  
憤激致敗  
良堪憫惻  
若仲堪長  
首畏尾優  
柔債事其  
死不償惜

皆爲所敗。江陵乏食，以胡麻廩軍，急召俚期自救。俚期曰：「江陵無食，可來相就，共守襄陽。」仲堪給之曰：「比來收集已有儲矣。」俚期帥步騎八千至江陵。仲堪惟以飯餉之。俚期大怒曰：「今茲敗矣，不見仲堪，與兄廣共擊。」立大敗，單騎奔還。仲堪亦奔鄖城。立遣將軍馮該追獲，皆殺之。利仲堪

命生謂其弟道生曰：「彼侯仁而無德，必及于爾。吾輩知遇，不可去，必將死之。」及仲堪敗，去文武無遺者，惟命生從之。語經家門，道生曰：「作如此分，雖何可不一執手？」命生遂投手，道生寒下之曰：「家有老母，去將何之？」地之甚急，道不得去。及立至鄖州，人士無不謂立者，命生固不往，而營理仲堪家事。立遣人收之，問欲何言。命生曰：「乞一弟以養老母，立乃殺命生而救其弟。」

涼王光卒，太子紹

字永

嗣庶兄纂弑而代之。

光疾甚，立紹爲天王，自號

太上皇，以太原公纂爲太尉，常山公弘爲司徒。

光謂紹曰：「吾沒之後，汝委重二兄，庶幾可濟。毋內相猜忌也。」

弘曰：「才非讓，直以立嫡有常，攝居元首，故兄弟猜忌，則勝流萬世。若內自相猜，則禍不旋踵。」及光卒，紹祕不發喪，纂排閤入哭，盡

哀而出。紹懼，以位讓之。纂不許，弘謂纂曰：「主上闇弱，未堪多難，兄宜爲

社稷計。」纂弘于是夜帥兵入宮，紹自殺。纂乃即天王位，以弘爲大都督。

錄尙書事。

已而弘作

〔庚〕四年

由燕建平元年，南涼王利鹿孤建和元年，西涼公李暹庚子元年，是歲西秦降秦，秦大國三燕秦魏，小國四涼，南涼北涼南燕新小國一西涼，凡八國。春三月，詔

桓玄都督荆江八州軍事，荆江州刺史。玄既克荆雍，表求領荆江，詔以

玄都督荆司等七州軍事，領荊州刺史。玄復求江州，乃加督八州，領二

州刺史玄輒以兄偉爲雍州刺史朝廷不能違

夏六月庚辰朔日食

秋七月太皇太后李氏崩

秦擊西秦西秦王乾歸戰敗奔南涼遂降秦秦遣姚碩德伐西秦入自

南安峽

在鞏昌府安定縣南

西秦王乾歸使將軍慕兀等屯守秦軍樵采路絕秦主

興潛引兵救之乾歸聞之自將輕騎迎戰敗走其衆皆降興進軍枹罕

乾歸奔金城將復西走與諸豪帥大哭而別遂乞降于南涼南涼王利

鹿孤待以上賓秦兵既退南羌涼戈等密招乾歸乾歸將應之或以白

利鹿孤乾歸懼爲所殺遂奔于秦

秦封乾歸爲歸義侯明年秦復使乾歸還鎮亮川

九月地震

以會稽世子元顯都督揚豫等十六州軍事

北涼敦煌太守李暠

字元盛西凉紀人

自稱涼公

是爲前凉

初北涼李暠好文學有令

名孟敏爲沙州刺史以暠爲效穀

漢縣後周省故城在今安西府敦煌縣

令敏卒治中索仙

人等以暠溫毅有惠政推爲敦煌太守請于段業業因授之至是晉昌

晉昌今安西府是

太守唐瑤叛移檄六郡推暠爲沙州刺史涼公暠遣宋繇

字體煥人

道子父子  
濟顯實爲  
市首厲陪  
而元顯即  
恣不法爲  
道子亦非  
所凌其罪  
更浮于父  
也

東伐涼興

涼郡後周爲城在今安西府酒泉縣

并擊玉門以西諸城皆下之

初涼大將郭寶善天文術數常與李暹宋麟同

寶善起謂曰君當位極人臣字君當有國祿有國祿者驪馬生白頭此其時矣及索仙等進寶善初難之會

孫至謂善曰幸郭寶之言郭白頭顯今已生矣善乃從之寶善後涼舉兵爲呂纂所破後歸麟與寶善道

冬十二月有星孛于天津

晉書天文志天津九星橫河中也曰天津

會稽世子元顯解錄尚書事

元顯以星變解錄尚書事復加尚書令吏部尚書車盾以元顯驕恣白會稽王道子請禁抑之元顯問道子曰車武子屏人言及何事道子怒曰爾欲幽我不令與朝士語耶元顯出謂其徒曰盾問我父子盾懼自殺

魏置僊人博士

魏儀曹郎董謐獻服餌僊經珪置僊人博士立僊坊煮

煉百藥成令死罪者試服之不驗而訪求不已

南燕王德稱帝更名備德

〔辛丑〕五年

燕王慕容暉先始元年慕容王品隆神龜元年北涼王沮渠蒙遜永安元年

春二月涼呂超弒其君纂而立其兄

隆

超隆弟

超擅擊鮮卑思盤纂命超及思盤入朝超懼深自結于殿中監

杜尙纂見超責之曰卿恃兄弟

與超

桓桓乃敢欺吾要當斬卿天下乃

定然實無意殺之也因引超思盤及羣臣宴于內殿超兄隆數勸纂酒



纂醉超取劍擊殺之讓位于隆隆遂即天王位以超都督中外錄尚書

事

高后楊氏將出宮超恐其決參贊命案之后曰爾兄弟不義手刃相屠我且多死人安用寶劍超又問玉璽所在后曰已毀之矣后有美色超納之謂其父桓曰后若自殺福及爾家桓以告后后曰大人喪女

于氏以圖富貴一之爲其其可再于遂自殺桓奔河間

夏五月北涼沮渠蒙遜弑其君業北涼王業憚沮渠蒙遜勇略蒙遜亦

深自晦匿張掖太守馬權素爲業所親重蒙遜譖而殺之乃謂其兄男

成曰段公非撥亂之主向所憚者馬權今權已死欲除之以奉兄何如

男成曰人親信我圖之不祥蒙遜乃陰使人告男成謀反業遂收男成

賜死

男成曰蒙遜先與臣謀臣以兄弟之故隱而不言今以臣在恐部衆不從故誣臣反其意

男成

素得衆心衆皆憤怒蒙遜因帥衆陽言爲男成報仇入張掖業被殺蒙

遜自稱張掖公

北涼

六月孫恩寇丹徒

漢縣今爲江甯鎮江府治

劉裕擊破之

先是劉裕戍句章

注見前

袁山

松

松之

築滬瀆

在江甯松江府上海縣東北吳郡

壘

以備恩已而恩寇句章攻海

鹽

漢縣後漢時治爲鹽湖晉後置于吳興城今縣是也屬浙江嘉興府

裕隨而拒之

海鹽城中兵少裕夜僅謀賊衆明長門使賊

入城裕奮擊大破之

恩進趣滬瀆裕追之不利引歸恩遂陷滬瀆殺山松至是恩浮

海奄至丹徒戰士十餘萬樓船千餘艘建康震駭內外戒嚴劉牢之使

裕自海鹽入援裕兵不滿千人倍道兼行與恩俱至丹徒守軍莫有關

志恩率衆鼓譟登蒜山

在鎮江府城西江岸

居民皆荷擔而立裕帥所領奔擊大破

之恩琅狽僅得還船然恩猶恃衆復整兵向京師譙王尙之帥精銳馳

至恩樓船高大泝風不得疾行數日乃至白石聞尙之在建康牢之至

新洲乃浮海北走郁洲

即鬱洲洲上有島曰鬱林山在江南海州東北海中

其別將攻陷廣陵朝廷以裕

爲下邳太守討破恩于郁洲恩由是衰弱復緣海南走裕隨擊屢破之

秋八月燕段璣弑其君盛太后丁氏立盛叔父熙討璣殺之燕王盛懲

其父寶以懦弱失國務峻威刑宗親勳舊人不自保前將軍段璣

段太后之子

等夜于禁中作亂盛帥左右出戰被傷而卒中壘將軍慕容拔白太后

丁氏以國家多難宜立長君時衆望在盛弟平原公元

字昭先寶第四子

而河間

公熙

字道文少子

素得幸于丁氏乃廢太子定迎熙入宮卽天王位捕璣等夷

三族元定皆賜死

段熙納存讓二女有寵丁氏惡

九月秦圍涼涼王隆遣使降秦涼王隆多殺豪望以立威名內外囂然

魏安

字安所者魏安國在昌黎縣東北漢魏郡無後

人焦朗遣人說秦伐之于是秦主興

使隴西公姚碩德帥師濟河徑趨姑臧隆遣呂超逆戰大敗隆嬰城固

守碩德園之累月，撫納夷夏，分置守宰，節食聚粟，爲持久計。

趙晉于隆曰：今實儲內帑，上下

敬世當守計以退敵，敵去之後，修政息民，若卜世未窮，何憂吾樂不復？若天命去矣，亦可保全宗族。

隆乃遣使請降于秦，碩德表隆涼州

刺史

秦軍既潰，呂超攻秦，胡于魏安，胡請救于南涼，制此孤道。將軍伍權赴之，比至，超已逼，傷權乃與胡連和，尋擊取之。

冬十一月，桓玄表桓偉鎮夏口，刁暢鎮襄陽。桓玄表其兄偉爲江州刺

史，鎮夏口，司馬刁暢督八郡，鎮襄陽，遣其將馮該戍淝口。

主自謂有晉國三

已并竭，欲以惑衆，又致魏于會稽。王道子曰：「賊遠近無以爲不得道，食盡故去，非力屈也。晉國衰，死後，王孫不棄此威，入統朝政，足見其心，其悔于明公也。而謂之不忠，今之孩心，雖有時望，究無他助，直是不能信用。

之耳。元顯見之，大懼，拔法顯謂曰：「元始將割荆州，人情未附，若使劉牢之爲前鋒，而以大軍繼之，可取也。元顯以爲然，會武昌太守爽橫，使人自結于元顯，請爲內應。元顯大喜，遣法顯至京口，謀于牢之，牢之以爲

新法顯謂曰：「觀牢之顏色，必貳于我，不如召入殺之，不爾，取人大事，元顯不從，于是大治水軍，謀討玄。」

〔壬〕元興元年，南齊王亮受傳春正月，以尙書令元顯爲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

討桓玄。下詔罪狀桓玄，以元顯爲驃騎大將軍，征討大都督，加黃鉞，劉

牢之爲前鋒，譙王尚之爲後部，張法順言于元顯曰：「桓謙字敬明，兄弟兄弟

弟恭，字承暉每爲上流耳目，而牢之反覆，萬一有變，則禍敗立至，可令牢之殺

謙兄弟，以示無二。若不受命，當逆爲之所。元顯曰：「今非牢之，無以敵玄。」

且始事而誅大將，人情不安。又以桓沖有遺惠于荆土，乃除謙荆州刺

史，以結西人之心。

柔然據漠北自稱可汗

胡三省曰柔然為魏世自此始

初魏主珪立慕容氏

故燕主寶之子女

為后

事將立后屬金人以下之慕容氏所屬成遂立為后

已復遣賀狄干

北郡大人

獻馬求昏于秦秦主興聞魏先

已立后遂留狄干而絕其昏由是魏與秦有隙攻其屬國沒奕干諸部

柔然社崙方睦于秦遣將救之大敗遠遁漠北奪高車之地而居之遂

吞併諸部士馬繁盛雄于北方其地西至焉耆東接朝鮮南臨大漠傍

側小國皆羈屬焉自號豆代可汗

始立約東以千人為軍軍有將以百人為幢幢有帥

桓立舉兵反東土遭孫恩之亂因以饑饉漕運不繼桓立禁斷江路商

旅俱絕公私匱乏以糲

扶牛皮也

橡

以兩反

給士卒立謂朝廷多虞必未暇討

己可以蓄力觀釁及聞大軍將發乃大驚欲完聚保江陵長史卞範之

字敬思

曰明公威振遠近元顯口尚乳臭劉牢之大失物情若兵臨近畿

示以禍福土崩之勢可翹足而待何為延敵入境自取窮蹙乎立從之

留桓偉守江陵抗表傳檄罪狀元顯舉兵東下檄至元顯大懼下船而

不發

立兵至姑孰三月劉牢之叛附于立元顯軍潰立入建康自以太尉總百

揆殺元顯等以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自殺

桓立發江陵至歷陽

與檄說

劉牢之欲  
收其計請  
利其除元  
矣既知則  
顯威柄獨  
立威柄亦  
操牢之亦  
入其掌握  
卒至惡非  
滅身留非  
自取

法順勒令  
牢之殺桓  
識兄弟以  
示無二未  
為失算而  
元謀反致  
其謀之致  
牢之傳翼  
如虎之翼  
南取滅亡  
乃謂為法  
順所誤不  
直當悟無  
悟者也不

之惡王向之乘機我 劉牢之素惡元顯，又慮功高不為所容，自恃材武擁強

兵，欲假立以持執政，復伺立隙而自取之。參軍劉裕請擊立，牢之不許。

立使牢之族舅何穆說之，牢之遂與立通。東海何無忌，牢之之甥也，與

劉裕極諫，不聽。其子敬宣又諫，牢之怒曰：「吾豈不知今日取立，如反覆

手，但平立之後，令我奈驃騎何？」遂遣敬宣詣立請降。立欲殺立，乃與敬宣

安悅其真，敬 元顯將發，聞立已至新亭，棄船退軍。越二日，立至南楡，元顯

欲還宮，立遣人拔刀隨後，大呼曰：「放仗！軍人皆奔潰。」元顯走入東府，立

遣從事收縛數之。元顯曰：「為法順所誤耳。」立入京師，稱詔解嚴，自為丞

相總百揆，都督中外，錄尚書事。揚州牧復讓丞相而為太尉，以桓偉為

荊州刺史，桓脩為徐兗刺史，桓石生為江州刺史，卞範之為丹陽尹，王

謚字稱謚，為中書令，徙會稽王道子于安成郡。吳置，治平都，故城在今 斬元顯，尚

之庾楷、張法順以劉牢之為會稽內史。牢之曰：「始爾，便奪我兵，禍其至

矣。」敬宣助牢之，立之，雖與告劉裕曰：今當北至，與兵以匡社稷，爾能從我乎？裕曰：將軍以勳卒，

萬軍，降則被奪，得志誠實天下，朝野人情皆已去矣。厥後可得至邪？裕當返服，還京口耳。逆順何難，

曰：吾假使北必不免，爾可隨我還京口，立 于是牢之大集僚佐，議據江北以討立。軍

反，而思耶？君今復反，桓公一人三反，何以自立？爾舉統出。 佐吏多散走，牢之懼，帥部曲北

走至新洲縊而死

玄尋辭歸尚書事出也姑孰大事皆就譚譚小事則決于桓護及下  
誣之玄使御史杜林防衛會稽王遣子至安成林承玄旨射殺之

孫恩寇臨海郡兵擊破之

恩赴海死

玄以恩黨盧循

字子先

爲永嘉

晉縣今浙江溫

海州

太守

孫恩寇臨海

太守

辛景擊破之

恩所虜三吳男女

死亡殆盡

爲永嘉

恐爲官軍所獲乃赴海死

其黨從死者以百數謂之水仙餘衆數千人

復推恩妹夫盧循爲主

循諱深清秀雖有才藝少時沙門惠遠嘗  
謂之曰五羖懸羊風雲而志存不轉如何

桓玄欲撫安東土

乃以循爲永嘉守循雖受命而寇暴不已

南涼王利鹿孤卒弟傉檀立

始稱涼王徙樂都

初恩遣使重得檀謂諸子曰得檀  
器識非汝曹所及也故諸兄不以傳

子而傳  
于弟

三吳大饑

戶口減半臨海永嘉殆盡富室皆衣羅紈懷金玉

閉門餓死

秦主興攻魏敗績其將姚平死之

秦主興大發諸軍遣義陽公平等伐

魏自將大軍繼之魏主珪遣長孫肥

代人

爲前鋒亦自將大軍繼後平

爲肥所敗結壘固守魏軍圍之興將兵四萬來救珪帥步騎逆擊於蒙

阮

在今平陽府  
曲沃縣北

之南興退走平悉衆突圍不得出乃帥麾下赴水死餘衆

二萬餘人皆斂手就擒興力不能救舉軍慟哭數遣使求和于魏珪不

許

將軍司馬休之

字季預尚之之弟

劉敬宣高雅之奔南燕

玄殺吳興守高素將軍

竺謀之及劉襲等皆牢之北府舊將也襲兄軌邀司馬休之劉敬宣高

雅之等共據山陽

晉縣今爲江蘇淮安府治

欲起兵攻玄不克遂奔南燕

〔癸〕二年

是歲涼亡大國三晉興小國四南涼北涼西涼南燕凡七國

春盧循使其黨徐道覆寇東陽

晉縣治長山今浙江

金華縣是之

建武將軍劉裕擊破之

道覆循之姊夫也

桓玄自爲大將軍

玄上表請帥諸軍平關洛而諷朝廷不許乃云奉詔

故止

玄初欲防裝先命作題詞說服資虞或問其故對曰兵凶戰危脫有意外當使輒而葛運來替笑之

夏四月癸巳朔日食

五月燕作龍騰苑

燕王熙作龍騰苑方十餘里役徒二萬人築景雲山

于苑內基廣五百步峰高十七丈

後熙復于苑中起遊樂宮顯世光海方盛夏壬辛鳴死大牛

秋七月秦徵呂隆爲散騎常侍以王尙爲涼州刺史

南北涼互出兵攻

呂隆秦之謀臣言于秦主興曰隆今饑窘尙能自支若將來豐贍終不

爲吾有不如因其危而取之興乃徵呂超入侍遣齊難等帥兵迎隆隆

素車白馬迎于道旁難以司馬王尙行涼州刺史鎮姑臧徙隆宗族及

民萬戶于長安。興以隆爲散騎常侍。超爲安定守。

後涼自呂光始。祚王  
廢亡。凡四主。合十九年。

九月。桓玄自爲相國。封楚王。加九錫。

殷仲文

弟。親之。

卞範之勸玄早受禪。

朝廷册命玄爲相國。總百揆。封楚王。加九錫。楚國置丞相以下官。

桓謙私  
開制帝

曰。望王勳。雖隆萬朝廷之情。或謂宜有揖讓。願以爲何。知劉裕曰。望王勳  
蓋世賢宦。民望久移。乘運興代。有何不可。謙曰。稱謂之可。節可耳。

南燕講武城西。

高雅之表南燕主備德。請伐玄曰。縱未能廓清吳會。亦

可收江北之地。

韓龍亦上疏曰。晉室衰亂。或馬單弱。或以桓玄悖逆。上下離心。拓地  
定功。正在今日。失時不取。彼之豪傑。歸誠桓玄。更修德政。則無憂矣。備德因講

武城西。公卿皆以玄新得志。未可圖。乃止。

冬十二月。桓玄稱皇帝。廢帝爲平固。

晉縣。隋書在城在今  
江西贛州府興國縣。

王遷于尋陽。

玄表

請歸藩。使帝作手詔。固留之。詐言錢塘臨平湖。

注見

開江州甘露降。使

百僚集賀。爲己受命之符。

又以前世皆有羅士。躬臨湖之。求得安。定。皇。帝。六。世。孫。洛。之。殺。其  
寶。用。使。居。山。林。湖。爲。著。作。取。又。使。固。封。然。後。下。詔。誅。禮。曰。高。士。時。

人謂之充。性貪。人土有法。書好。貴。及。佳  
屬。宅。必。假。蒲。博。而。取。之。尤。愛。味。玉。未。嘗。離。手。

至是。卞範之爲禪詔。逼帝書之。遣司徒

王謐奉璽綬。禪位于楚。帝出居永安官。百宮詣姑孰。勸進。玄築壇于九

井山。

在太平府  
當塗縣。

北。卽帝位。改元永始。封帝爲平固王。遷於尋陽。玄入建康。

宮。登御座。而牀忽陷。羣下失色。殷仲文曰。將由聖德深厚。地不能載。玄

大悅。玄以其祖葬。以上名位不顯。不復追尊。獨納桓溫神主于太廟。卞



承之曰宗廟之祭上不及祖有以知楚德之不長矣

支性嗜錢好自黔戩詔令紛  
疑有司奉若不職而綱紀不

沈奕案停情制野  
顯然思亂者矣

益州刺史毛璩字叔璩起兵討桓玄 玄遣使加璩左將軍璩不受命傳檄

列玄罪狀進屯白帝

〔甲〕三年西天曆春二月劉裕起兵京口討桓玄玄使弟謙拒之 劉裕從

徐兗刺史桓脩入朝玄謂王謐曰裕風骨不常蓋人傑也每遊集必引

接殷勤贈賜甚厚玄妻劉氏謂玄曰裕龍行虎步視瞻不凡恐終不為

人下不如早除之玄曰我方平蕩中原非裕莫可用者俟關河平定別

議之耳裕與何無忌同舟還京口密謀興復劉邁字伯羣弟毅字善家于

京口亦與無忌謀之無忌曰桓氏強盛其可圖乎毅曰天下自有強弱苟為失望雖強易弱正應  
以會衛 運 亦主輔得其無忌曰草澤之中非無英雄也毅曰所見惟有劉下孫無忌笑

平昌孟景自建康還裕謂之曰草間當有英雄起卿頗聞之乎

景曰今日英雄有誰正當是卿耳于是裕毅無忌景及裕弟道規字道

諸葛長民琅琊人等相與合謀起兵時桓玄縱橫於道規為弘農軍為主應  
密使毅就道規舉共圖玄據廣陵長民為道規軍密使

長民說毅遠避歷陽無忌夜軍豫文天母密窺之泣曰吾不及東海呂母明矣汝能如此吾復  
何愧則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桓弘之勢才遠處之孫東海呂母王莽時人事具前裕託以

遊獵與無忌收合徒衆得百餘人詰旦京口門開無忌著傳詔服稱敕

使居前徒衆隨之入斬桓脩以徇裕問無忌曰急須一府主簿何由得

之無忌曰無過劉道民

劉道民之東莞人字道民道民其小字也

裕曰吾亦識之卽馳信召焉

時

之聞京口雖無警報起出陌頭與俱會直視不音者久之返室頃布雲爲掩往見裕

裕見穆之曰始舉大義須一軍吏甚急卿

謂誰堪其選穆之曰倉猝之際畧當無見踰者裕笑曰卿能自屈吾事

濟矣卽于坐署主簿

品曰孟景在廣陵亦勳桓弘出與景與劉毅劉道悅師壯士數十人斬之因救來濟江

衆推裕爲盟主總

督徐州事以景爲長史守京口裕帥二州之衆千七百人軍于竹里移

檄遠近立加桓謙征討都督謙等請亟遣兵擊裕立曰不如屯大衆于

覆舟山

在江甯府上元縣東北元和志覆山西北也

以拒之彼空行二百里無所得銳氣已挫忽見

大軍必驚愕我按兵堅陳勿與交鋒彼求戰不得自然敗走此策之上

也謙等固請乃遣吳甫之皇甫敷相繼北上

立要關特甚或曰裕等與合縱則勢必無成何慮之深立曰劉裕足爲一世之

疑劉毅家無物石之堪持者一萬百萬何無足能領其勇共學大事何謂無成

三月劉裕及桓謙戰於覆舟山大破之立出走裕立留臺于石頭三月

朔裕軍與吳甫之遇于江乘

注見

斬之全羅落橋

在上元縣東北建康志下有羅落浦入于大江皇甫

敷帥數千人逆戰又斬之立使桓謙屯東陵卞範之屯覆舟山西合衆

二萬明日裕衆食畢悉棄餘糧數道並前裕與劉毅身先士卒進突其

體雖萬無  
可貨格乃  
以舊恩保  
全之是當  
其討逆時  
逆萌已見  
竊竊之奸  
尊主而選  
與雖有智  
者亦將無  
如之何而  
允爾時君  
備而臣奸

陳將士皆殊死戰。因風縱火，謙等大潰。立先已潛使殷仲文具舟。至是

遂將其子昇、鞭馬越石頭，浮江南走。經日不食，悲不自勝。裕入建康，明

日徙屯石頭城，立留臺百官。英祖注：神主道管新主納于太廟。遣諸將追立，尚書王嘏帥百

官奉迎乘輿，誅立宗族在建康者，使臧熹東莞人入宮收圖籍器物，封閉

府庫。立司徒王謚與衆議，推裕領揚州，裕固辭，乃以謚為侍中，領揚州

刺史，錄尚書事。裕初名位微，推此重寄，費之至受難時，謚及裕皆推保全之。謚推裕為都督八

州、徐州刺史，劉毅為青州刺史，何無忌為琅邪內史，孟景為丹陽尹，劉

道規為義昌太守。宋書州郡志：南嶽太守，水初郡，領有義昌，初三書曰：道規，晉備郡寄治臨陽。太守諸大處分，皆委

于劉穆之，倉猝立定，無不允愜。裕遂託以腹心，時晉政寬弛，綱紀不立，

豪族陵縱，小民窮蹙，穆之斟酌時宜，隨方矯正，裕以身範物，先以威禁，

內外肅然。齊書：長民至豫州，失期不得發，乃建執之，從車送劉立，未至而立，遣人共載，出長民，送臨晉，還重城，走其下，執以送裕，斬于石頭。豫州督南陵侯劉道規，置子昭。

立至尋陽，逼帝西上，劉毅等帥兵追之。立出道自作起居注，敘討劉裕

經略，舉無遺策，諸軍違節度，以致奔敗，專思著述，不暇與羣下議事。昭已

主決帝入江，恐諭令不行，或增峻利，求益嚴烈，荆州主郡，聞主權能者，上與問起居者，立皆不受，更令所在買運新部。

劉裕推武陵王遵承制行事，裕稱受密詔，以遵承制入居東宮。

事所謂欲  
蓋彌彰視  
六藝文奸  
者又豚積  
矣

內外畢敬遷除稱制教稱命

劉敬宣司馬休之自南燕來歸

劉敬宣高雅之結青州大姓及鮮卑豪

帥謀殺南燕王備德推司馬休之爲主謀泄南走南燕人追殺雅之敬

宣休之至淮泗間聞桓玄敗遂來歸劉裕以敬宣爲晉陵

今吳縣都督府也  
今江西南常州府是

太守休之爲荊州刺史

敬宣尋爲  
荊州刺史

夏四月何無忌等及玄兵戰于桑落洲

在江西北九江北  
浦化縣東北

大破之

桓玄遣庾稚

祖何澹之等守湓口何無忌劉道規至桑落洲澹之等逆戰澹之常所

乘舫旗幟甚盛無忌曰賊帥必不居此欲詐我耳今寡衆不敵戰無全

勝此舫戰士必弱我以勁兵攻之必得之得之則彼勢沮而我氣倍因

而薄之破賊必矣遂攻得之因傳呼曰已得何澹之矣賊軍驚擾官軍

亦以爲然乘勝大破之遂克湓口進據京陽遣使奉送宗廟主祀還京

師

玄挾帝東下五月劉毅等及玄戰于崢嶸洲

在湖北武昌府武昌縣東北一名得勝洲

大破之玄復

挾帝入江陵甯州督護馮遷擊玄誅之帝復位桓玄收集荊州兵有衆

二萬復帥諸軍挾帝東下

使徐放說劉裕等  
散甲符等不聽

劉毅何無忌劉道規帥衆自尋

陽西上與玄遇于崢嶸洲道規麾衆先進毅等從之乘風縱火盡銳爭

先玄衆大潰玄挾帝單舸西走留永安何皇后後帝及王皇后帝之于

巴陵殷仲文因叛玄奉二后還建康玄與帝入江陵欲奔漢中而人情

乖沮乃與腹心百餘人夜出更相殺害僅得至船左右奔敗荊州別駕

王康產奉帝入南郡府舍校尉毛脩之字敬文誘玄入蜀玄從之會毛

璩弟甯州刺史璩卒官璩使兄孫祐之及參軍費恬帥數百人送其喪

遇玄于枚回洲在荊州府江陵縣西南迎擊之督護馮遷漢人抽刀而前玄曰汝何

人敢殺天子遷曰我殺天子之賊耳遂斬之乘輿反正于江陵以脩之

爲驍騎將軍大赦奉神主于太廟毅等傳送玄首梟于大柁

閏月桓振襲江陵陷之劉毅等進兵討之不克毅等旣戰勝以爲大事

已定不急追躡玄死幾一旬諸軍猶未至桓謙及振竄匿復出衆衆襲

江陵陷之殺王康產振見帝于宮欲行弒逆謙苦禁之乃拜而出爲玄

舉哀追諡謙帥羣臣奉璽綬于帝侍御左右皆振腹心何無忌劉道規

進攻謙于馬頭城名在荊州府公安縣東水經注江津城南對馬頭岸以此破之無忌直趨江陵道規曰兵挫屈伸有時謙桓世居國

振逆戰于靈溪在荊州府江陵縣西水經注江水北合靈溪水江津之會有靈溪

營軍小者爲馬力振勇冠三軍雖與爭鋒且可急兵變銳從以計虞之不憂不克無忌不能

無忌等大敗退還尋陽

劉敬宜在尋陽築柵船承營無備故無忌等  
難取遂賴以復據進攻頓城城潰會換之

秋七月永安皇后何氏崩

九月魏改官制

魏主置六謁官

其秩五品

準古六卿臨昭陽殿親加銓擇列

爵四等曰王公侯子

王封大郡公封小郡侯封大縣子封小縣

其品第一至第四又置散官五等

其品第五至第九

前世職次皆無從品職制  
自第一至第九皆有之

文官材能秀異武官堪爲將帥者

其品亦比第五至第九百官有闕則于其中擢補之

其官名多倣上古官名  
宜謂該曹之使爲鳥鳴取

其職之遠矣也謂候官例察者爲  
白鷺取其延頸遠望也餘皆類此

冬十一月魏命宗室州郡各置師

魏主命宗室置宗師八國

凡八部

置大

師小師州郡亦各置師以辨宗黨舉材行如魏晉中正之職

燕王熙與其后苻氏

苻氏  
功女

遊白鹿山

在今略陽右漢西北水經注石城川北北屬  
逐白鹿山西即此今漢古名是山爲布虎圖

是

行士卒爲虎狼所害及凍死者五千餘人

苻氏當季夏凍魚照下有司切實不得  
然爲苻氏起承華殿貢土北門與開門

之新

〔乙〕義熙元年

南義主靈容趙大上  
元年西涼趙初元年

春正月劉毅等入江陵桓振亡走謙奔秦

先是劉毅等進克巴陵號令嚴整所過百姓安悅至是軍至馬頭桓振

挾帝出屯江津遣使求割江荆二州奉送天子毅等不許會南陽太守

熙事有無  
固不足論  
然據史家  
所稱白鹿  
山其地並  
非荒絕爲  
遠至所害  
及凍死五  
千餘人蓋  
記載者意

在已甚其  
辭登暇復  
按事所以  
與氏無  
有不歎無

魯宗之

字彥仁

起兵襲襄陽桓蔚南走宗之進屯紀南

注見

振留桓謙

馮該守江陵而自引兵與宗之戰毅等擊破該于豫章口

在江陵縣東南水經江水又東得豫

水所出也

謙棄城走毅等入江陵執卞範之等斬之振還知城已陷其衆

皆潰乃逃于涓川

亦曰鄒川在湖北德安府安陸縣

詔大處分悉委冠軍將軍劉毅大赦改

元

惟桓兵不威以桓神靈思王宏特宥其孫博從新安

以魯宗之爲雍州

東晉置雍州于襄陽

刺史毛璩爲征西將

軍督梁益等五州弟瑾爲梁秦刺史瑗爲甯州刺史桓謙何澹之等皆

奔秦

既而桓振復襲江陵將軍劉毅

秦以鳩摩羅什爲國師

秦王興以鳩摩羅什爲國師奉之如神帥羣臣

及沙門聽講又命羅什繙譯西域經論大營塔寺沙門坐禪者常以千

數由是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而九

西涼公囑遣使來上表

西涼公囑自稱大將軍領秦涼二州牧遣黃始

梁興間行奉表詣建康

二月帝東還

留臺備法駕迎帝于江陵劉毅劉道規留屯夏口何無忌

奉帝東還

益州參軍譙縱

巴西西南

殺其刺史毛璩自稱成都王

先是毛璩遣兵攻梁

州誅玄所署刺史桓希已聞桓振陷江陵帥衆三萬順流東下將討之

使其弟瑗出外水蜀有內水外水內水即滄江奔曰內江外水即岷江奔曰外江參軍譙縱出

涪水蜀人不樂遠征僞縱爲主璩聞變奔還成都遣兵討之不克營戶

開城納縱殺璩及瑗滅其家縱自稱成都王于是蜀大亂漢

中空虛氏王楊盛遣其兄子撫據之

三月帝至建康除拜琅邪王德文武陵王遵劉裕以下有差 帝至建康

百官詣闕待罪詔令復職由書說仲文以新起晉祿未備言于劉裕請治之裕曰今日不暇給且性所不厭仲文曰好之自曠裕曰止以解朋好之故不習其

以琅邪王德文爲大司馬武陵王遵爲太保劉裕爲侍中車騎將軍都

督中外諸軍加錄尚書裕皆不受而請歸藩藩以裕都督十六州軍事出關京口

以劉敬宣爲宣城內史 初劉毅嘗爲劉敬宣參軍時人或以雄傑許之

敬宣曰非常之才自有調度此君外寬而內忌自伐而尙人若一旦遭

遇亦當以陵上取禍耳毅聞而恨之及敬宣爲江州毅使人言于裕曰

敬宣不預建義授郡已爲過優聞爲江州尤用駭惋敬宣不自安請解

職乃召還爲宣城內史

以盧循爲廣州刺史 先是盧循陷番禺注見徐道覆陷始興注亦時朝



格市匡復  
晉室即欲  
為國家索  
地于秦亦  
當請于朝  
命何得擅  
自遣使下  
其時上蓋  
陵替君若  
纓旄故雖  
道謀未形  
而無君之  
心已顯露  
若此

廷新定未暇征討以循為廣州刺史徐道覆為始興相

循之臨雷也執刺史吳隱之正是俗與循資命道覆之選循不從久乃遣之吳隱之字處默浚陽郡城人

夏五月劉毅何無忌討滅桓玄餘黨荆湘江豫皆平桓玄餘黨苻宏等

擁眾寇郡縣者以十數劉毅等分討滅之荆湘江豫皆平詔以毅為都

督淮南五郡豫州刺史何無忌都督江東五郡會稽內史

秋七月劉裕遣使求和于秦得南鄉晉郡故城在今南鄉府解州等十二郡劉裕遣使求

和于秦因求南鄉諸郡秦主興許之羣臣以為不可興曰天下之善一

也劉裕拔起細微能討桓玄復晉室內釐庶政外脩封疆吾何惜數郡

不以成其美乎遂以十二郡歸晉

九月南燕主備德卒太子超字顯明備兄子立汝水湖三舍注汝當作女水在山東青州府臨淄縣東南水經注女水出東安平縣

之蛇頭山或云齊桓公女嫁在竭南燕主備德惡之俄而寢疾先是備德兄子超

自秦逃歸封北海王備前秦秦王堅南寇留金刀與其母公孫氏別及備德與秦兵山東秦

亮中生子超十歲而公孫氏來以刀授超已而平以超母子奔涼呂纂殺超後長安平秦氏為超娶其女

不自諱封超為北海王及是超請禱于汝水備德曰人命在天非汝水所能制也病

篤召羣臣議立超為太子俄而地震君臣震恐是夕備德卒為十餘棺

夜分出四門潛蹙山谷超卽位虛葬備德于東陵

超自立以母憂在喪遣使持節

依超從之妻乃還超母妻其寶禮而遺之

西涼徙都酒泉 西涼公嵩與長史張邈謀徙都酒泉以逼沮渠蒙遜

于焉

令成謂子曰從政者當審慎發罰勿任愛憎近忠正遠佞諛勿使左右偏弄貽禍毀譽之來當研覈其是非  
於折獄必和顏任理慎勿濫許信必結加聲色器服奢賄勿事專用若敗事五年坐未能息民怨含指所服  
謂爲寇讎少委心贊事任公平坦然無私計近  
則如不足輕遠乃爲有餘德亦無愧于前人也

〔丙〕二年夏六月秦以秃髮傉檀爲涼州刺史守姑臧 南涼傉檀伐北

涼還獻馬三千匹羊三萬口于秦秦主興以爲忠以傉檀爲涼州刺史

鎮姑臧徵王尙還

涼州人遺主總胡威謂尙勇莽許威見與流涕言曰臣州僻遠仗義牧仁政保  
全至今陛下奈何以臣等實馬羊乎若軍國須馬直煩典責一符臣州三千餘

戶則下而少可辦也昔漢武帝傾天下力開拓河西以斷匈奴右臂今無故棄五郡忠民聯袂以哀秦國  
豈惟臣州士民望于諸將恐方爲聖朝所食之憂與悔之使人歸至尙則得糧已家五謂道遠尙行矣五  
謂水名在涼州府武威縣東南今謂之  
歸水謂源出天梯山北流合黃羊川 傉檀雖受秦爵命然其車服禮儀皆如王者

冬十月論建義功封賞劉裕等有差 劉裕豫章郡公劉毅南平郡公何

無忌安成郡公自餘封賞有差

西秦乞伏乾歸如秦 秦主興以乾歸浸彊難制留爲主客尙書以其子

熾磐監其部衆

〔丁〕三年 燕王高雲正始元年其主韓建勃升元年是歲高雲謀弒七月春二月劉裕殺

〔未〕三年 大國二帝魏小國四帝涼北涼南燕西涼新小國二燕夏凡八個國

仲文晉室  
重臣首勳  
桓立受禪  
嗣復諒事  
無恥莫此  
爲其當時  
明云才望  
豈可知矣

東陽太守殷仲文及桓沖孫胤夷其族 仲文素有才望自謂宜秉朝政

出爲東陽太守悒悒不樂

何無思慮其名仲文許便道無思慮之名仲文許便道無思慮之名仲文許便道無思慮之名

所殷仲文乃驕心之會裕府將駱球謀作亂伏誅裕因言球與仲文桓胤有

謀皆族誅之

夏六月赫連勃勃子見前自稱大夏天王

勃勃魁岸美風儀性辯慧秦

主興見而奇之與論大事寵遇踰于勳舊與弟邕曰勃勃不可近也興

曰勃勃有濟世才吾方與之平天下奈何逆忌之乃以爲將軍使助沒

奔干鎮高平伺魏間隙邕固爭興乃止久之竟配以雜虜二萬餘落使

鎮朔方勃勃遂謀叛秦柔然獻馬于秦勃勃掠取之襲殺沒奔干而并

其衆自謂夏后氏之苗裔

初說子稱大夏天王乃改姓赫連氏百餘年與天連也

秋七月戊戌朔日食

燕高雲弑其主熙自立爲天王

初燕將軍馮跋

字文範長得罪于燕主熙

亡命山澤熙賦役繁數民不堪命跋因民之怨欲舉大事潛入龍城匿

于孫獲家會熙后苻氏卒

熙吳之桓而復燕新置食將命百官

及是熙出送葬

二被步從

跋等與將軍張興等作亂推熙養子夕陽公雲爲主

旬前從熙高

長縣之虞遂以疾去官及是歿至其家長之而出

帥衆入宮授甲閉門拒守熙馳還攻北門不克雲遂

卽天王位大赦改元執熙弑之復姓高氏以跋爲都督中外諸軍錄尙書事

夏王勃勃破薛干等部降之遂進攻秦及南涼大破之夏王勃勃破鮮

卑薛干等三部降其衆以萬數進攻秦三城

在陝西延安府麻地峽

以北諸戍斬秦

將楊丕姚石生等諸將請都高平以固根本勃勃曰吾大業草創姚興亦一時之雄未可圖也今專固一城彼必并力于我亡可立待不如以驍騎風馳出其不意救前則擊後救後則擊前使彼疲于奔命我則游食自若不及十年嶺北胡三省注九嶺嶺之北河東盡爲我有待興既死徐取長安在吾計中矣于是侵掠嶺北諸城秦主興乃歎曰吾不用黃兒胡三省注之言以至于此勃勃求婚于南涼僭檀不許勃勃帥騎二萬擊破之名臣勇將死者什六七勃勃積尸而封之號曰髑髏臺

〔中戊〕四年

南涼嘉平元年

春正月劉裕自爲揚州刺史錄尙書事

王謐既卒劉毅

等不欲劉裕入輔政議以謝混

字叔源

爲揚州刺史或欲令裕于丹徒領

揚州以內事付孟景遺皮沈以二議諮裕沈先見劉穆之具道朝議穆

之密白裕請入朝

魏之曰曾命已移公勳高杜重受得漢守藩之警都劉孟與公俱起布衣立大義以舉富貴一時相排非委體亦腹宿定臣主之分也力辭勢均故相容職

揚州根水所繫不可假人前者以授王謂事出權重今若復以他授無應受制于人一失權柄何由可得今但答以此事既大非可輕論便暫入朝共審同其公至京邑從必不致越公更授餘人矣 裕從

之朝廷乃徵裕爲侍中揚州刺史錄尚書事裕解兖州以諸葛長民鎮

丹徒劉道憐

弟中

戍石頭

南燕主超祀南郊

超任所親公孫五樓爲腹心猜虐日甚

五樓欲挫朝權即北地王續誅之

續傳遂與我法謀反不克續奔秦宏奔魏

至是超祀南郊有獸如鼠而赤大如馬來至壇側須臾

大風晦冥羽儀帷幄皆毀裂超懼以問太史令成公綏對曰陛下信用

姦佞誅戮賢良賦役繁重之所致也超乃黜五樓等尋復用之

夏五月譙縱稱藩于秦先是劉裕遣將軍毛修之與益州刺史司馬榮

期共討譙縱榮期爲參軍楊承祖所殺修之退屯白帝至是縱稱藩于

秦且讀類譙與共擊劉裕秦王與以問漢帝因請行與曰小水不容巨魚若縱才力自足辦事亦不假若爲羽翼矣蓋道之謀至或託虛引士疑縱之置于龍神使人守之謂三省注龍神即龍爪毒之

已而裕表劉敬宣督修之討縱敬宣入峽轉戰而前去成都五百里

秦遣兵救之縱亦悉衆拒守會饑疫乃引軍還敬宣坐免官裕降號中

軍將軍

秦遣兵襲南涼討夏皆敗績

秦主興以傳檀內外多難得復爲歸連勃勒所敗其時將陳寶遜等以

謀叛 欲因而取之。使章宗往覲，得臣對宗，當世大時，縱橫難言，宗退，歎曰：奇才英器，不必華異，謀也，與不聽。

使其子廣平公弼將軍斂成，帥步騎三萬襲傅檀，僕射齊難

帥騎三萬討勃勃，弼長驅至姑臧，傅檀嬰城固守，出奇兵擊破之，命郡

縣悉散牛羊于野，斂成縱兵鈔掠，又擊敗之，勃勃聞秦兵且至，退保河

曲。黃河千里一曲，此河曲在朔方之北。齊難遂縱兵夜掠，勃勃潛師襲破之，遂禽難，虜其將士

萬三千人，于是嶺北夷夏附于勃勃者，以萬數，勃勃皆置守宰以撫之。

冬十一月，南涼復稱王。

〔己〕五年。魏太宗拓跋嗣永興元年，北燕王馮跋太平元年，西秦更始元年，西秦一西秦，凡九割國。春正月，南燕

寇掠宿豫。晉縣，後魏置郡，唐仍為縣，曰宿遷，今屬江南徐州府。南燕主超正旦朝會，歎大樂不備，議掠晉

人以補伎。晉魏先帝以晉京無伎，賦三舞，陛下不較士息，與何豐。遂遣公孫五樓兄

歸，將兵寇宿豫，拔之，大掠而去，簡男女二千五百，付太樂教之。時五樓弟

觀並房顯要，尚書都令止王，謂道事五樓，比說，屬通官至左丞，國人為之語曰：欲得侯事五樓。

三月，恆山崩。注見崩。

夏四月，雷震魏天安殿，雷震魏天安殿東序，魏主惡之，命以衝車攻東

西序，皆毀之。初，魏主服寒食散。煉乳砂等藥為之，云可辟火食，故曰寒食散，其期三省，注晉人多服此散，蓋始于此。藥發躁怒

無常。至是寢劇。又災異數見。占者言有急變。生肘腋。魏主憂慙。廢寢食。每百官奏事。至記其舊惡。輒殺之。死者皆陳天安殿前。羣臣多不敢求親近。惟著作郎崔浩。字伯淵。清河人。恭勤不懈。其父吏部尚書宏。未嘗諂諛。亦不忤旨。故父子獨不被譴。

劉裕伐南燕。六月。及燕師戰于臨胸。

晉縣。今屬山東青州府。

大破之。遂圍廣固。

劉裕

抗表伐南燕。朝議皆以爲不可。惟孟昶謝裕。

字長仁。安從孫。

賊熹勸行。裕以昶監

南府事。

初。裕兵之賊王猛孫。熹來奔。熹射不能及人。而有謀焉。善果斷。在論軍國大事。士是或爲于裕。與熹悅之。因留熹。明且謂參佐曰。吾聞將軍有將信然。即自爲中軍參軍。

裕帥

舟師自淮入泗。五月。至下邳。留輜重。步進至琅邪。所過皆築城。留兵守

之。或謂裕曰。燕人若塞大峴。

山名。在臨胸縣東南。齊乘大峴山。即懸險。也。爲齊南天險。

之險。或堅壁清野。大

軍深入。不惟無功。將不能自歸。奈何。裕曰。吾慮之熟矣。鮮卑貪婪。不知

遠計。進利虜獲。退惜禾苗。謂我孤軍。遠入。不能持久。不過進據臨胸。退

守廣固。必不能守。險清野。敢爲諸君保之。

南燕主題召軍臣會。議公孫玉樓曰。失兵制在。速戰宜。輸大峴。使不得入。曠日延時。沮其

義氣。然途途。開。精。明。擬。海。而。南。絕。其。糧。道。故。段。暉。帥。兗。州。之。衆。糧。山。東。下。嶺。背。擊。之。此。上。策。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鎗。鎗。焚。艾。使。敵。無。所。得。旬。月。之。間。可。以。盡。制。此。中。策。也。縱。賊。入。峴。出。城。逆。擊。此。下。策。也。題

曰。今。歲。星。居。寅。以。天。道。推。之。不。戰。自。克。客。主。勢。殊。以。人。事。言。之。彼。遠。來。疲。敝。勢。不。能。久。奈何。交。雷。從。民。先。自。登。騎。爭。不。如。縱。使。入。峴。以。精。騎。踐。之。何。憂。不。克。桂。林。王。橫。曰。陛下。必。以。羸。兵。利。平。地。者。宜。出。擊。逆。擊。戰。而。不

戰。兵。可。守。守。不。宜。縱。賊。入。峴。自。塞。險。固。也。題。不。畏。題。出。數。日。既。不。能。退。戰。又。不。肯。清。野。延。敵。入。峴。坐。待。攻。兩。端。俱。受。其。矣。題。聞。之。怒。收。旗。下。旗。裕。過。大。峴。燕。兵。不。出。

用軍貴知  
彼知己格  
不能料南  
燕之必無  
公孫五樓  
而能料超  
計之不知  
矣矣險

且難決勝  
沉拱手以  
險授人未  
見敵而先  
喜乃一成  
之勢非奇  
算也

裕舉手指天喜形于色左右曰公未見敵而先喜何也裕曰兵已過險  
士有必死之志餘糧棲畝人無匱乏之憂虜已入吾掌中矣六月裕至  
東莞超先遣五樓及段暉等將步騎五萬屯臨朐聞晉兵入峴自將步  
騎四萬往就之裕以車四千乘爲左右翼方軌徐進與燕兵戰于臨朐  
南日向昃勝負未決參軍胡藩言于裕曰燕悉兵出戰臨朐城中留守  
必寡願以奇兵從間道取其城此韓信所以破趙也裕遣藩等潛師出  
燕兵後攻臨朐聲言輕兵自海道至遂克之超大驚單騎就暉于城南  
裕因縱兵奮擊大敗之斬暉等大將十餘人乘勝逐北至廣固克其大  
城超入保小城裕築長圍守之撫納降附采拔賢俊因齊地糧儲停江  
淮漕運超遣張綱乞師于秦赦桂林王鎮以爲都督且問計焉鎮曰聞  
秦自有內患恐不暇救人今散卒尙有數萬宜悉出金帛以餌之更決  
一戰若天命助我必能破敵如其不然死亦爲美樂浪王惠曰晉軍氣  
勢百倍我以敗卒當之不亦難乎秦與我如唇齒也安得不來相救超  
從惠計復遣韓範如秦裕圍城益急超請割地稱藩不許

電洛陽晉軍不還當共驅而進矣裕謂其使者曰韓範與我克燕之後息兵三年當取關洛今能自送使  
可速來割地之問裕言尤之曰此語不足威敵適足以怒之若廣固未拔先施毒玉不審何以待之誓笑曰



此正是兵機非謂所解夫兵貴神速彼者審能赴救必畏我知雷音先告今設此言是自張大之辭耳晉師不出久矣亮見伐齊始將內禦自保不暇何能救人耶

秋七月西秦復稱王。先是乞伏乾歸自秦逃歸苑川留世子熾磐鎮抱

罕至是復稱王。乾歸自安南徙還為太子太師謂熾磐曰熾生非特名謂乃王佐之才也汝事之當

其間于中錄也乾歸乃止

冬十月燕弒其君雲馮跋自立為天王。是為北燕考晉書以馮跋為北燕高雲則附跋燕

燕王雲自以無功德而居位內懷危懼嘗蓄養壯士以為腹心爪牙

寵臣離班桃仁專典禁衛賞賜巨萬衣食起居皆與之同而班仁志願

無厭猶有怨憾至是殺雲。高雲自篡位一年而亡合二十五年馮跋升門觀變帳下

共斬班仁跋遂即天王位于昌黎以其弟范陽公素弗錄尚書事素弗

謙恭儉約以身率下百僚憚之論者美其有宰相之度

魏拓跋紹弒其君珪齊王嗣討紹誅之遂自立。魏主珪將立齊王嗣為

太子魏故事凡立嗣子輒先殺其母乃賜嗣母劉貴人死召嗣諭之嗣

性孝哀泣不自勝珪怒嗣還舍日夜號泣珪復召之左右曰上怒甚入

將不測不如且避之嗣乃逃匿于外惟帳下車路頭。代人王洛兒。京兆

隨之初珪見賀太后之妹美殺其夫而納之生清河王紹紹兇狠無賴

漢武懲呂  
后而殺鈞  
弋已屬過  
舉元魏乃  
竟以珪故  
事且如珪  
非弱母使  
氏幾何不  
託幾何不

為實君劉  
頭等所害  
不是思而  
立此滅倫  
因法不特  
實非人食  
所宜有之  
事耳

裕欲盡阮  
降附可馬  
光勇而無  
智義不知  
仁南渡後  
久之中原  
之心當東  
夏前收而  
以居毀為  
快乘望既  
拂非仁益  
安所云智  
邪

珪嘗倒懸井中垂死乃出之至是譴責賀夫人將殺之夫人密使告紹

曰何以救我紹夜與宦者宮人通謀踰垣入宮弒珪嗣聞變遣洛兒入

平城告將軍安同人等衆翕然響應爭出奉迎衛士執紹送嗣并

賀氏殺之乃即位安同曰宜武而號則祖公卿先驅者悉召用之詔長孫嵩與

十二月太白犯虛危南燕靈臺令張光勸南燕王降超手殺之

〔庚〕六年是歲南燕亡大國二條號小國六國春二月劉裕拔廣固執南燕主超送

建康斬之南燕城久閉男女病腳弱者大半出降者相繼尚書悅壽曰今職

豈可不思梁遜之計超歎曰廢與命劉裕悉衆攻城或曰今日往亡不利行師裕

曰我往彼亡何爲不利四面急攻之悅壽開門納晉師超突圍出走追

獲之裕數以不降之罪超神色自若一無所言惟以母託劉敬宣而已

先是韓謙以秦兵來救會秦爲夏所敗追其兵還經延壽于裕至是裕欲殺謙久不下欲盡統之以妻女復

將士絕諱曰督憲南運中原鼎沸士民無不擁護則州之既爲君臣必氣爲之盡力使爲衣冠而先帝遺民

今王師弔伐而盡統之福登西北之人無復來蘇之望矣裕收裕送超詣建康斬之南燕自立

至是亡凡二年合十一年

盧循寇陷長沙南康江督鄧涪鎮今諸郡劉裕引軍還三月江荆都督何無忌

討徐道覆戰敗死之世曰初徐道覆聞劉裕北伐勸盧循襲建康不從

自至番禺說之循乃自始興寇長沙道覆寇南康廬陵豫章皆陷之道覆順流而下舟楫甚盛朝廷急徵裕裕方議留鎮下邳經營司雍會得

詔乃引兵還

裕以將帥當都督八郡軍事封祿高勃海太守久之劉楨之稱寇難謀反皆殺之

江荆都督何無忌自尋陽引

兵拒循與道覆遇于豫章賊令強弩數百登山邀射乘風暴急以大艦逼之衆遂奔潰無忌厲聲曰取我蘇武節來節至執以督戰賊衆雲集

遂握節而死中外震駭

劉裕王下邳以裕殺賊步騎聞利無忌死於甲軍行將潰江風急成賊之勢曰若天命助我風當自息不始既爾何害則命

登舟舟修而風止遂至建康

夏五月豫州都督劉毅及盧循戰于桑落洲

注見前

敗績循進逼建康毅

將自拒盧循裕與書曰賊新獲利其鋒不可輕今修船垂畢當與弟同

舉又遣劉藩

特發從

諭止之毅怒謂藩曰往以一時之功相推耳汝以我

真不及劉裕邪投書于地帥舟師二萬發姑孰五月與循戰于桑落洲

殺兵大敗棄船步走其衆皆爲循所虜循聞裕已還與其黨相視失色

欲退還尋陽取江陵據二州以抗朝廷徐道覆謂宜乘勝徑進固爭累

日循乃從之裕募人爲兵賞賜同京口赴義之科發民治石頭城議者

謂宜分兵守津要裕曰賊衆我寡若分兵屯守賊易測我虛實且一處

劉裕用兵  
有無忌  
開而無  
敗而無  
濟江開  
而固守  
而固守  
頭不反  
計不反  
者觀其  
能草間  
活之求  
見英雄  
賂王仲  
深明大  
宜所言  
亦相投  
亦因此  
事孟此  
足語之  
此見景  
鳥畏集

失利則沮三軍之心。今聚衆石頭，隨宜應付。既令彼無以測，又于衆力

不分。若徒旅漸集，徐更論耳。朝廷聞劉毅敗，人情洵懼。時北師始還，將

士多創病，建康戰士不盈數千。循既克二鎮，戰士十餘萬，舟車百里，樓

船高十二丈，孟景諸葛長民欲奉乘輿過江，裕不聽。參軍王仲德言于裕曰：明

既既加賦，自當奔潰。若先自過，則勢同匹夫。匹夫誠令何以語物，所餘之衆固請不已。裕曰：今觀外

何強寇內逼，人情危駭，莫有固志。若一旦運助，便自土崩瓦解。江北亦豈可得至。願令得至，不過越日月耳。

今兵士雖少，自是一朝。若其克濟，則臣主同休。苟有延遲，必至我當橫尸。關門，遂其

以真許國之志，不能草間求活也。景思其論卒。王仲德名德，以字行。大塚縣人。循至淮口，淮之口，

中外戒嚴。琅邪王德文都督宮城，裕屯石頭，謂將佐曰：賊于新亭直進，

其鋒不可當，宜且避之。若迴泊西岸，此成禽耳。裕登城，見循軍引向新

亭，顧左右失色。既而迴泊蔡洲，乃悅。遂柵石頭淮口，修治越城。在江甯縣

魏所築築查浦。在江甯縣藥園。魏所築廷尉。官寺所在三壘，皆以兵守之。

六月，劉裕自爲太尉中書監，加黃鉞，復辭官而受黃鉞。

秋七月，盧循退還尋陽。劉裕遣兵追之。循寇掠諸縣，無所得。謂徐道覆

曰：師老矣，不如還尋陽，并力取荊州。據天下三分之二。徐更與建康爭

衡耳。遂還。裕使王仲德等帥師追之。

劉裕遣將軍孫處字季高，會稽人等率兵襲番禺。劉裕還東府，大治水軍，遣將

軍孫處沈田子

後與武

自海道襲番禺衆以爲海道艱遠必至爲難且分

撤現力非目前之急裕不從敕處曰大軍十二月之交必破妖虜卿至

時先傾其巢窟使彼走無所歸也

孫兵守廣州者不以海道爲險處番禺者至會大霧四圍攻之即日拔其城處世其奇兵戰績顯顯吳武守

分遣田子等擊嶺表諸郡

譙縱使桓謙會秦將苟林入寇荊州刺史劉道規大破斬之 譙縱遣使

請兵于秦以謙爲荊州刺史使帥衆二萬寇荊州秦王興遣將軍苟林

帥騎兵會之謙于道召募舊民投之者二萬人謙屯枝江

漢縣今屬荊州府

林屯

江津士民多懷觀望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聞諸長者頗有去就之計

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不相禁也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

咸懍服莫有去者

晉宗之帥衆數千自嘉陽赴故城謂宗之情求可測道規擊其迎之宗之恐惶道規使之居守委以腹心

道規帥諸軍攻

謙水陸齊進戰于枝江天門

吳縣今爲石門

太守檀道濟

漢平金先進陷陳大

破之謙林皆走並追斬之初謙至枝江江陵士民皆與書言城中虛實

許爲內應至是檢得之道規悉焚不視衆乃大安桓石綏亦起兵于洛

口

洛谷水入漢之口在今漢中府洋縣

梁州刺史何紹討斬之桓氏遂滅

冬十月劉裕南擊盧循

劉裕還至建康固求追討盧循長史王誕

字茂世

規焚書  
即光武使  
反側子自  
安意而江  
漢問渠感  
其恩無貳  
志易曰中  
孚豚魚吉  
鯨夫

人密言於劉裕曰：殺既喪敗，不宜復使立功。裕乃帥劉藩、檀韶字令孫，人等南擊循，以殺監留府。

徐道覆寇江陵，劉道規大破之。徐道覆帥衆三萬趣江陵，奄至破冢。江在

舟之江漢士民感劉道規焚書之恩，無復貳志。道規使劉遵人，別爲

游軍，自拒道覆于豫章口。前驅失利，遵自外橫擊，大破之，斬首萬餘級。

餘多赴水死。道覆單舸走還潁口。

十二月，劉裕及盧循戰于大雷。注：且又戰于左里。即左縣，在今江西南康府都昌縣。大破之。

循及徐道覆南走。裕遣將軍劉藩等追之。劉裕軍雷池，盧循揚聲不攻。

雷池當乘流徑下。裕知其欲戰，進軍大雷。循及徐道覆帥衆數萬塞江。

而下。裕悉出輕騎，及水軍擊之。又分步騎屯于西岸，先備火具。裕以勁

弩射循軍，因風水之勢以蹙之。循艦悉泊西岸，岸上軍投火焚之。循道

覆兵大敗，將趣豫章，乃悉力柵斷左里。裕至攻之，麾兵將進，麾折幡沈。

衆皆懼。裕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如是，今乃復見，必破賊矣。即破柵而進。

殺溺死者萬餘人。循收散卒，徑還番禺。道覆走始興。裕遣劉藩、孟懷玉

平昌安等追之，遂還建康。

御批歷代通鑑輯覽 卷三十五 晉書 三十五

御批歷

鑑輯覽卷之三十五終